

耶
穌
聖
心
之
通
諭

附修女約瑟法小傳





耶
穌
聖
心
之
通
諭

附修女約瑟法小傳

鴻臚寺惠存

一九四二

6000 3-40

UN APPEL A L'AMOUR
MESSAGE DU CŒUR DE JÉSUS

海
門
主
教
朱
准

一
千
九
百
四
十
年
二
月



世 普 於 王 欲 我
來 乎 歸 盡 民 臣 爾 凡

原序

耶穌聖心特選之器

「父，我感謝爾，因此玄理奧義，爾於明人達士，隱秘不示，而獨告夫微小者。」（瑪寶·肆壹·二五·）

是篇所載天主宣示仁愛慈悲之聖諭，係吾主面授於聖心會助理修女約瑟法美能台修女，西班牙人，以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於法國玻雅蒂城，享年三十三歲。（修女小傳附後）

自修女去世以迄今日，此稿留存聖心本會，會女視為秘笈，什襲而藏。顧此謙卑弱女，在天之靈，為人轉禱，輒著神效，上主於女眷寵之隆，乃若彰其聖諭之重要焉。教中上峯，有鑒於此，爰准是篇，公佈於世。天主藏其特選之器久矣！蓋主有言曰：「汝何物耶？非我聲之回。」

響乎？我聲靜寂，汝何有哉！」夫耶穌聖心，奮其慈悲，大聲疾呼，志在歸化世人，拯救衆靈，然則吾人今揭此秘密之幕，夫豈徒爲介紹主賜錄用之「弱器」，蓋亦聊以響應耶穌聖心之宏願云爾。

聲 明

本書披露一切內容，是否確鑿，謹待聖教會正式審定。

譯耶穌心通諭序

歲丁丑冬，余來滬上，避靜徐匯，蒙

惠大司牧以是書法文原本見贈，謂是法國新近出版，讀之可增神火，愛主救靈，君行避靜，正可披閱云。余授而讀之，果覺耶穌聖心，愛火炎炎，勢若燎原；『通諭』一篇，聖謨洋洋，仁吉利溥，誠如吾主自云：『聞我之言，雖鐵石心腸，亦且軟化』焉。而於修女約瑟法美能台傳，觀其自幼卽知深切悔罪，兢兢業業，保守聖召，艱難險阻，百折不撓，以能榮膺主選，承行主旨，而完成主之大事。大業綜其一生，洵爲有志修成者不可多得之好模範。且書中吾主所語，句句對照聖經，玄理妙義，殊足發人深省，因請顧君古香遂譯華文，而交舍姪希聖潤飾一過，刊佈行世，（原書先修女小傳而後聖心通諭，茲以通諭較爲重要，故特移置篇首，而附修女小傳於後，）以供衆覽，尤以供神職班及凡負傳教救

靈之責者，探討參攷，用作座右銘焉。

一九四〇年二月

海門主教朱希孟識

當今

教宗庇護第十二位任國務卿時致聖心會函

可敬院長母母，

耶穌聖心於其深謙之婢女瑪利亞約瑟法美能台修女，特加寵眷，多方啓示，余讀當時聖心所言各節，至誠惻怛，浩大愛人之情，洋洋溢乎言表，刊而佈之，聖心自必嘉許無疑。竊願世人手此一編，鑒於主心，待遇我輩可憐罪人，愛深憐切，慈悲無窮，因以觀感奮興，依恃之心，日益專，而孺慕之情日益切，則此書之功為不小矣。謹佈區區，並望

上主降福

母母及

聖心會全體修女。

一九三八年四月

國務卿巴采利主教署

耶穌聖心之通諭

此諭係吾主口授於聖心會助理修女約瑟法美能台，Sœur Josefa Menéndez而由修女按日記錄，原文係西班牙文，茲從法譯摘錄，遂譯華文，以供衆覽。

『願世人傾聽，且誦讀我言！』

以下諸言，乃約瑟法修女於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十九各日，經吾主口授，而泚筆記錄者。

我欲普世認識我心，我欲衆人認識我之仁愛，蓋我爲彼等所作何事，彼等果知之否乎？我茲來明告彼等，捨我之外，無福可求，碌碌終身，不過一場徒勞而已。

我今布告天下智愚，賢不肖，及凡出命從命者，我俱告之曰：汝欲幸福，我卽幸福；汝欲平安，我卽平安；我乃慈悲，我乃仁愛！

我願此仁愛，爲光照人靈之日，爲炙熱人靈之火。

我願普世之人，認識我爲慈悲仁愛之天主。

我願衆人，知我中心迫切，亟願予以寬赦，予以拯救，——彼熒熒無告者，可安心勿懼；彼罪大惡極者，可勿見我迴避；其聯袂偕來，我如慈父，展臂以待，賜之生命，賜之平安，且更賜之真福！

願世人傾聽下述諸言，並取一讀：

某父有一獨子。

父子二人，勢雄財富，僕從環侍，顯赫尊榮，優游逸樂，安度歲月。蓋人物兩足，一無所缺，父得子而全足，子得父而全足，父子之間，以彼此之相得，融融洩洩，幸福純全；而二人者，又皆慷慨好義，仁以爲心，見人有細微疾苦，輒慈心大動，憐惜倍至。

一日，此大慈大悲之主，有僕臥病，病無幾時，頓告沉重，欲使起死回生，惟有施以加意之調護，攻以最猛之藥石，始克有濟。

顧僕病臥家中，環堵蕭然，舉目無親。

主人驚悉其情，念將何爲而可？彼僕伶仃孤苦，竟置不問，任其疾痛慘怛而死乎？彼心慈祥，詎忍出此。

然則另遣一僕往事病人乎？但彼受命而去者，志在求利，非出眞情友好，可保其能服事週到。

主人憐深痛切，召其子來，具言此垂死之僕處境至苦，倘得一人，日夜在側，殷勤調護，則病尙可治，命亦可久，特人難其選，用是中心焦灼，厥子與父同心，心相印者也，聞言之下，挺身而出，謂父如有意，願立往僕家爲之盡心照顧，日夜守護，不辭勞苦，必使其僕病體復原而後已。

父允其請，慨然犧牲其天倫之樂，任子獨去，子遂離父慈懷，躬作僕役，屈尊降貴，親臨奴僕之門。

小主人在僕病榻之旁，看護細心，服事週到，既任醫藥之費，復供日用之需，如是一連數月，耐心靜氣，愛惜將護，勞瘁不辭，卒使其僕，命慶更生。

僕見主人待之如此其厚，不勝驚奇，叩問受此深恩，如何報答，方可以示感恩之心。

少主囑以病旣告愈，可赴父處，獻身主人，永爲最忠最信之僕，以

主人大德。

僕遂往謁主人，身荷重恩，心感無既，乃極口稱頌主德，且更獻身於主，矢志以後奔走效勞，絕不求酬，蓋彼明知道事如此慈善之主，不必再受其值，彼已見愛見待，一如親兒女矣。

此喻示我如何待人仁愛，如何望人還愛，雖未能描寫逼真，但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故我仍引作譬喻，以期衆人終於認識我心！



天主因愛人而造人，當初置人於世界之上，逍遙自在，儘其快樂，坐待日後永遠之福；惟欲得此福分，須守造物主所定寬柔而賢明之法度。

惜人未能恪守此法，失足而犯原罪，乃致一病幾殆，此『人』非他，即人類之元祖父母是也。厥後子孫世蒙其罪，由於元祖一人之失，竟致人類全體，失其享受天主所許全福之權利，抑且自是厥後，皆須

受苦遭難，而不免一死。

然而天主在彼萬福中，無需乎人，自滿自足；彼之光榮，無限無量，固莫能損其毫末也。

惟主能力無限，仁慈亦無限，彼以愛人而造人，豈遂聽其受苦而死亡乎？否，否！彼決不其然，蓋彼重伸其待人之仁愛，竟用一無價之藥石，以起此膏肓沉疴；藥石者何？卽至聖聖三中之一位，轉取人性，以天主化工，消弭罪惡所生之災禍。

於是聖父捨其聖子，聖子棄其光榮，下降塵世，不作人君，不作富翁，不作權貴，而以僕役自處，困窮貧乏，呱呱入世。彼在斯世，如何度日？汝等固皆知之審矣。

★

★

★

汝知我如何在降生之初，卽已遍嘗人性之一切逆苦。

我因愛人之故，誕生於嚴冬凜冽之候，一貧如洗，了無所有，蓋自

爲嬰孩時，已受飢寒貧困，及種種磨難矣。

我因愛人之故，三十年隱迹韜晦，不求人知，親操賤役，甘聽我母及義父之命；當此居貧守約，勞力度生之日，我往往被認爲窮苦木匠之子，而受輕蔑侮視；我與義父終日勞碌，而夕計所入，猶復左支右繡，難維一家生計者，蓋不知次數多少！我度此生涯前後三十年。

至是，我乃脫離吾母慈懷，不復膝下承歡，專務傳揚在天聖父之名，使人認識；並佈告天下，天主慈愛爲懷。

我所經各地，處處施人身靈恩惠：病者愈之，死者生之；然於人之靈魂，究何施乎？我蓋還以因罪而失之自由；我爲開啟門戶，以達真實，而可以久居之家鄉。

蓋時日已到，天主子當爲救贖人靈，甘願流血，而至捨生隕命。

試觀彼死狀如何？好友環侍而死乎？民衆高呼，認爲恩人而死乎？嗟我親愛之靈魂汝等固知天主子不願如此死去，彼爲還人自

由而來，而乃身自被囚被縛，受虐受誣；彼持平安來世，而乃身罹至慘極酷之刑；彼一生諄諄以相親相愛爲勸，而身爲衆矢之的，死於十字架上，在兩盜中，見辱於人，見棄於人，赤身裸體而死。

彼爲救人，而如此捨身矣。

彼甘願離棄聖父之光榮，以期建此奇功偉業，今果如此完成矣！蓋人有病，天主子親臨顧視，以其一死，保人性命，且又不獨保人性命，更增人力量，教人方法，俾得身在此世，即可預操永福之寶券。

★

★

★

試看如此大恩，世人報答若何？果嘗法彼忠僕，獻身事主，不圖利己，但求利主乎？

於此問題，世人答覆天主，各異其辭，試加分疏於後：

★

★

★

有真切認識我者，愛情深摯，心熱如焚，渴願將己身靈，完全奉獻，

供我與我父之驅策，不求利祿之報。

彼輩叩問天主爲主效勞，何事最大，我父答之曰：『棄汝家，捨汝財，並汝自身而亦捨之，乃隨我來，而一遵我命行事。』

又有人焉，因見天主子之救贖工作，而怦然心動，於是抱其滿腔熱情善願，晉謁主前，探詢如何仰報仁德，如何爲主出力工作，以期有利於主；但彼等於其本身利益，則不肯恝然捨去。

對於此輩，我父告之曰：『遵守汝天主界汝之法度，遵守其誠命，勿入左右歧途，而安度忠僕之生活。』

其他，則於天主之深情厚意，不甚了了；但此輩不乏善願，循規蹈矩，守誠度日；然其心中初無熱愛，徒以靈魂上被有聖寵，故其嚮善，若出本性自然焉。

此輩未嘗獻身於主，願供使令，故不足以爲『義務』僕從；惟因彼等心地光明，初無惡念，僅此嚮善之心，即足以令彼等一有機會，爲

主效勞。

又有人焉，服事天主，多爲自己利益着想，少出於愛主眞誠，故其事主，斤斤較量，以不失身後賞報爲度；蓋謂天主許人只要守好誠命，便可獲此賞報；則吾守誠而已，其他非所計也。

此外，豈無不肯服事天主者乎？豈無茫然不知，身爲天主鍾愛，而於耶穌基多之深仁重施，永永不思有以報答者乎？

哀哉！認識天主，而加以輕視者，固已多矣，然彼未嘗認識者，亦正復不少也。

今者，耶穌基多，願向大衆，一談其愛。



我先向汝輩未嘗認識我者，一敘契闊之情：嗚呼！我親愛之子乎！汝自幼遠離乃父來！我與汝語：我將告汝，何以汝不識汝父，汝誠知彼爲誰，彼心愛汝，如何親熱，汝必不能抗其愛力也。

遠離父母而生長者，愛親情薄，或竟不知所愛，此非屢見不鮮者乎？但若一朝發覺其父或母之慈愛深情，則其膝下依依，不將比之自幼不離家庭者，更形親密乎？

更有汝輩，不獨不我愛，而且恨我，甚至狠心害我者，我試問汝：『何故恨我如此之深？我有何事得罪於汝，而竟困我至此乎？』

嗟夫！未嘗以此自問者，比比皆是也。今日我自發此問，彼等或且答曰：『我不之知。』

我其代汝答覆：

汝之所以自幼不我識者，由於無人教汝認識我耳。及後逐漸長大，本性之私欲偏情，與夫快樂安適之好，富貴自由之求，種種慾望，乃與年而俱增。

忽有一日，汝聞人提及我名，並聞人云：欲遵我意生存於世，須待人仁恕，尊重人之名分利益，約束己之私欲偏情；總之，此生此世，當受

法律拘束；而汝自幼，卽任性妄爲，或且恣情縱慾，以度歲月；今忽聞此，乃不究其爲何法何律，遽而高聲反抗曰：「我欲享福，我欲自由，我不欲我身以外之法律！」

於是汝卽恨我，且從而加害我。

但我旣爲汝父，我仍愛汝，且見汝如此盲然忤逆不孝，我心愛汝之情，乃較前更深更厚。

汝如此過活者，年復一年，不爲不久矣。

今日者，我對汝之一腔愛情，不復能蓄而不發；蓋見汝與愛汝者公然相敵，特親來告汝，我實爲誰。

★

★

★

親愛之子！我爲耶穌，此名解作救主，故我兩手被鐵釘穿透，釘於十字之架，而爲汝死於架上；我之兩足，亦同受鐵釘之傷；我心於死後，復被長鎗洞開；我今帶此傷痕，歷歷呈汝目前，俾汝認識：我爲誰，汝

爲誰。

我乃汝之天主，汝之父親，汝之造主，亦卽汝之救主。

汝乃我之受造，我之兒女，且爲我所救贖；蓋我不惜捨生流血，以脫汝於罪惡之奴籍，出汝於罪惡之水火也。

汝有一靈魂，尊貴無比，不死不滅，生爲享受無窮幸福，汝有一愛欲，能趨善避惡；汝有一心，迫切求愛，而求還愛。

若汝謀在世間，到手卽過之財物中，償汝求福求愛之願，則汝慾壑難填，必將常覺飢渴，永無飽飫之日；行見此生此世，彼此紛爭擾攘，憂愁惶恐，不得太平。

若汝貧窮，僅恃兩手爲活，則汝以生計之窘迫，更將憤懣填膺，怨天尤人；於是遷怒於彼爲汝主人者，恨深切骨，或至幸災樂禍，但望其人，亦有一日如汝潦倒困窮，一嘗人世疾苦。到此，汝將覺精力日疲，怨毒日深，失望日甚；蓋世路崎嶇，而最後不免一死也！……

誠以本性而論，觸目固盡荆棘！我今特來示汝，以生活之真情實際，蓋與汝之所見，迥不相同。

汝尋求愛情，而終有願莫償；須知汝之受生，固非爲愛好過眼煙雲之事。事物物，乃爲愛好永存常在之事。事物物。

汝於世財世物，一無所有，不得不工作度日；須知汝固非奴隸牛馬，汝之受造，乃爲享自由於身後永世也。

汝深愛汝之家庭，鞠躬盡瘁，求其豐衣足食，無病無痛，飽享世福；然或一日死生訣別，勿忘其爲分離，僅屬一時。

汝侍主人者，當敬而愛之，矢忠矢誠，惟主人之利益，是瞻是顧；但勿忘其人，爲汝東翁，僅在現世數年；現世瞬息過去，而汝且進入無窮無盡之永遠也。

汝之靈魂，乃由一大父手造；此父愛汝，用情初非泛泛，乃以無量永遠之愛，加諸汝身，且此父親，爲汝營一安宅，幸福無窮，汝靈一旦到

此所需所要，應有盡有。

到此汝將永生不死；蓋世界僅一幻影，一現卽消，而天堂則永遠不逝。

到此汝將領受畢生勞碌之無限賞報。

到此汝所鍾愛之家庭，在世爲之奔走流汗，今復一堂歡聚。

到此汝將與汝大父，亦卽與汝天主，結合爲一。

噫！汝誠知身後，究有何福可享乎！



命。一

然汝聞我言，或將謂我曰：『我也無信德，我不信有身後之性命。』

汝無信德乎？汝旣不信我，何以加害我？汝又何故抗不遵從我之法令，而與愛我之人作戰？汝旣欲得自身之自由，何以不讓他人享自由？

汝真不信永生乎？請告我汝生此世，是否覺到幸福；是否汝身自體驗，心中覺有所需，而竟不可得諸此世？

汝汲汲求樂，樂雖得而心仍不足。

汝孳孳求財，財雖得而意仍未滿。

汝心切求愛，一旦得其所愛，而曾幾何時，又告厭倦矣！

凡此種種，皆非汝願！汝所願者，求諸斯世，必不可得；蓋汝之急需，厥爲平安，顧非世上之平安，而爲天主兒女之平安；汝爲忤逆，背道而則南轅北轍，又焉能與此平安相值乎？

此我所以特來示汝：何處可得平安，何處可得福樂？焦渴已久，何處可得甘泉痛飲。

請汝勿以爲忤，我今語汝：舉凡汝之所欲，奉我法令，則自然可得。汝聞法令一字，可勿驚異，我之法令，初非暴虐無道之虐政，而乃愛民如子之仁政也。

誠然！我之法令，乃爲愛民如子之仁政，因我實爲汝父耳！



汝知治軍，當有軍紀；齊家，當有家法，則在耶穌基多之大家庭中，當然亦有一種法度，應遵應守；惟此法度，乃爲極其寬厚慈祥之法度。我來告汝：此項法度，究是何法？我心付汝此法，其心究屬何心？嗟夫！此心汝未認識，而加以傷害者屢矣！汝之尋我，意在置我死地；我之尋汝，則爲給汝性命。試觀我與汝二人，勝利究將誰屬？夫主既給汝以自己生命，給汝以全部愛情，汝豈真心硬如石，而頑固不化乎？

世人序其家譜，子孫常冠父姓，否則出族，不得認爲家人。

我之子女，亦然如此，人人以基督教徒爲名；彼等初生時，即由聖洗聖事，授以此名。汝等旣已領受此名矣，則汝爲我子；旣爲我子，汝固有名分，享受汝父之全部家業也。

我知汝不我識，亦不我愛；汝反恨我，且加害我；但我仍以無限之

愛情愛汝，我仍欲賜汝分享汝應得之財產。

今汝聽之，我所求於汝者，不過區區小事，汝當儘先行之，以獲我遺汝之財產：

汝其深信我之仁愛，我之慈悲！

汝嘗得罪我，我寬赦汝。

汝嘗加害我，我仍鍾愛汝。

汝嘗以言語及行事，中傷我，我則欲加惠於汝；開我寶庫，舉以畀汝。

汝迄今如何生活，勿以我爲不知：我知汝曾唾棄我之聖寵，甚或譏瀆我之聖事，但我寬恕汝。

★

★

★

今者，汝果欲在世安樂度日，且欲穩得永福，可遵我言而行：

汝貧困乎，則汝迫於生計，勞力工作，當聽天由命，素位而行，須知

我亦嘗三十年勞力作苦，與汝前後，如出一途，蓋我其時亦貧困無聊，而且赤貧如洗也。

勿視汝之主人，如暴君然，勿怨而仇之，蓄恨於心，勿望其遭遇不幸，當忠誠自矢，一惟彼之利益，是保是圖。

汝爲富有乎？汝屬下有傭工僕役乎？則勿徒知飽汝私囊，而責令額外工作……當秉公給酬，示以親密，待以恩愛，蓋汝有一不死之靈魂，彼等亦有一不死之靈魂；汝擁財產，當思汝財之來，非祇供汝一己享福作樂，乃以使汝力能行施愛德工夫，濟貧扶弱，必期一錢不落虛空也。

汝曹既皆甘心受制於勞工作苦之定律，則當低首下心，承認受造諸物之上，有一『物體』，此物體者，實爲汝之天主，亦卽汝之父親也。

彼以天主名義，督汝奉行彼之神聖律令。

彼以大父名義，教汝從其誠命，如兒女然。

是故汝旣以一星期之光陰，用汝功，忙汝事，養汝身，彼乃請汝，至少以半小時之光陰，行彼之命，如此要求，可謂多乎？

彼正日夜待汝，汝其一登彼門，每逢主日及瞻禮日，汝其給以半小時之光陰，參與此仁愛而慈悲之奧跡，卽彌撒聖祭是。

於彼家中，汝可與之無所不談；談汝家庭，談汝子女，談汝事務，談汝意志；所有汝之艱難困苦，疾病痛楚，均可一一陳述。

噫！汝知天主當如何俯聽汝言，且將如何愛憐汝乎！

恐汝將語我曰：『我不知如何望彌撒，我不入堂門久矣！』汝其勿恐！汝但到場，試過此半小時於我足下，聽汝良心告汝當行何事，而勿寢如充耳。開汝心門……我之聖寵，行來與汝晤談，教汝此生如何應事接物，如何修身齊家，以及如何經營事業……彼又當示汝：如何教養子女，愛護屬下，敬重尊長……彼或且教汝某事某業，當予捨棄；

某人行爲不正當與絕交某人汝與朝夕相處危險堪虞當決然遠離；又汝於某甲，則憎而恨之，而與某乙，則親密往還，彼將告汝恨甲之非，而與所親之乙，則當疎而遠之，慎勿聽信其言。

汝其試之，行見我聖寵之鍊索，節節放長，蓋習善習惡，其道相同，祇須一開其端，則日新月異，正如鍊之環環相引，今日汝若聽我聖寵指引，一舉一動，由彼作主，明日汝聽其言，定必更覺清晰，及至後日，則清益加清，終至光明日見，平安日增，而汝幸福直達永遠矣！

★

★

★

蓋人受造，非爲久居斯世，實爲永遠，且人旣不死不滅，則不當爲可死可滅者生活，而當爲永留常存者生活。

青春也，財物也，智識也，榮華也，皆一過卽逝，惟獨天主，永生永存。方今世界之上，社會之間，所以蓄仇含恨，紛爭不已；民族與民族爭，國家與國家爭，個人與個人爭，皆因信德之洪基，殆已全毀故耳！

信德果能一旦重見活動，則平安亦且復臨，而天下相親矣。

信德不獨無害於文明進化，且無論其爲個人民族，信德之根，入之愈深，其學問智識，亦必愈進，蓋天主上智學問無窮也。然一人一邑，苟失信德，則和平亦隨之而去，和平去，則文明與真實之進化，亦消歸無有……於是民族之間，祇有彼此仇恨；各方意見，分歧衝突；階級之間，風潮迭起；而在個人，則其內心，私欲猖狂，廢綱敗紀，廉恥道喪，而人格之尊貴，掃地無餘；時勢至此，惟有變亂相尋，人不服我，我不服人，而戰爭起矣。

噫！汝果憑信德啓示，而深信主道，則汝必具偉大之人格！汝果任信德之光，光照汝靈，汝可必得自由！汝遵信德度生，汝必永遠不死！

★

★

★

我願衆人，咸知我心，如何尋求彼等；如何盼切望般，期待彼等；如何熱火炎炎，渴願彼等，悉數應召而來，宥而恕之。

誠哉！我欲加以寬赦，我欲統而治之！

我欲寬赦人靈，我欲寬赦天下萬邦……我欲王於人靈，王於邦國，王於全世！

爲掃除世界上之辜恩負義，我將決我慈悲之洪流。

我於登極之初，當先廣施慈悲，蓋我之王國，乃和平之王國，仁愛之王國也！

我乃明智，幸福，和平！

我乃慈悲，我乃仁愛！

號召眾靈

我願天下衆生信我慈悲，一切惟我仁慈是望，萬勿懷疑我之寬恕。

約瑟法修女，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間，迭蒙吾主諭示。茲取修女所記，摘錄於後。

我爲仁愛，我心之火，勃不可遏，炎炎焚灼，無時或熄。

我愛世人，竟至爲之捐軀隕命。

我爲愛人之故，甘願幽居聖體龕內；於今二十世紀，日夜留處其中，隱於麥麵餅內，爲情爲誼，忍受寂寞，忍受世人遺忘，輕蔑，咒罵，凌辱，譏諷……

我爲愛人之故，遺以告解聖事，赦宥其罪，不僅赦其一次二次，且可於每次犯罪之後，隨告隨赦，以復其已失之寵。我在此聖事中，佇待其來；我在此聖事中，切願彼等共來，一滌舊染之汚，不用水濯，而濯於我親血之中。

往者，我嘗多方啟示世人：我待彼等如何仁愛，我又明告彼等：如何心切願望彼等靈魂之救，而教彼等認識我心；於是敬禮聖心之舉，不啻一道光明，照臨下土，當時得蒙光照者，大有其人，時至今日，爲我

神國開疆拓土者，乃多以敬禮聖心，作為感化人心之方法焉。

★

★

★

我茲更有所欲：因我愛火中燒，求人以愛還愛，僅僅還愛，心猶未足，更願世人信我慈悲，一切惟我仁慈是望，萬勿懷疑我之寬恕。

我爲天主，顧爲仁慈之天主！我爲父親，顧爲慈祥愷惻之父親，而非嚴厲督責之父親！我心之聖，無限無量；而其明智，亦無限量，且因諗知人靈處境困窮，本性軟弱，故以無限慈悲，垂憫睠顧此輩可憐之罪人。

人於初次犯罪之後，如其謙卑自抑，求我寬恕，我愛之如初……若再犯之後，而能痛哭其罪，我仍愛之如初，如是一而再，再而三，我不曰一兆次，乃至千百萬倍億兆次，如肯追悔其罪，我仍然加愛，仍予寬恕，而在同一之聖血中，洗其最後一罪，如洗其第一罪焉。

我於人靈，不嫌其煩，我心常望彼等，前來避居其內，且彼等靈魂

處境愈苦，我望其來，心亦愈切，不觀爲人父者，待其病弱之子，非比其壯強之子，顧視更勤，憂念更深乎？我心之於罪人，亦然如此，較之善人，乃倍切愛憐也。



今我願向大衆明白解釋者：於彼罪人，我欲告以我心慈悲，無窮無盡；於彼冷淡者，我欲告以我心愛之綦切，乃成烈火一團，亟欲灼而熱之；於彼熱心善士，我欲告以我心爲進修全德，穩達福地之路。最後，我欲告彼獻身於我者，卽司鐸，修士，修女，以及經我簡擇而爲我所特愛者，我向彼等重申前請，以其愛情，罄輸於我，而勿懷疑我之愛彼深情；尤請彼等，一心依我，勿疑我之慈悲！蓋人有所需，求諸我心，一切都可容易到手也。

我欲令人知我事業。（卽欲世人認識，愛慕，依恃其聖心）

卽基於人之虛無貧苦；

(貧指人靈功少過多，苦指人靈種種毛病。)而我自無始之始，爲人所備愛情之長鍊，卽造端於此。

我欲曉人：我心待人，如何慈愛，如何寬容，我徹見彼等心底，而知彼等是否有意博我歡心，予我慰藉，而顯我光榮……彼如返顧己身懦弱，而不禁謙卑自抑，則其謙卑，實足以安慰我心，而光榮我心，且彼等懦弱，我非所計……我自來補其不足，匡其不逮也。

我欲曉人：我心若何利用人性懦弱，以救彼衆已失性命者，出死入生。

我欲曉人：我於失足犯罪者，實具無量慈愛憐憫之心，我願加以寬恕……我惟寬恕，始得安心……我常在此聖體龕中，愛火中燒，專望人來顧我……願彼等勿自氣餒，儘可放心前來，投我懷中，絲毫勿懼；我乃彼等父親也。

世有多人，尙未深悟；彼等對於毫無信仰沉溺無知深淵者，可用多方開導，引歸我心，蓋彼等不知我心如何切願親近此輩無知之徒，以便給以真實性命也。

我將示汝我仁愛之秘密，而取汝以爲我慈悲之活証；因汝無長可取，祇是虛無貧苦，猶蒙我之特愛殊寵，則彼視汝更爲大量者，我有何事不肯爲乎？

來進我心中，汝有細過小疵，一投我仁愛之淵，便可化歸無有，行見汝之卑微貧苦，我爲汝消除淨盡。我將借汝身行事，我將借汝口談話，我將因汝介紹而使人識我。

必有多人，聽我之言，而得生命！必有多人，悟其勞苦辛勤，可得甚大效果，而躍然奮起，鼓勇前進：蓋一義舉也。一忍耐也，一神貧也，其事雖小，儘可一變而爲珍寶，導引多人，歸向我心。我初不計事之大小，我看其意志如何，若其出於愛我之情，則雖至微極小之事，亦可得極

大之功勞，而予我以極大之慰藉！凡此瑣屑小事，我心視之，實具有神聖之價值焉。夫我所欲，愛情而已；我惟愛情是訪，我惟愛情是求也。



凡知與我共生共存，終身與我忻合無間，則匪特彰我之榮，且於救靈工作，亦必大有裨益。是故彼之工作，由其事之本身而論，爲值甚微，但果以此工作，浸漬於我寶血之中，或與我當日在世親自動手之工作，兩兩併合，則其救靈功效之大，誠有未可量者！蓋其效之大，或且勝於走遍天下，宣傳聖道焉！……且我所云，實實可以做到，不論讀書寫字談話，不論縫紉洒掃休息……（一）祇須其事爲聽命而行，或爲盡其本分而行，而非任性動作，出於一時興到；（二）祇須其事與我密切合作，完全靠我聖血功勞，而抱純潔之志。

我極願人深明此義：凡事本身，無甚價值，所有價值，全在行事之意向純潔，而與我切實合作，當我居納雜用工肆中，洒掃執役，我之光

榮聖父，乃與後日入世，講道於大庭廣衆之間，爭輝媲美。

蓋有多人，在世人目中，固以其爲身居要職；且以事實論之，彼等確乎大有貢獻，光榮我心；但我尙有多人，隱身匿名，其所事事，卑不足道，然而此輩正是我葡萄園中，極爲得力之傭工：蓋其一舉一動，莫非出於愛我之情，事雖至微極小，而皆燦然以精金爲飾，卽其所事，俱經我寶血浸漬也。

彼等晨起，卽與我密切結合，以其整日光陰，奉獻於我；切願我心，用此一日時光，爲人靈魂造福……及其着手工作，則心懷愛我之情，一時一刻，無怠無荒，克盡厥職，噫！彼等一日之間，所積珍寶，五光十色，殆難屈指計也！

此輩我將與之披心推誠，情感日篤，交誼日深；蓋我愛情，無窮無盡，而人一朝有愛於心，則聽情驅使，實至易也。

汝可續續寫來，以示我所愛之人。我欲彼等知我：如何殷殷切望

其能進德純全。我欲彼等並知純全之道，在乎與我密切結合，以行其一切公共平常行爲，彼等果能深明此義，則其一舉一動化爲神聖。汝知一日之神聖生活，其價值爲何如乎？

凡人愛火勃發於心，則無難做之事；一朝而覺意冷心灰，則事無巨細，悉變爲艱苦困難……如人身逢此境，亟當投奔我心，重鼓勇氣，以其胸中之鬱抑無聊，奉獻於我！取彼心中之冷，與我心中之熱，互相融合，而鎮靜自持。須知此日光陰，於人靈魂之救，有無上價值：蓋人類之窮困可憐，我心固知之有素，而深加垂憫也。

我不獨願人與我泛泛結合，更願彼我行此結合，久而且密，一若彼輩互相愛好者之形影不離。蓋二人相愛，談話雖有時而斷然亦至少四目相視，莫逆於心，彼此愛深憐切，痛癢相關，情好之篤，乃不覺見諸動靜語默焉。

人當太平佚樂之時，則容易念我；但如一朝心煩慮亂，憂懷莫釋，

可勿恐勿懼，祇須舉目向我一望，我卽明白會意；且僅此一望，已足令我慈心大動，略懷垂顧。

我將告彼被選之人：謂我此心如何愛人。我願彼等先自澈底認識我，然後轉曉我愛情托付彼等之人，使皆識我。

我心切願世人舉皆屬於我，而不復他顧。我願彼等之中，初無半冷半熱之徒；蓋此病之來，由於誤解我之愛情也。夫與我心愛好，旣非難事，亦非苦事，實容易做到，而又趣味深長；且欲達到愛情高峯，不必矯奇立異，祇須事無大小，意志純潔，與我之心，親密結合，其他一切，自有我之愛情，一手辦妥也。



我心不僅爲愛情之深淵，且爲慈悲之深淵。我旣備悉人類之痛苦，卽我所最愛者，亦所不免；我願彼等一舉一動，不論其事如何微小，亦得被以無限之價值，以救普世衆靈。

並非人人皆能遠出家門，跋涉山川，宣傳福音於蠻貊之邦，然教人認識我心，愛慕我心，則固人人能之。人人能彼此相助，俾被簡者人數，日增月盛，亦卽阻止千萬人靈失落不救。此事成功，當然全賴我之仁愛，我之慈悲；蓋一人而能慷慨大量，我有所求，無不供應，彼實爲己爲人，廣積財寶，而在靈魂墮落路上，大批援救脫險也。

我心所選之人，業奉我命，用其愛火，用其克苦祭獻，播我聖寵於世界之上，今日世界，誠危機四伏……可憐此輩，罪惡迷心，無由自拔，時時刻刻，不絕需人予以有形或無形之援助。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我故重申前言：凡彼經我選擇者，亦知日常生活，未能利用其所爲已爲人損失者，究係何寶乎？汝之日常生活，雖疵病百出，汝儘可上獻於我，俾衆咸知我之使命，實爲美妙之極，僅以日常所務之動作事功，日常所費之精神氣力，卽足以完此使命，甚願彼輩知我特召彼等前來與我親密，當至如何程度；企望彼輩爲我光榮，爲我利益，忠勤宣傳，

中心如何迫切……嗚呼！明我言者，固不乏人；然而未能全喻我意者，亦正數不在少也。



我之愛人，更有甚於此者：蓋我愛情，不但利用彼等之日常生活，取其細行末節，神而化之，增其價值，更爲救人之故，復取彼等之貧苦軟弱，甚至彼等之失足顛仆，亦悉予利用焉。

蓋人見己一身是病，必且自覺無善可錄，無功足取，而其本身之懦弱，更且使之不得不低首下心謙卑自持，若其自覺疵病弱點，不如是之甚，豈能有若是之謙卑者哉！

故人從事救靈工作，行使傳教職務，如其自覺不能勝任愉快，而枉已直人，問心又多內愧，則將迫不得已，自認虛無。然若一覺己身德薄能鮮，汗顏無地，亟來投我，求恕其爲善不力，哀憇我心增其力量，鼓其勇氣，則我將如何愛憐瞻顧，如何助其建功立業，當有出其意料之

外者。

又有氣量窄狹，不肯時刻加勉，日行犧牲之功；彼等似以空口許
願爲生，而終不肯實事求是。

在此等人中，有當加以區別者：果使此輩習以爲常，祇有口說，而
絲毫不肯奮發有爲；愛我之情，毫無表見，則我惟有告以此言曰：『戒
之哉！汝拾登倉廩之柴草，慎勿着火，一炬而完，慎勿見風，一吹而散。』

然有一等人，卽我所欲論列者：彼輩雞鳴而起，意興勃勃，決心爲
善，矢願掬其眞誠，發其愛情，許我將在某事某地，行其克己，顯其大量，
乃機會到前，或以性情之抵觸，或以私愛之蔽塞，或以身體之嬌弱，種
種切切，我亦難說難描……總之，彼在數小時前所慨然允諾者，到此
推三阻四，不肯實行；然而靜言思之，有愧於心，乃自謙自卑，認己懦弱，
而求我寬恕，繼復投我聖心，舉身委託，重申前志，努力行其大量愛德
工夫，以補前失。噫！汝其誌之！此輩爲我增光不淺，而其所行之善，或且

更大於未曾失足之前也！

附註：吾主在此，將人所習犯之小罪，區別分明；一爲習犯之過，明知故犯，而不自克制者；一爲本性軟弱，一時失檢，而隨後補贖者。主上所云，蓋謂一人因本性之薄弱而得罪天主，事後果能真心悔過補贖，安慰吾主，則一功一過，大足相抵。誠以悔過補贖，必須具有謙遜，依恃，大量，三種工夫，此三者，一人非經軟弱失足，行之未必出自真心實意，而亦未必能完全做到也。

本性軟弱我所不論；我所欲者，厥爲信賴！窮苦我所不計；我所求者，厥爲愛情。

誠哉，我之愛情，可以轉變一切，神而化之；我之慈悲，可以寬恕一切；我心純是愛情，熱火炎炎，焚灼其中，可將世人罪惡，一燒而盡。

我願寬恕世人，我願統治世人，我願散佈和平迄於天涯地角；此爲我志在必達之目的，此爲我愛情策畫之事業。

爲補償世人之侮辱，我必可得甘自犧牲，爲衆代求恩赦者。蓋在世上，確有多人願樂我心；又有多少人量大氣宏，罄其所有，貢獻於我，俾我得以隨心所欲，利用其人。

汝其偕我茹苦含辛，俾世人皆得識我，而齊來歸。我須知痛苦，可使愛情奏凱獲勝！



我欲用我愛情之力，征服人心。
我願世人一任真光透入其心。

尙有兒童輩，天眞未鑿，而不我認識，渾渾噩噩，生長於冷淡之城，罔知靈魂尊貴……此輩兒童，皆我心頭至愛，我願彼等，皆得安宅一所，庇其身靈；既教之識我，又循循善誘，使之日就月將，恪遵我之法令，愛慕我之聖心。

我欲我心之火，延燒全世，而用汝爲此火之燃料。蓋無燃料，以蓄

火勢，則雖點以火，亦無所用之。我故欲取彼愛火日熾，且能因此愛火全心依賴我，萬事仰仗於我者，編作長蛇之陣，使之各以心頭所着之火，傳達於人，而延燒普世。

★

★

★

汝勿以爲我有他事，來與汝談，我今專來談論我之十字架。

我因十字架，以拯救世人；我因十字架，以導世人復明信德之真理，復行『愛情』之道路。

我將示汝我之志願：我從十字架上，救贖普世，十字架者，苦難也，卽謂我以苦難救人也。

汝知罪惡辱主無限，必行無限之補贖，方可相抵，我故教汝，以汝之痛苦勤勞，併合於我心之無限功勞，而後上獻。

汝其諄諄訓導，務以愛主之情，恃主之心，深刻於汝所接近者之心，涵育薰陶，務使耳濡目染，同懷愛我之情，而知深恃我心之良善。

慈悲。又汝一遇機會，爲我宣傳，令人識我，汝當時時教人勿懷恐懼，因我爲仁愛之天主也。

我特囑汝三事：

一、舉行聖時，蓋欲轉請天主聖子耶穌基多，奉獻無限補贖之功於天主聖父，舉行聖時，亦一妙法也。

二、念天主經五遍，以敬我五傷，因世人之得救，胥此五傷是賴也。

三、最後，則爲與我聖心之功勞，長相併合，因惟如此，而後汝之行爲，得有無限價值也。

繼續不斷，利用我之生命，我之寶血，我之聖心……不絕仰仗依恃我心，而一無所懼；此一秘訣，尙有多人，未曾深悉，我願汝知之，且利用之。

★

★

★

今我欲向獻身於我者一談，俾能轉諭罪人，轉識普世，齊來識我。此輩人中，尙有多人不知深體我心，彼等待我，如與我兩地睽離，音問久疎者；又如彼我尙屬初交，未悉生平，而不敢推心置腹，相見以誠；我願此輩重復發其信心，燃其愛火，而與我互相愛好，共同生活，一心恃我，親密無間。

家庭之中，往往爲長子者，知父最深，故爲父親者，亦惟於長子，舉其心底隱密，盡情相託。蓋年幼諸子，力弱識淺，祇能看事表面，而不足以當大任也，故父親一朝去世，爲長子者，理當以父意志，宣告諸弟。

在我聖教會中，我亦有長子焉：蓋卽我所選拔之人是也。彼等晉登鐸品，或入會發願，故惟彼等生活，與我最爲親密，亦惟彼等得邀我之特寵殊恩，而受我心腹之寄。若夫我諸幼子，旣與彼等誼屬兄弟，我自當以幼弟托諸長兄，就其各人之本分地位，責以直接間接，照顧諸

弟，教誨之，指導之，以我志願轉達之。

此輩被選者，如果識我真切，必能教人識我；又如彼等果能真心愛我，亦必能使人愛我。然使彼等自己於我，尙未認識明白，則將何以教人乎？茲我一問彼等：愛其人而不深悉其爲何如人，詎能愛之深切乎？遠其人而不加深信，晤談之間，詎能披心見誠，傾吐肝膈乎？

以上云云，卽我所欲提示諸凡被選者。雖我所語，別無新奇，然彼等之信德，彼等之愛情，彼等之依恃心，豈非有需警覺提撕乎？

我欲彼輩待我親上加密；我欲彼等訪我，各自內求諸心，蓋彼等固知靈魂上如有聖寵，天主聖神必且卜居其內也。我在彼等心中，彼等當認清我之爲我；卽當視我爲天主，但爲仁愛之天主。彼等愛我，當甚於畏我，深信我之愛彼，而永勿忘我之愛彼。世上確有多人，知我所以選擇彼等，乃因我愛之情深；然而偶遭痛苦逆境，或則一旦失足犯罪，輒憂從中來，以爲我之愛彼不若往昔。

此輩實未識我實未明瞭我心之所以爲天主之心蓋彼等之所以能動我慈心者正在其貧乏可憐罪過叢身耳彼等誠能自認軟弱無力低首下心滿懷依靠投奔我前則於其時彼等之顯我光榮更大於未經失足犯罪之前

又彼等或爲自己或爲他人行祈禱之功亦足以大顯我榮然如心存疑慮則非所以尊敬我心

試觀當時百總爲其僕病求治於我深自謙卑謂我曰駕臨寒舍萬不敢當……顧彼信德堅依恃切續曰主如一言我僕必痊此人識我之心深知凡人一切仰仗屬望於我我必不忍却其所請……此人榮我實多因彼不但能自謙遜更能堅心恃我信任到底……若此人者真可謂認識我心顧我在其前初未顯示我之爲我如今日之顯示於我所選擇者

故人心懷依恃之情乃可得無量數之聖寵不獨爲彼自己且可

更爲他人。此乃我欲彼等深切了解者，因我切願彼等，曉示我心於未曾識我之可憐人也。



委身奉獻，而有眞實依恃之心者，殊不多覩。蓋與我密切結合而生活者，寥寥無幾也。

我欲彼等，人人知我如何切望其奮起自新，與我共度親密之生活；我願彼等與我談話，不祇限在聖體龕前，夫我固在聖體龕中，但亦居其心內生活，且樂與之合而爲一也。

願彼等與我無所不談！……凡事求教於我！一切需要，惟我是問！……我在其身生活，爲其性命。我在其心居住，加其力量……我在其身心中，觀其行，聽其言，與之親熱愛好，而但望其以愛還愛。

每晨行祈禱之功者衆矣，但其行此工夫，豈真篤於情好，而特來惠顧我乎？亦不過徒循故事而已耳！……彼參與彌撒之祭，且又領我

聖體，然而一出聖堂，豈非卽讓世務俗念盤據心中，乃致無暇撥冗，過我一談乎？

我在其人心中，如居荒漠曠野；彼與我相對默然，一言不發，一無所求。及其心覺苦悶，有需消憂解愁，則不求安慰於我，而乃跋涉奔波，遠求諸人，曾不思我爲彼之造主，活在彼身，既近且親也。

是非缺少親密結合乎？是非缺少内心生活乎？一言蔽之，是非缺少愛情乎？

*

*

*

我欲再告彼等獻身於我者：我之所以特加垂青而選擇之者，究爲何故？非望彼等與我共度結合之生活，予我慰藉，且爲諸凡得罪我者，代行補贖之功乎？

我欲諄諄曉諭彼等，務取我心，詳加研究，俾能與我志同道合，盡忠竭力，以償我心願。

農夫之耕田也，拔除莠草，不辭勞瘁，盡而後已。我願特選之人，亦然如此，一知我意所在，勤勤懇懇，奔走効命，艱難困苦，百折不撓，以增我之光榮，以補人之罪過……



我茲所云，汝其錄示彼衆獻身於我者，卽我之司鐸，我之修士修女：我召彼等全體俱來，與我密切結合，共同生活。

彼等務須認識我之志願，分嘗我之苦樂。

彼等務須不辭勞瘁，惟我利益是圖。

彼等務須用其祈禱克苦，賠補衆人加我之侮辱。

彼等尤當與我結合，倍加親密，不令我孤獨寂寞！噫！不令我孤獨寂寞耶！……何有多人，昏昏憒憒，忘其分當左右陪侍，予我慰藉乎！

最後彼等當合組一愛情之團體，在我心中，彼此合而爲一同聲同氣，懇切祈求，使天下萬衆，認識眞理，出闇入明，悉蒙寬恕。

又凡經我特選者，如見我受各方侮辱，疾首痛心，願獻其身，代行補贖，並願爲我事業奔走効力，此時彼等當全心靠我，因彼等之哀請苦求，我不忍拒絕，必且特別從優，俯允其求也。

彼等其速汲汲研究我心，努力與我結合，共度生活，有話，有說，有商量，一舉一動，悉以我之功勞爲幌，悉以我之聖血爲飾，而於救人靈魂，增我光榮，則捨生隕命，在所不惜。

彼等返觀己身，勿自淺視，當見其身被我聖血，帶我功勞，聲勢赫奕，而爲之心曠神怡，蓋使彼等獨力經營，則必無所成就；然而一經與我合作，用我名義，爲我光榮，則志強力壯矣。

願彼獻身於我者，重行激發其補過贖罪之心，懇切盼禱，求有一日，皇皇天主，統一世界天下！

願彼等勿恐勿懼，惟我是望，惟我是恃。

願彼等已飢已溺，恫瘞在抱，日以拯救罪人爲念……願彼等憐

憫罪人，爲之祈求，而待之以溫良慈善！

願彼等以我之仁愛，以我之良善慈悲，昭告普世！

彼等致力於傳教工作，宜以祈禱克苦，爲其工作之利器，尤當不恃己力，而惟我心之能力是靠，我心之良善是依，蓋我心與之朝夕相偕也。

「主乎！我將因主之名，而從事工作。我知我力可藉以強壯也。」此言爲我當時宗徒祈禱之辭，彼等雖屬貧苦無知，終因天主之富，而轉貧爲富，終因天主之明，而轉愚爲明焉。

『我向世人要求三事：補辱，愛情，依恃。』

以下諸言，摘自約瑟法修女筆記，就上列三題，類次成編。

(一) 補辱：卽謂與親行補辱之天主，結合而生活。結合者爲主工作，同主工作，設身處地，代主工作；又當工作之時，務抱補辱之志，而以天主之心爲心，事事昭合天主聖旨。

親愛之靈魂乎！我茲來就汝安息……世人愛我之情薄也！

我求見愛於人，而我所遇，不過辜恩負義而已……真正愛我者，能有幾人乎？

今我所求於汝者，卽汝當時刻準備，我心如需慰藉，汝卽予我慰藉。須知赤心忠良者一人予我之安慰，可抵冷淡無情者多人加我之痛苦。

汝有時心中或亦感覺我心之苦悶，須知汝之苦悶，正所以輕減

我之苦悶，汝其勿懼，我與汝偕也

我或有時聽汝心灰意冷，須知我正取汝熱情，轉暖他人靈魂也。
汝有憂悶，我或捨汝不顧，須知汝之痛苦，可以挽回天主正待打擊罪人之義怒……

當汝中心似乎不覺愛我之情，而仍語我謂汝愛我，須知汝於此時，最慰我心。

當我任汝寂寞無聊，果汝此時行一愛德工夫，可以賠補我身所受之多數辜恩負義。凡此愛德工夫，我悉誌之於心，收而藏之，如治傷止痛珍貴之香油焉。

我欲汝以人靈貢獻於我。

我欲汝成我此志，我不責汝他事，祇求汝一舉一動，以愛我爲心。汝無論何事，當爲愛我而行：爲愛我而受苦，爲愛我而工作，汝尤當委身於我愛情之中。

我如予汝安慰，汝卽就我愛情手中受此安慰。

我如使汝心感苦悶寂寞，汝當以愛我爲念，忍受此苦悶寂寞。

我欲用汝，如力盡筋疲者之借助於手杖。

我欲佔汝爲已有，藏諸心中，融而化之。

★

★

★

汝其聽我此言：『金求其淨，須經火煉。』汝之靈魂，亦然如此，必經憂苦磨難之煅煉，乃能淨潔而強健。故汝遇誘惑之來，大可爲己爲人，從中取利。

汝其入我心中，我心滿懷熱情，日夜焚灼，求榮我父，汝入我心，可一究此情。

汝其勿怕吃苦，須知汝有苦可吃，可多少增我光榮，救人靈魂。

可寶哉人之靈魂！

爲救一靈，須受多苦。

汝豈不知，我與我之十字架，彼此不能分離乎！汝而遇我，卽遇我之十字架；而汝覩我十字架，亦卽見我也。

愛我者，亦必愛我十字架；愛我十字架者，亦必愛我不愛十字架，不肯爲愛我之故，而懷抱此十字架，則無論何人，不能得常生。

修德成聖之路，乃以克己痛苦造成。果人於十字架之來，不顧一切，毅然接受，則其舉步行路，必蒙真光導。且其所行之路，必直而且穩，可無左右滑瀉斜坡之虞。

十字架者，真實性命之門戶也。凡自我手接受苦架，不問架之大小輕重，悉能寶而愛之者，則其人也，必將因此苦架，而進入永生之榮光中。

今汝亦悟十字架之如何寶貴乎？汝其勿懼此架……此架係我舉以畀汝。須知我不授汝相當力量，決不教汝肩此重任也。

汝盍視我爲愛汝之故，如何背此十字架。汝亦當爲愛我之故，背

而負之。

汝盍視我此心，彼從十字架上，賜生命於普世。故凡經我選擇者，亦當效其救主，效其先師，甘心順受，橫身於我之十字架上，以真光性命，播諸斯世。

我所能酬人最厚之賞報，卽取其人，作爲我仁愛慈悲之犧牲，而因以使之與我相似；蓋我雖尊爲天主，亦且爲罪人之犧牲也。

汝知汝行何事，方能慰我？汝但愛我，爲救人靈魂而受苦；我有所求，毫不推辭！

誠然，汝當於我，無所推辭。汝其勿忘，我正需人，繼續受我苦難，以遏天主義怒。但有我在此，爲汝左右扶持也。

★

★

★

爲一罪人，懇切祈求，望賜改過，求者往往能如願以償，雖在最後之一分鐘，罪人亦可得邀恩赦。蓋在此等祈禱中，我心所受之辱，常可

資以贖補也。

總之無論如何祈禱功夫，決不落空。因祈禱之工，一面贖補罪惡所加之凌辱，一面邀得天主之慈悲；即使此一罪人不蒙其利，必有他人準備妥當，代收其哀禱之效也。

蓋人有奉我特召，不論今世後世，除其本人名下應當歸還我之光榮外，又當代彼失落靈魂者，補足其原應加我之光榮……蓋我用此法，以保我光榮之無損，且使善人能以一人之力，贖補多人之罪過也。

我愛人之情大矣！乃至世人一與我離，我心之苦，猶同致命。非恐其謀奪我之光榮也，乃鑒其一經離我，行將自討苦吃也。

嗟人自趨滅亡，使我聖血爲之虛擲，然彼愛我情深，而肯自祭獻，甘作補贖之犧牲者，盡可邀得天主慈悲，此乃拯救普世之不二法門也。

我正訪求此輩肯做補贖者，以補世人瀆褻天主尊嚴之無數罪過，而我心亦正迫不及待，亟願寬恕人罪。

可憐哉罪人！何竟盲目，至於此乎！我一心欲寬恕彼等，而彼等則一意得罪我……我追而捕之，如法庭之緝罪犯；然而法庭之緝犯，所以置之於刑辟，而我則爲加以恩赦。

世人放浪形骸，溺情聲色，犯罪纍纍，如將我心捲沒於痛苦憂悶之狂瀾！

試問我將何處去尋消遣，以減我之痛苦？

汝其將汝身靈完全奉獻，以平我之義怒，而補我愛情之被辱。若汝自視卑微，罪惡滿身，汝可取汝卑微，及汝一身罪過，傾入我心流溢之血波中，一任我血，爲汝洗滌乾淨；既乃不顧一切，毅然接受我心所欲畀汝之一切痛苦，以轉獻於在天我父。但望汝見天主蒙恥受辱，渴願安慰主心，攘奪我之功勞，以補世人之彌天罪過。

汝其告我，世上寧有一心愛人之切，甚於我心，而得人還愛，更少於我心者乎？

世上寧有一心渴願寬恕人罪，更比我心熱切者乎？

然而我之一片深情厚意，所得酬報，不過獲得奇恥極辱而已！

憐哉世人！汝盍偕我代爲彼等求赦，代爲彼等補贖曰：『吁！我聖父矜憐彼等，懇勿科以彼罪，應得之罰，但請聽汝聖子之禱，幸賜垂憫！』

★

★

★

今我前來投息於我所選人中，願彼等獻其忠勤，將我所受罪人之創傷，一一治而愈之！嗟夫人犯無數罪過，重傷我心，我苦極痛極，世有肯自犧牲，以酬我苦而減我痛者乎？我乃佇首翹足，迫切盼望也！

凶哉世人！何竟沒沒而競趨滅亡乎！

凡一罪人怙惡不悛，固足以重傷我心，然如有一忠實之徒，用其

柔情蜜意，撫我慰我，則不獨我身傷口可得而合，卽我父公義，亦可因以阻遏焉。

當我授汝痛苦時，勿以爲我愛汝情薄，而生今昔之慨。須知我正需用藥石，以療人世之創傷也。

我自担任爲汝補贖，而汝則爲人代做補贖。

得罪我而自趨滅亡者，多矣！然而最足令我痛心者，卽爲此輩我所摯愛，而常多少留以自私，不肯舉其全身全靈，交付於我……但我豈非舉我全心交給彼等乎？……

★

★

★

汝其因我聖心，安慰我，愛慕我，光榮我。

汝當會同我心，共做補贖，借用我心，以償天主公義；更取我心，奉而獻之，作爲愛慕人靈而祭獻之犧牲，作爲愛慕獻身於我者而特別祭獻之犧牲。

汝其與我共同生活，如我與汝共同生活；汝其深藏我內，如我深藏汝內；我與汝互相慰藉，因汝之痛苦，卽爲我之痛苦，而我之痛苦，亦卽爲汝之痛苦也。



今日汝當有以慰我：汝可投我心坎中，挾汝淨配之一切功勞，晉謁我父，而爲盈千累萬辜恩負義之徒，代求寬恕，告以願效微薄，補其所受之辱。

汝可稟告我父，汝爲卑陋微賤之犧牲，但爲滿身沾染我心寶血之犧牲。

汝可依我所言，求寬恕，做補贖，以度汝在生之日。

我欲汝，以汝之心，與我心中焚灼之熱情，融合爲一。我欲世人明白瞭解，我心如何切願成爲彼等之幸福，彼等之賞報。

甚望彼等勿離我之左右！我愛之深也！

★

★

★

請看我在十字架上，被開之幾處傷口：凡此傷口，皆爲拯救世人而開，所以使之脫永死而入長生者也。今人上千聖父義怒者衆矣，賴此傷口呼籲代禱，得蒙垂仁寬赦，而彼等蒙赦之後，所以能得光明力量，情愛者，亦皆出自自我傷口之賜也。

我心上之傷口，乃爲一神聖之火山，願我特選諸人，皆投其中，着火燃燒，我且舉我心中蘊藏之聖寵，悉數相授，俾得轉佈於世界之上，而使芸芸衆生，不知前來尋求聖寵者，或則加以唾棄者，咸得身被其澤。

我將給予彼等以必要之光明，使知如何利用我心之寶藏，又使彼等不獨宣揚我名，令人認識我，愛慕我，更能賠補罪人加我之辱。嗚呼！世人誠得罪我，然被選者代做補贖，彼等固可賴以獲救也。

汝其愛哉！蓋愛情卽補辱，而補辱卽愛情也。

(2) 愛情：卽與滿腔愛情之吾主，親密結合。蓋吾主軒轅降貴，竟自儕於其受造者，以向之求愛焉。

我所欲者，厥惟愛情。卽柔順之愛情，一聽彼所鍾愛者之指引；無私之愛情，不謀一己之快樂，不圖一己之私利，而惟其親愛者之快樂利益，是謀是圖；又其愛情，當爲忠貞熱烈，炎炎焚灼之愛情，凡其私心自愛所生之種種窒礙，種種牽制，悉能加以克除壓伏。蓋必如此始足爲眞愛情，始足以拯拔人靈，出其所投之萬丈深淵。

汝其仰瞻我心……一加研究，汝可從之學愛焉。蓋所謂眞愛情者，必能謙遜大量，而捨己從人。汝欲從我學習如何愛我乎？則先當忘汝自己，事事物物，不絕犧牲；利害關係，在所不顧；忍痛割愛，亦所不惜；汝但愛可也，一愛之後，力自來也。

世有多人，以爲愛主之道，祇須一言：『噫！吾天主！我愛爾。』此則誤矣。夫愛情者，性固甜蜜，但當見諸行事。我願汝必如此愛我：卽與我

親熱甜蜜，時時刻刻，事事處處，在工作時，如在休息時；在祈禱及心中慰樂時，如在憂苦受辱時，不絕用汝事功，表汝愛我之忱；蓋必如此，而後可云愛情也。

世人苟明此義，則於修成路上，勢必突飛孟晉，而大慰我心。



汝其告我，謂汝愛我；此語最慰我心，因我渴求見愛也。

我欲汝懷熱願，願我見愛於人。我欲汝心除此熱願之外，更無其他強心之劑。

汝其細看我心，及我心中燒灼之火：此卽爲我愛人之情，尤爲愛我特選諸人之情。我爲彼衆，特闢一精美之居舍，然而不知問津者，抑何多也！

今汝可入我心，一嘗此中甜味，一享此中太平，陶然而醉，樂不思蜀；更讓汝心着此神聖之火，而同兆焚如。

汝其分受我之痛苦，我之憂悶；汝其分度我之寂寞光陰……汝其爲我之伴侶……彼聽我孤獨，而又蔑視我者衆矣！汝其代爲愛我！

★

★

★

心中有愛，萬事容易。

凡人心有所愛，則必甘心受苦，而痛苦亦增其愛情也。

愛情與痛苦，可使人與天主緊緊結合，而與天主合而爲一。

世有多人，當我前往撫慰顧視，則殷勤接待；又有多人，當在領我聖體時，則欣然欵待，一朝我用十字苦架，扣其心門，則情願開門納我者，寥寥無幾矣。

凡人身橫我之十字架上，而處之怡然，此人實大顯我之光榮，而爲我之最親呢者。

未嘗認識我者，固大有其人，然旣已識我，而忍心捨棄，以縱情逸樂者，數乃尤衆。嗚呼！順從肉慾而祇圖快樂者衆矣！彼等蓋見我以苦

架爲登天之路，遂舍是正路而弗由，終至自趨滅亡，不亦甚可悲哉！夫惟愛情，爲能長人力量，隨我行此痛苦之路；我之所以尋求愛情者，職是故耳。



二人相愛，苟有一方，情意稍疏，輒使對方心爲之碎。我心與人，亦然如此。我願諸凡求與我深相結納者，情篤誼厚，無所吝惜。若汝與我，情誼上始終無虧無缺，則我對汝氣量，當亦不甘落後。汝心將感極度平安，我決不讓汝一人孤獨寂寞；汝雖微小，而小中有大，因我將就汝而生活也。



我心熱情炎炎，不可遏抑，亟願付已於人，而與人長日聚首。噫！我固日望彼等大開心門，容我入內，而將我禁閉其中也！我固日望我心焚灼之火，增强彼等力量，而燃燒之也！

彼等一旦納我入心，則我可隨其意志，欲我爲何如人，我卽爲何如人；彼意欲我爲父，我卽爲父；彼意欲我爲淨配，我卽爲淨配；彼如疲弱，有需力量，我卽充其力量；彼如有意予我慰藉，我卽聽其撫慰。

我之志願，乃在將我一已，完全交付於人，並罄我心中所爲預備之聖寵，一一散而播之。



汝其任我爲汝開拓心胸，我將以我之大，代汝之小，終日與汝，會同工作；我將生活於汝身，而汝則爲人而生活。我心將親任百司百役；我將本我慈悲，廣施德澤，而我之愛情，則將化滅汝之本性體質。汝愈失汝之爲汝，我愈爲汝之性命，而汝則一變而爲我安息之天堂。

汝其有以語我，我與汝偕也；汝勿以汝不我見，而遂謂汝獨居孤處；須知我常在此，聽汝告語。今汝其有以語我，向我展顏微笑，我爲汝不可分離之伴侶也。

汝之所以能中我意者，徒以汝微小故耳。我惟求汝兩事，卽深情愛我，舉身委我。我欲汝變作空蟬，我自擔任注而滿之在汝，則當盡情愛我，勿留餘量。汝其愛我哉！汝其一任汝之造主，處理其所造之微生物哉！

汝若貧乏，我爲富有；汝若軟弱，我爲力量之原；我所求諸汝者，卽汝對我無所吝惜。我將保護汝，提拔汝。汝其委身於我，凡事由我一手辦理可也。

★

★

★

我欲汝一切奉獻於我，卽至瑣屑細事，亦不妨舉以上獻，使我心中所感之痛苦，得有慰藉。尤使彼獻身於我者所加我心之痛苦，得有慰藉。

我欲汝無恐無懼，安息於我心中。汝盍注視此心，行見彼火之烈，固不難將汝一身瑕疵，消毀淨盡也。

我願汝取汝身靈，委諸我心，汝祇須博得我心悅樂可矣。汝當省憶：我爲汝父，且爲汝之救主，汝之天主也。

汝其入此心中，彼爲仁愛之海洋，汝可一無所懼。

我以聖寵加汝，不求汝建功立勳，以膺此寵。我所欲者，卽欲汝但承受我賜，聽憑我在汝身，舉措行動。

我注目視汝，汝其亦注目視我。

汝之虛無，以及汝之失足犯罪，於我均非所計；我血足以洗滌一切，汝但知我愛汝足矣。今汝其委身於我。

★

★

★

人如眞肯委身於我，我必欣喜無量，不問其如何貧苦，不問其如何鄙陋，我直以之作我天堂，而樂居其心。

汝果肯將一切交託於我，則一切均可得諸我心。

我所需者，爲蘊情求愛之心……爲肯做補贖，肯自祭獻之犧牲……

然我尤需肯自割捨而委身於我者。

汝其閉目，聽我引導，因我爲汝父，大張其目，爲汝領路也。

當汝呼我爲父，我聞此名，輒歡然迴顧，心中乃覺迫不得已，垂注汝身焉。不觀世上孩提之童，呀呀學語，親親熱熱，一聲『爸爸』，則其父母定必笑逐顏開，張其兩臂，擁兒心頭，柔情蜜蜜，愛切骨髓，任何世上福樂，都不足與此福相比。夫人世父母，猶尙如此，則彼同時爲父爲母，爲天主，爲造物，爲救主，爲淨配，又且其心之慈愛，無可比擬，彼當此境，中心歡樂，當何如乎？

確也，我之親愛！當汝心感憂悶，盡來投奔我懷，叫我一聲『父親』，而安息於我心中。

倘汝事忙，不克即願，投伏我之膝下，汝但稱我爲『父』，我將予汝臂助，扶持汝，引汝，而安慰汝。

★

★

★

蓋視我心，此爲汝當簡練揣摹之『書卷』，彼除教汝如何進德修業外，更將諄諄誨汝，如何熱心彰我之榮，救人之靈。

汝其細看我心，彼爲窮苦者之『避難所』，亦卽爲汝之避難所；蓋求諸斯世，再有比汝更加貧窮可憐者乎？

汝其洞視我心，彼爲『烈火之窯』，人心雖至污穢，一入其中，自能雪白淨潔，而同熾愛情之火來！近此火窟，取汝貧苦罪過，悉投其中。汝其依恃我，信托我，我爲汝之救主也。

汝再一視我心，彼爲『活水之源』，汝可投身其中，放量痛飲，至汝渴解爲止。我更願天下萬衆，共赴此泉一飲，以清涼而解渴。

至於汝，我已置汝於我心之深處：汝本渺小，不能獨自到此。故汝今日，大可乘機領受我所賜汝之聖寵，聽憑我之愛情，在汝之身，代汝工作，而汝則仍保汝之渺小可也。

汝稱我慈善，汝言是也，『我實慈善！』欲明此言，世人只缺一事：

卽結合與內心生活是。

如人與我結合度生，更親更密，彼等識我，當如何更明更切乎！

試看我輩在天所事者何？亦無非教人與我結合度生耳。然此結合，非上天下地，遙遙相對之謂，當實實與我親近密邇，親至無可再親，密至無可再密，因我加人聖寵，卽藉聖寵以活於人心也。

閔此下民，遠離我而不我認識者衆矣！如彼經我選擇者，皆遵我言生活，而切實認識我，則有何事不能爲，以爲此輩造福乎？

凡我特選之人，一朝與我密切結合，行知我受世人得罪，至於何地；至是，彼等將恍然大悟我之心意：乃亟予我慰藉，而行補贖之功，更將滿心靠我慈善，爲人代求寬赦，代邀恩寵。

汝因我慈善而愛我，我則因汝渺小而愛汝，且因汝已獻汝之渺小而愛汝。

★

★

★

(3) 依恃：即謂安心信託吾主，主良善而慈悲，特來親召世人，使之既與共同生活，而加以認識，一切自可有

恃無恐。

汝罪過叢身，我來爲汝洗滌；汝疾痛憂苦，我來爲汝消釋；汝軟弱無力，我來爲汝左右扶持。

汝困乏愈甚，我扶汝愈力；源源加惠，致汝富有。汝誠矢忠於我，我將以汝靈魂，作爲我之居處。每當罪人逐我出其心門，我輒前來止宿，而於汝身安息。汝則憑我活汝之命。

若汝爲貧苦之深淵，我則爲良善慈悲之深淵。我心爲汝藏身之處，汝有所需，儘可予取予求，問諸我心，卽我所求於汝者，汝亦可以還問我心索取。

汝之渺小，可置勿顧。汝但看我心，爲汝支持，力大無窮，而放心釋慮。須知我爲汝之力量，我專濟困扶弱也。

汝果在我手中，汝何懼之有？汝其勿疑我心之良善，勿疑我心之愛汝；汝之貧苦，動我憐惜，試問汝苟無我，將若之何？汝其勿忘：汝愈渺小，我愈親近汝也。

汝若失足，勿庸過悲，我可無所憑藉，致汝成聖。我所欲者，卽汝對我，無所吝惜，我正在汝之虛無中，求汝與我結合也。

汝之渺小貧苦，直如磁石一塊，吸我視線，集於汝身，汝其勿自沮喪，因我卽從汝之脆弱，大顯我之慈悲也。

我心惟有寬恕，可獲安慰，我之最大志願，最大快樂，莫逾於寬恕。凡人於失足之後，回頭歸我，此時彼所予我之安慰，於彼自身，亦可得益非淺；因我此時視之，倍加憐惜，卽彼貧苦，亦非所計。祇須彼一心一志，以榮我爲念可矣。故其人身雖渺小，乃可更爲其他多人，求得恩赦焉。

凡人切願矢忠於我，我必扶持其弱，即使其犯罪失足，我亦必更

加努力，用我良善慈悲，從事拯救。我無他求，惟求其人，忘却自己，自謙自卑，奮勉有加，力圖上進，不求自滿，惟求彰我之榮。

凡人罪過，僅由於本性之脆弱而犯者，我心樂予寬赦；至我如何樂予寬赦，汝則有所不能明矣。汝其勿恐！蓋我正因汝極其脆弱而眷顧汝也。（關於此節意義，可參閱前三十七張註釋。）

*

*

*

我願將汝幽禁我心，因我愛汝，情無限量也。我且不顧汝之罪過，汝之貧苦，用汝喚起世人，識我慈悲，識我仁愛。

世人之不知我心慈善者衆矣！我之惟一志願，即願天下萬衆，共投此無底深淵，永遠湮沒其中。

我爲汝之救主，我爲汝之淨配，惜哉世人未能深明此救主淨配二字之意義！我今告汝，我欲用汝創立之事業：我心最熱切之志願，厥爲願人靈魂之得救；我欲凡彼獻身於我者，深知救人靈魂，引歸於我，

彼等儘可容易辦到；我將告以彼等所以不知人靈寶貴，而往往聽其失落者，由於救主及淨配二字之意義，未嘗深究故耳。

我心愛汝，而不以汝之渺小爲異，蓋我因汝渺小，而常目注汝，我且用天主之癡心以愛汝也。

我乃天主性神明之太陽，爲汝照見汝之貧苦；汝愈見己身貧苦可憐，則當待我情好愈篤。

若汝靈魂，爲一磽瘠之土壤，不能結生任何菓實，我卽爲耕種此土之園丁，我將射發陽光一道，先加清潔；而後我手自播種。

★

★

★

我之十字架，將以汝之貧苦爲擰住，而我亦且將就汝之渺小以安息。我之十字架，可以強汝之力，而我亦將親來爲汝扶持。汝其取架上肩，絲毫毋恐，彼之重量，決不超出汝力之所能及，因我成此架，量汝身材之大小，而又權其輕重於愛情之天平秤也。

凡物愈小，取用愈便。準是，汝旣渺小空無，我可用汝，隨心所欲。

汝勿以爲汝身貧苦，而我不復愛汝，此殊不然，我心愛汝，永不汝棄。汝知火之本性，爲燃燒銷毀，我心之本性，亦然如此，乃在寬恕，煉淨，求愛。

我固知汝惟有貧苦軟弱，但我旣爲煅煉之火，我將用我心中火炎，包圍汝身，將汝病痛化除都盡。

我豈非常爲汝言：我之惟一志願，乃在願人以其貧苦交給於我乎？汝若不敢近我之身，則我將自來近汝矣。

我愈見汝軟弱，我與汝情好亦愈篤。我不計汝之貧苦，我所欲者，厥爲作汝貧苦之主宰。

汝之微小地位，已爲我之偉大所佔有；汝之貧苦，并汝之罪過，業已消滅於我慈悲中。汝之依恃，業已沉浸於我之愛情，涵煦於我之良善中矣！來依靠我心，而入內安息。

★

★

★

國君王侯，如欲與其屬下之女，訂婚聯姻，則格於尊卑之差，必先納采輸幣，晉級加封，務使彼女與之門當戶對，不相上下而後已。

今我選汝，凡汝所需，我亦自當舉以畀汝。我無他求，惟求汝盡汝所有，舉以授我。汝可以汝空虛之心，交給於我，我自充而實之。汝可以汝一絲不掛之心，交給於我，我自衣而庇之。汝可以汝之心，併汝貧苦，一併授我，我將取汝貧苦，毀而滅之。汝所不能見者，我將舉以示汝；汝所缺乏者，我必盡量供給。

★

★

★

信我者多矣！但信我仁愛者，實無幾人。卽有信我仁愛矣，而依靠我之慈悲者，能有幾人乎？再世人之認識我爲天主者，數固不少，然而依我如父親者，則殊不多覩也。

我將一顯我之爲我；我將對我特寵之人，表我絕不求其所無；

我所求者，僅爲彼等應盡其所有，舉以授我，因其一切所有都屬於我也。

如其彼等祇有貧苦，祇有軟弱，甚至彼等祇有過失或罪戾，我亦向彼索取，一概交付於我。汝今儘以授我，一併授我，汝但留此依恃我心之情：堅信我必赦汝，愛汝，且將親自致汝成聖。

吾主耶穌基多之苦難

「約瑟法，我心之淨配，我心之犧牲，我今與汝一談我之苦難，俾得常存汝之心目，而使天下萬衆，藉知我之衷曲。」

一九二三年，封齋期內，吾主以其受難時中心所感，啟示約瑟法美能台修女，修女跪受其主心願隱密，當場泚筆記錄。茲特廣集吾主當時所言，遂譯於後。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耶穌濯其宗徒之足

我先爲汝揭露，當時親濯徒足，中心所懷之種種感想。

蓋觀我如何集此十二宗徒，不遺其一。蓋當時我之愛徒若望，與夫不旋踵間付我於敵手之茹達斯，並皆在場也。

我將告汝，何故齊集諸徒，何故先爲濯足。

★

★

★

我之所以齊集諸徒者，祇因時候已到，我之聖教會當出現於世，又我羣羊，當有一總牧也。

我又願昭告世人，凡人卽負重罪，我亦決不吝賜寵我於罪人，及我所特愛之人，皆一視同仁，中心藏之，視其各人緩急，而一一予以援助。

然而竟有多人，正與不幸之茹達斯，同出一轍；雖常集合我之膝下，沐浴於我聖血之中，顧乃競趨永遠之滅亡，我見及此，中心之痛，爲何如乎。

我願使此輩明瞭，勿以負罪在身，遽自暴棄，謂無面目，再行見我。我願彼等勿以爲無藥可救，而謂今後萬不能如昔日之見愛！否，否，我可憐之靈魂，天主爲爾傾流其血，寧作如是想哉！

儘來我處，勿恐勿懼，蓋我實愛汝也！我將洗汝於我聖血之中，而汝且白於雪也。汝之罪過，行且沉沒於慈悲之海洋，須知我心愛汝之情，無能拔而除之者。



約瑟法乎，汝其念念不忘，渴願衆靈，悉來洗濯於補贖之水；舉心依靠，而勿懷恐懼，蓋我爲慈悲之天主，時刻期待，願以彼等納我心中也！

二月二十五日

建立聖體膳堂

我茲與汝續談我儕愛情之秘密。

今日我將告汝，我在最後一席晚餐之前，何以我欲灌徒之足。

第一，所以曉示世人，我心如何切願彼等潔淨身靈，領我聖

體。

第二，所以表示告解聖事：凡人不幸陷落於罪，靈魂之潔白，儘可失而復得。

又我所以親灌徒足，蓋欲使此輩致力於傳教事業者，取法於我，在罪人前，深自謙抑，而溫和待之，一如待彼所受托付之其他諸人。又我當時腰束圍裙，所以示彼等身爲宗徒者，果欲獲取人靈，奏有奇效，亦當以齋苦克己約束自身也。

我又教此輩身爲我徒者，務須相親相愛，常自準備，洗滌人罪，爲之隱秘，爲之寬恕，而永不漏洩。

最後，我注水徒足，此水者，我心熱願救世之象徵也。

★

★

★

救贖人類之時刻已近，我心所蘊愛人之情，勃不可遏，萬難再任其孤苦伶仃，煢煢無告。

爰爲證明我之慈愛，又爲與人同居，直至世界終窮起見，我願身爲人之糧食，人之依靠，人之性命，以及人之萬有。

噫！當我在膳堂建立聖體時，我如何願掬心相示，而以我心焚灼之愛火，熱透世人乎……

此時，我預見後世諸凡以我身我血作爲飲食，而覺有神效者。

在幾多心中，此無玷之血，竟爲清白貞潔之種子乎……在幾多心中，此血燃起愛人，救靈之熱火乎……爲愛我而甘自致命者，此時羣集

於我眼前，於我心中者，有幾多人乎……再有初以罪惡叢身，私慾猖獗，而軟弱無力，終因服此強心補靈之糧，而復歸於我，精神重振，如此輩者，亦將有幾多人乎……

此時我心所蘊之千頭萬緒，孰能窺其崖略哉？蓋有喜樂之情焉，有纏綿之愛情焉，有親密之慈心焉……然我當時心感之痛苦，又誰能了解哉……



約瑟法，我將與爾續談。我賜汝平安，汝儘放心前去，安慰我而絲毫勿懼；我血未盡，我卽取此血滌汝之靈。

三月二日

聖體聖事及罪人

確也，我在此夕晚餐，中心之痛，爲何如乎！我願取此時痛苦，揭示

世人，蓋我此時，雖念後日將有多人，以我爲伴侶，以我爲神糧，環侍左右，致其欽崇，行其補贖，貢其情歛，以至世界窮盡而中心大喜；但我一見尙有其他多人，棄置我於聖體龕中，或竟不信我實在其內，則又不禁悲從中來矣！

且彼心染罪惡之汚，在理我實不應進其內者，抑何其多乎！而我身我血，受人譏瀆，徒供此輩罪人定罪宣判之用者，將有多少次數乎？

此時，世人之種種瀆譏侮辱，以及種種千犯我難以名狀之極惡大罪，舉皆歷歷過我目前；我更見將有幾多時，幾多日，幾多夜，獨居聖龕中，將有幾多人，聞我在其中呼號邀請，而竟掉首不顧！

我幽禁於麵餅形內，常駐其中，以便世人遇有疾痛患難，得有最親熱之心，得有最慈祥之父，最忠信之友，一談衷曲，解悶消憂。然而我之熱愛，儘自爲人消磨，爲人焦灼，而知以愛還愛者，能有

幾人乎……

我居於世人之中，以便作其救星，作其性命，且又同時作其醫師，作其藥石，以治其本性經過斲喪而產生之種種疾病，然而彼等之所以還報我者，乃爲舍我而遠颺，侮辱我而輕蔑我……

噫可憐之罪人乎！汝勿離我而他去！我日夜在聖體籠中待汝也！汝有罪過，我不汝責，我決不以之還擲汝面，我將滌之於我傷口之血，勿懷恐懼，儘來我前！汝不知我愛汝至於何地也……

又汝輩我所親愛之靈魂，汝何爲待我情冷，而於我之愛汝，竟漠然無動於中乎？我知汝養家活口，應事接物，忙忙碌碌，難以分身；然汝豈無晷刻之暇，以證汝愛我之情，表汝知恩之心乎？汝肯爲無數無用之事勞苦奔走，汝獨不能留出片刻，一來探望此愛情之囚乎。

汝身覺精力衰弱，疾病感冒，汝豈不忙裏偷暇，就診醫師，以求痊

愈乎？今有能加汝靈魂之力量，增汝靈魂之健康者，汝可一往過訪；而彼身爲天主，向人求乞，盼切待汝，千呼萬喚，亟願見汝一面；汝其慷慨解囊，施以一愛情之哀矜焉……

三月六日

聖體聖事及諸獻身於我者

約瑟法，我對此輩我所特選而獻身於我者，用情如何深奧，我今願洩示於汝。



我在建立聖體時，眼見此輩身蒙特寵者，食我之身，飲我之血，而以我身我血，作爲滋補靈魂之藥石，作爲消滅罪孽，燃灼愛情之火燄。

我又見此輩，似爲我羣集一門戶局閉之花園中，（指修院）各授我以手中之鮮花，香氣馥郁，使我心醉；我之聖身，耀如太陽，賦以

性命，而煖其冷心；我周旋其間，或就以取慰，或就以避匿，或就以憩息；我親愛之靈魂乎！汝誠知安慰一天主，藏匿一天主，蘇息一天主，其事爲如何容易乎！……

此天主者，愛汝之情，無限無量，竟以聖召無上之榮寵，加諸汝身，竟用不可思擬之方法，引汝入其樂園！此天主者，本爲汝之救贖者，乃兼爲汝之淨配焉！

今彼以已至潔之身，以己寶血，供汝飲食，而汝欲安息福樂，亦儘可得之於彼焉。

★

★

★

悲哉！何竟有許多之人，滿渥我之特寵，而反使我憂痛乎？我之爲我，豈非常是如此，曷嘗爲汝而改變面目哉？否，我之愛情，永永不渝，直至世界窮盡，我常親熱愛汝，特垂青眼於汝也。

汝若罪過叢身，情形可憐，我未始不知，我之仁目，固常注汝而不

釋也，我且滿望汝來投我，不獨爲輕減汝苦，更爲源源加汝新寵。

如我向汝求愛，汝其勿拒，須知我卽愛情（言耶穌本性仁愛）人欲愛我，乃爲極其容易之事也。

如我向汝所求，乃爲汝之本性難割難捨者，須知我在同時，加汝克勝自己必要之聖寵，及必要之力量也。

我之所以特選汝輩者，將以求在汝身，獲得安慰耳。汝其任我入汝心靈，果汝無可奉敬，汝可謙卑致歉，但當挾依恃之心，向我曰：『主乎！我園所開何花，所結何菓，爾固知之，尙幸惠然肯來，告我何爲而可，庶爾心愛之花，卽日欣欣向榮焉。』

凡人真心誠意，願表其愛我之忱，而向我如此致辭，我必答之曰：『親愛之靈魂！汝誠願汝園生我心愛之花，汝可由我自來種植。汝之園地，由我自來耕耘，其中莠草，妨礙工作，汝自無力鋤去，今日汝可讓我連根拔除！如我有求於汝，謂某種嗜好，須行戒除；某種性情，須

行克制；又我或教汝當行某種愛德工夫，某種忍耐工夫，某種克己工夫；或則當行某事某務，以見汝之赤胆忠心，以證汝能聽命克苦，凡此種種，悉是灌溉肥料，可使土性變爲膏腴，而生花結果，如我所望。汝亦知所謂花者何花，果者何果乎？卽汝倘能一旦克勝自己，則此一勝，可使一身陷罪惡者出閨投明；汝有煩悶，怡然忍受，則此一忍，可以療治罪人傷我之創口，並可補其人之罪，而贖其人之過；汝獲譴責，不獨能平心耐氣，更能心悅誠服，則可爲此輩虛美薰心者，代邀恩寵，俾能勇於自謙。

我在汝心，汝果恣我所爲，則我以上所云，皆可爲汝辦到，屆時，在汝心中，不獨可以百花爭開，且汝自身，亦可爲我求之不得之安慰！

『主乎！爾固知我身靈久備，聽爾如何安排也！嗟夫！我嘗失足冒犯爾！我誠貧窮可憐，庸庸碌碌，一無所用，爾其再肯寬恕我乎？』

然親愛之靈魂！我寬恕汝，我用汝以消憂解愁也。蓋汝身罪過，正所以迫汝謙卑，而激發愛情，使我心中得有大慰。若汝未嘗失足，汝豈能有心下此一番功夫哉！

確也，我在建立聖體時，早已逆睹此種情形，而熱情勃發，願爲此輩人靈之飲食，蓋我所以居留人間者，豈獨爲與賢聖共同生活而已哉，亦將扶弱濟困，振孤卹獨，覆育斯民也。蓋天生斯民，我實長而大之，我實強而壯之；且彼等處境窮困，適足以容我安息；彼等而宅心忠良，已足以安慰我心矣。

★

★

★

嗟夫！約瑟法此輩被選人中，豈無傷我心者乎？彼等果能人人有始有終乎？此爲我心忍無可忍所發慘痛之呼聲！此爲我願嘵嘵聒人耳鼓之歎息呻吟……

★

★

★

然爲今日，所談已足，我與汝再會矣。須知汝若舉汝身靈，全委於我，乃實所以加我慰藉；我不能日日與世人談話；汝可爲彼衆聽，我告汝之秘密，並儘我利用汝在生之日。

三月七日

聖體聖事乃愛情之奇跡而竟爲人蔑視

汝其書我當時心中感覺之痛苦，蓋我當時一腔烈火，勃不可遏，爰乃創此愛情奇跡，卽聖體聖事是，然我當時細察後世，諸蒙特選，恃此天主神糧爲生者，我見其中將有許多獻身於我者，更有許多身爲司鐸者，待我冷落，重傷我心！我又見此輩中，竟有領此神糧，始則俗套行之，毫無興趣，繼乃漸覺厭倦，終至變爲冷淡！

★

★

★

然而我佇待其人，在聖體龕中，我切望其來，領我入心，與我一

敘衷曲，悃愞欵款，盡情傾吐，一如深閨之密語；且又向我質疑問難，求賜寵錫。

我蓋語之曰：『來，汝其全心信託，與我無所不談。汝其懷念罪人。汝其獻汝之身，代行補贖。汝其告我：謂汝今日必不聽我孤獨無伴，旣乃仰視我心，是否更有需汝慰藉之處。』

此乃我所屬望於其人者，蓋與其他諸人，初無二致。然而其人，領我到心，竟幾一言不發！彼行色匆匆，或則無精打彩，心煩意亂。蓋有事務之煩心焉，家庭之墨念焉，身體之保養焉。於是對我情冷意淡，中心生厭，而迫不及待，急於一走。『噫，汝爲我所特選之靈，汝爲我所鍾愛，徹夜待汝，急求一見，汝竟如是接待我乎？』

誠然，我待其來，我將資以蘇息，而輕減其愁苦。我已爲之貯備新寵新恩，顧彼初不介意。彼絲毫無求於我，逢人聲聲叫苦，而獨不訴之於我！彼之來也，一若徒循故事，聊以塞責；又自以爲身無重

罪，無足流連……故其來也，非爲愛情驅使，更非懷真心實意，前來與我密切結合！否，否，我一心望彼，甜情密意，與我親熱，而結果則一場空也！



尙有此位司鐸，試觀其爲人何如者？噫，我在各位司鐸之身，所期之深，所望之切，一言難盡……我授權彼等，救人之罪；但憑彼等一言，我立卽從命，自天下降！我以自身，交彼手中，任其安排調度，或禁我於籠中，或以分送信友。

我於每一司鐸，授以人靈之重寄，俾其以口講指劃，尤其要在以身作則，導引人靈，進於德行眞理之路。

然而我之旨令，彼等果能一致奉行惟謹乎？豈非中有幾人，忘却此愛情之使命乎？

今日者，我之司鐸，身臨祭臺，對於我所托付之靈魂，果知向我提

及否乎？凡我所受之辱，彼等固洞悉靡遺，（因神父聽人告罪）然而彼等果知代行補贖乎？彼等身負重任，果知求我增加神力，俾能恪恭將事，克盡厥職乎？果知求我賜之神火，俾得致力於救靈工作乎？果知求我鼓其勇氣，俾能今日犧牲，更多於昨日乎？彼豈能以其滿腔熱愛，盡以貢獻乎？我果能就彼安息，一如就我愛徒安息乎？

『嗟夫！世人傷我手，傷我足，污我面……而我所特選之人，我之淨配，我之司鐸，竟碎我心而裂我腸！我作此語，中心傷痛，誠難形容，顧我實有所激，不得不云爾也。』

嗚呼！我在此最後一席晚餐，刺心之痛，即爲是痛。蓋我當時，目覩在我十二門徒中，第一負心叛徒……而世世代代，隨其後者，竟數不在少也！痛哉！痛哉！

★

★

★

聖體聖事者，愛情之創作也。彼爲人靈之性命，亦爲人靈之力量。

彼爲一切虛弱病症之藥石，亦爲現世永遠過程關頭之糧食。（指臨終聖體）

在此聖體聖事，罪人可得平安；冷淡者可得熱煖，而重自振作；
清形潔者，可得極甜之蜜，極美之糧，熱心有道者，可得安息，而志伸意
滿；聖德之士，可得插翅傅翼，飛臻純全。

在此聖體聖事，獻身於我者，心靈得有所寄，愛情得有所注，生活
得有所定。在此聖體聖事，彼等可以求得完美之伉儷典型，以與天主
性之淨配，作神聖之結合，親密愛好，永不仳離。

三月十二日

熱色瑪尼山園

約瑟法，汝其偕我同往熱色瑪尼山園。當時我心憂鬱苦悶，萬感
交集，願汝設身處地，分吾憂苦。

★

★

★

我旣講道訓衆，病者愈之，瞽者明之，死者活之。我旣與我宗徒，三年聚首，訓誨啓迪，授以眞道。最後，又於頃間爲之濯足，身供彼等飲食時，躬爲立表，教以彼此之間，相容相忍焉。

今者時刻已到，降生爲人之天主子，人類之救贖者，當傾流己血，爲人捨生矣。

我到此時，爰思往禱我父，以備奉身上獻，行其意志。

*

*

*

親愛之靈魂！汝其聽汝『師表』之言：人生惟一要着，乃在遇有逆苦，爲汝本性，無論如何難堪難當，汝宜恭敬承順主旨，而不惜將己完全犧牲。

汝又可從汝師表學習：每逢要事，先當行祈禱之工，俾得振刷精神，應付裕如。蓋人當艱苦困難時，惟有在祈禱工夫中，可以挹取力量；

惟有在祈禱工夫中，天主與之互通聲氣，而於其不知不覺間，爲之指陳開導也。

我之所以隱身熱色瑪尼山園者，即避囂就靜之謂也。願人之欲尋求天主者，亦遠避塵囂，而內求諸心。惟人本性之欲望，鼓譟紛呶，往往阻遏聖寵之光臨，今爲求見天主，當使此呶呶者，靜默無聲；而人自愛之私，與其肉情之慾，常鼓其簧舌，禁與天主晤面，今當令其閉口無言。

我携三徒僧赴園中者，所以教誨汝輩爲我心之親愛者，當在祈禱時，用汝三司作伴，以爲汝助。

汝之記含，可取汝天主之種種美善，種種恩德，天主之能力，良善，慈悲，以及天主之愛汝深情，彙呈汝前。汝之明悟，可以爲汝設法上報天主，纍纍加汝之異恩殊寵。汝之願欲，可爲汝增強意志，務期爲主立功行善，精益求精，而多多益善。願汝願欲大動愛火，慨願爲救靈而工

作，或跋涉馳驅，致力於傳教事業，或隱迹韜晦，而默行祈禱。我又願汝卑伏主前，敬執受造者晉見其造主之禮。汝身憑主如何措置，汝惟且欽且崇，恭行其旨。

當時我卽如此獻身我父，以成救世之功。

嗟夫！此時我之憂苦，誠有難以形容者：蓋舉受難時所受之虐刑，重誣，奇恥，極辱；鞭笞，茨冠，焦渴，十字架；種種切切，齊集我身，且此種種痛苦，不獨湧入我之眼簾，更且直鑽我之心坎！蓋我同時又見後世之重重侮辱，重重罪惡，我見之而又身親受之，更當肩此穢腥之重負，以見我至聖聖父，求賜開恩垂仁焉。

天主飽受凌辱，懷怒已久，此時我覺天主赫然震怒，雷霆之擊，集我一身，我乃自獻，居間作保，以息其怒。

然此彌天罪孽，重壓我身，我之人性，實覺萬分苦悶，悲痛欲死，以至汗血。

嗚呼！罪人！汝曹苦我甚矣！此血果將爲爾等救星，爾等性命乎？凡此汙血，憂悶，臨終痛苦，豈竟爲許多靈魂，絕無功效乎？

約瑟法，今日所談，卽此爲止。汝可在熱色瑪尼山園，隨侍我側，一任我血爲汝渺小之根苗，灌溉培植可也。

三月十三日

耶穌返視睡寐之徒

約瑟法，我儕其續行祈禱：汝其侍我之側，我留三徒，去此不遠，當汝見我沒入憂苦之汪洋大海時，汝可偕我同往，尋此三徒。

★

★

我之所以選此三徒者，蓋欲彼等分我之憂，與我同禱，而使我可以就之憇息也；乃我往視，則見彼等深入睡鄉。此時我心悲痛，實難言宣。嗟夫！子然一身，孤掌難鳴，左右親近，不可得恃，此中苦况，豈可以

言語形容乎！

嗚呼！當我心中感有痛苦，幾次三番，欲就親愛之人謀獲消遣，而
幾次三番，見其正在睡鄉也！……

我試喚而醒之，教以擺脫世慮俗念，而彼等卽不用言語答我，亦
必用行事答我曰：『此刻我不能……我有多事待理……我疲勞過甚……
此事我無能爲力……我亟需休息！』

我乃婉言勸之曰：『汝其勿懼！爲我犧牲，我必有以報汝。姑來片
刻，但與我偕同祈禱一小時可矣！我此時正有需於汝，遲則無及矣。』
而彼答我，仍與前同。

憐哉汝乎！竟不能偕我同醒一小時乎！更逾片時，我或再來，而汝
且不我聞矣！蓋汝已入睡鄉矣！我以聖寵賜汝，而汝不克接受矣！
然而其後，汝能必汝有力自醒乎？汝獨不懼絕糧已久，行且疲莫能興
乎？

已有多人，正當沉沉好睡，而突然身死矣！試問彼在此時，如何醒法？此時醒來，人在何處？

我諸親愛之靈魂乎！我故又願明示爾等：欲就受造之物，求減痛苦，如何虛空渺茫，無濟於事。夫彼受造者，往往皆昏昏入睡，汝若奔而求之，亦徒增痛苦耳。蓋彼等既無以塞汝輩之望，亦無以答汝輩之盛情也。



於是，我復返而祈禱，我重行俯伏在地，叩拜我父，哀懇援救。我不稱之曰『我天主』，而但稱之曰『我父』。此爲教汝，當汝心中萬分痛苦時，汝亦當稱天主爲汝父親。汝可向之哀求救助，以汝苦况，一一陳述，又用汝痛苦呼號之聲，請主顧念汝爲彼子，告以汝憂慮；汝身已精疲力盡；汝心鬱抑，悶悶欲死，而汝靈亦似親嘗汗血之痛；汝其滿心依靠，苦苦哀求，凡汝所需，儘可仰給於彼身爲汝父者。彼

將親來解汝之困，周汝之急；親來撫汝慰汝，不論其苦爲汝身受之苦，或爲汝治下所受之苦；彼且將親來賜汝以必要之力量，俾汝安渡難關焉。



我靈至是，旣悲傷憂悶，孤掌難鳴，又頻增一世人喪盡天良，辜恩負義之重壓，使我心中多感一陣劇痛，而且此痛，最足致吾死命！蓋此時我血雖由全身毛孔流出，及後復從所有傷口流出，而失落靈魂者，仍比比皆是；此外開罪我者，數乃尤衆；而有若干群衆，卽我名字，亦未認識；然而我身之血，固爲各該個人而流，而我之功勞，固所以公諸大衆也！嗟夫！天主之血！天主之無限功勞！竟爲盈千累萬之人，絕無用處耶！……

此爲我當時接受之苦爵，飲至滴瀝無存。

我此苦爵，所以舉杯逕飲者，乃爲教汝痛苦當前，勿退勿縮。汝勿

以爲自受痛苦，卽汝不明受苦之後，結果如何，汝亦儘受：終有一日，汝可坐收其利，今日汝且置之勿辯，一任天主聖意，在汝身上，自由完成可也。

至我當時，我旣不思退却，亦不思逃避，而明知我仇將來此園，加我拘捕，我仍留而待之。



吾輩且待明日繼續，汝當時刻候我，庶我有需於汝，我得見汝醒

三月十四日

茹達斯叛逆

旣蒙我父遣使勗勉，顧見十二宗徒之一茹達斯，率衆前來，加我拘捕，此輩手持繩束，棍棒，石塊，以備執我縛我。

我乃起立前迎，謂衆曰：『覓誰？』

於是茹達斯兩手加我之肩，與我行親抱之禮。噫，茹達斯！汝何爲者？汝何親我此吻？



世上豈無多人，我亦可向之曰：『汝何爲者？汝曷爲用此親吻之禮以叛逆我？』

嗟夫，我所親愛之靈魂，汝非甫行接我入心乎？汝非信誓旦旦，謂汝愛我乎？乃汝纔一離我，而已付我仇手矣！且汝自己亦未嘗不知：汝於某種集會，津津有味，蹤跡頻繁，然而卽於此聚首一堂時，有傷我之石焉。石者何？卽言論之得罪我是也。而汝方在晨間，接我入心，明日又將接我入心，而乃身入其間，遂致汝靈失其所受。吾寵極可寶貴之潔白……

汝行某事，兩手爲汚，汝尙不肯歇手乎？汝豈不知汝發此財，汝陟

此位，汝得此祿，乃取非其道乎！

汝乃學茹達斯矣：汝今親我抱我，而片刻之後，或最多在片時之後，汝乃親發暗號，示我之仇，俾其認識我而加我逮捕！

汝與某人往來，戀戀不捨，是汝不獨親自動手，縛我以繩，投我以石，又引其他一人，如汝之縛我以繩，投我以石也。

汝何故如此賣我？汝非素識我乎？汝非累次自居爲熱心人慈善家乎？夫熱心慈善之工夫，固足以建立大功大勳，然而究其實際，果何如者？非假其名，爲汝文過飾非之黑幕耶？

我至親愛之靈魂，汝何順從汝之肉情乎？我不教汝脫離汝之肉情，此非汝之權力；但教汝當攻治肉情，須知凡此肉情所給於汝須臾之樂，皆爲茹達斯賣我之三十銀錢，不過用以自趨滅亡而已。

噫，爲求須臾之快，爲圖瞬息卽過之樂，竟有貪此卑污之代價，而將我出賣，且將一賣再賣焉！嗚呼！如此之人，何其多也！哀哉罪人！

汝覓誰？非覓我乎？非覓此汝與相熟之耶穌乎？非覓此汝向所親愛之耶穌乎？非覓此汝嘗與之誓訂永遠好合之耶穌乎？

汝其聽我告汝此『寤禱』二字確也，汝當不停奮鬥，勿許汝之惡劣偏情，成爲積習難返。

夫田中之草，必當年年拔除，甚至或須季季拔除。蓋土之爲物，必當犁之鋤之，膏之腴之，而不絕去其莠草。靈魂亦然，同須加功治理，邪心妄念，務必努力糾正。

汝勿以爲凡人一犯重罪，將我出賣，卽便墮落，一蹶不振，此爲僅有之事。須知大跌大落，往往借因於細事小故：一耳目聲色之小娛樂也，一須臾之軟弱失檢也，一次恣情任性，行一法律雖可通融，而究欠克苦工夫之事也，一本屬正當，而究於禮未合之快樂也，凡此種種，於人不知不覺間，日積月累，必且循至神目日蔽，聖寵日衰，肉情日強，終於控制靈魂，大獲全勝。

噫，主心愛人，無窮無盡，今見世人，昏昏夢夢，羣趨深淵，其心之痛，爲何如乎！

三月十五日

被選諸人之小叛逆

約瑟法，我嘗語汝：彼重重得罪我者，何由成爲我之仇敵？彼蓋用罪惡作武器，以攻擊我也。

今日我將告汝：傷我心者，不僅大罪而已。世有多人，且有許多被選之人，以其習慣之毛病，以其不肯克治之偏私，以其姑息縱容，不肯節制之肉情，以其愛德工夫之缺乏，因以負我賣我焉……夫世人平日之負心得罪，已使我心難堪，則我最所親愛者，亦皆負心得罪，其使我心更爲難堪，自不待言矣……

然而能知補過，而予我慰藉者，固有其人焉：

確也，汝曹經我選擇，作我安息之所，賞心之園，我固望汝，待我情深誼厚，更甚於他人也。

汝曹應爲我治傷之靈油，以合我身之傷口；汝曹應拭我被人唾污失形之面；汝曹應助我爲盲目者復其光明，彼等在夜冥冥中，加我拘捕，繩赴刑塲，而置我死地。

汝曹勿任我孤獨伶仃，醒來，我之仇人，已近在眼前矣。

方士卒近前，意欲捕我，我語之曰：『是予。』今人方將隨從誘感之際，我所再三向之叮嚀者，亦卽『是予』一語，然果我也！懸崖勒馬，時未晚也！我固時常準備，但憑汝願，以寬恕汝也。此時非汝繫我以罪，乃我以愛情之絲，束縛汝矣。

來！我乃愛汝者也，我實憫汝軟弱無力，專待汝來，抱持懷中。

噫，我旣如是云云，乃尙有人繫我手足，而置我死地，此實爲我何等傷心乎！

★

★

★

然而我時已到，當自祭獻……我乃馴如羔羊，自投羅網，一任衆卒自由行動。衆遂執我解送蓋法，而我在蓋法處，乃受盡譏侮笑罵，其僕役之一，且施我以第一掌之掌頰……

第一掌掌頰……約瑟法，汝當深明其義，此掌加我之痛苦，果甚於鞭箠之苦乎？……否，然而在此第一掌，我見多人所犯之第一大罪，而此輩平日，則固向在我聖寵中度日也……嗟夫！此所謂第一大罪者，一犯之後，直開其他諸罪方便之門；而且因彼一罪之惡表，累及多人同陷此死於罪惡之險，或且同遭此死於罪惡之禍！

★

★

★

我輩可俟明日繼續。今汝且竟日祈禱，庶有多人，能悟此日彼等所循之路，將引彼等至於何地。

三月十六日

伯多祿背主

汝其續寫，以示世人。

此時諸徒已棄我而去，獨伯多祿好奇，潛雜侍役中。

我之前後左右，盡是妄證之徒，信口詆誣，圖激此輩枉法違紀官吏之怒。於是或呼我爲亂人，或呼我爲褻瀆瞻禮日者，或呼我爲假先知。衙中差役，聆此誣妄，乃大肆囂張，載號載呶，羣起攻擊。

★

★

★

宗徒乎！門徒乎！我之平日爲人，我之訓話，我之聖蹟，汝曹豈非耳聞目覩乎？汝曹今安在哉？痛哉！此時此際，我以爲必有挺身而出，聊表其愛我之忱者，豈知在場竟無一人，仗義執言，起爲辯護？我乃孑然一身，役卒圍繞，如羣狼之張牙待吞。

此時羣施無禮……或摑我面，或唾我以穢惡之口沫，或則加我戲弄……

而正當我舉心祭獻，聽受橫逆時，伯多祿，卽我立爲聖教元首者；伯多祿，卽在頃間矢誓隨我至死者；伯多祿，此時原有機會出爲我證，乃一經被人輕輕質問，遽行其首次之背逆！且經被人一再詢問，而慄慄危懼，更矢言彼素不識『斯人』……

嗚呼！伯多祿！汝竟矢口不識汝師耶？且汝又不獨矢誓謂不我識，更於第三次，以惡聲報人焉！……

我所特選諸人乎！當夫世人聲勢汹汹，羣起攻我，我徬徨四顧，舉目矚我特寵諸人，而乃所見非棄我如遺，卽矢口背逆！汝知我心痛苦如何。

我將語汝，如語伯多祿曰：『汝乃弗憶我在汝身所表之種種愛情，証據乎？汝乃弗憶與我已結不解緣乎？汝乃弗憶汝固矢忠於

我願爲我衛，至以身殉乎……』

汝若軟弱而恐懼戰栗，則不當靠汝自己，當亟奔我，我來扶汝！嗚呼！汝曹處世，危險重重，允當戰戰兢兢，勿自冒險。彼伯多祿者，如不貿然順從其虛妄之好奇心，又何致跌倒乎！

又汝輩在我葡萄園中工作者，若遇一事，覺有一種本性娛樂，鼓汝興趣，則當速速避去。然若爲聽命起見，或汝志在榮主救靈，則絲毫勿懼；我將親來護持，保汝慶出重險。



當士卒引我入獄，我見伯多祿雜人叢中，我乃注目視之。伯多祿亦舉目望我，而痛哭其罪……

凡人負罪，我亦如此注視，然此罪人，果亦舉目望我乎？我與彼兩人目光，果常相值乎？悲哉！我之目光，乃往往空自找尋罪人之目光也！彼身負重罪，曾不我視！我呼其名，而不我應！我加以困逆

患苦，擾之使醒，而彼仍昏睡不覺！

我親愛之靈魂乎！汝若不復仰首視天，則汝在世，行且如無知無識之動物，而常俯伏在地。汝其昂首，面對待汝歸來之家鄉，而求尋汝之天主；汝且見彼之雙目，常注汝身，而在其目光中，汝更可獲得平安與性命焉。

三月十七日

耶穌入獄

是夜，大半光陰，度在獄中。試觀我繫身囹圄，是何境象：役卒羣來侮辱，謾罵不已，繼以動武，前挽後推，拳足交下。

卒之，彼等自覺力竭，繫我一人，獨處於既濕且暗之地，坐石塊上，渾身疼痛，加之以瑟縮寒冷。

★

★

★

今可以此牢獄，與我聖體之龕，互相一比，尤可與彼領我聖體之心，互相一比。

我在獄中，祇此一宵數刻光陰，然在聖體龕中，則當經歷幾日幾夜乎？

我在牢獄，受我諸仇凌辱虐待，而在聖龕，豈非亦受自命爲我朋友者之凌辱虐待乎？

我在獄中所苦者：寒氣侵襲，慾極欲睡，飢渴交迫，痛徹骨髓，囚首喪面之恥辱，舉目無親，煢獨無告！

然而我見後世之各地聖龕，我處其中，竟或不得愛情之蔭庇；而此輩冷心者，爲我遍體鱗傷中寒戰栗之身，直如獄中硬而且冷之石。我且將患求愛之渴，求靈之飢，凡此飢渴之苦，我將經歷多少次乎？我望某人某人，前來見我領我，又須等待幾日乎？我願其來，一解我渴，須歷多少長夜乎？我又往往如飢之求食，願救人靈；願人効忠納

信，願人大量祭獻……彼等果知解我此飢否耶？而彼等當其本性極感痛苦時，果知語我：『此舉所以減爾憂痛，所以慰爾寂寞！』乎？彼等果能如是，則一經與我結合，行將如何泰然忍受其逆苦乎？彼等靈魂，行將如何強壯，而我痛苦之心，行將如何獲慰乎？

我在獄中，羣肆醜詆，辱亦甚矣！然我一念行有一日，此類穢語，行且同樣出自自我至愛者之口，更將使我辱上加辱！

當役卒爭掌我頰，爭擊我身，我見後日此輩領我入心者，乃亦爭掌我頰，而爭擊我身：蓋其心中，既穢且汚，絕無悔罪之意，而且以其平日習犯之罪，動手將我一擊再擊也……

旣而役卒強我起立，我旣手足被縛，身又無力支持，彼等遂任我跌倒在地。此時我見世人從我眼前經過，彼等亦以無情無誼之鍊束，曳我於地，而聽我寂寞，困守聖龕，以重貽我羞。

★

★

★

嗚呼！我特選之人！盍觀汝之淨配，今在牢獄中也。汝其於此痛苦之夕，細看其情形如何！又看其獨守在許多聖龕中，困居在許多冰冷人心中，憂懷莫釋也！

汝輩其肯表汝惻隱之心乎？則開汝心門，俾我卽以汝心，作我牢獄……

汝可縛我以汝愛情之鍊束……

汝可蔽我以汝之深情蜜意……

汝可以汝之大量解我之飢……

汝可以汝之忠忱止我之渴……

汝可常侍我側，永不違離，以慰我之憂苦，以解我之岑寂……

汝可用汝意念之純潔正直，洗刷我痛苦之恥辱……

汝果願我就汝安息，則當遏汝私慾偏情之紛擾，我可在汝心靈之恬靜中，高枕安臥。至是，汝將聞我柔聲告汝曰：『噫！我之淨配汝所

爲我犧牲者，汝決不後悔；我在汝心之牢獄，汝嘗以愛情籠絡嚴密監視，我將爲汝無限之賞報！汝旣爲我之安息，我亦將爲汝之安息，迄於無窮永世！」

三月二十日

請人效法獄中之天主

汝更傾聽我心之種種意願。

我一念及許多人靈，彼等行隨我後，追蹤步武，我心熱愛之情，又不禁炎炎焚灼矣！

當我身繫獄中，我見此輩人靈，爭來摹倣取法，不獨從我學得耐
心受苦受辱，怡然泰然受苦受辱，更且學得以德報怨，愛彼加害之者，
彼等隨我，竟亦至於爲彼毒害之者，躬自祭獻，如我爲彼仇虐我
者，躬自祭獻，願自犧牲焉……

我見彼等如此努力，我心承行主旨之熱願，不禁火燄勃發，於是
我雖孑然一身，獨在痛苦重重之中，而心與我父，則密切結合，乃躬自
祭獻，以補其榮。



汝輩爲修士修女者，身居愛情特選之囹圄，而於世人俗眼中，被
視爲無用之人，或且被視爲危險份子……汝輩勿懼！處此幽靜僻所，當
汝心感痛苦之時，儘讓世人笑罵，汝但舉心與汝獨一無二所愛之天
主，結合更固，而務賠補其爲許多罪惡所玷辱之光榮！

三月二十一日

『予國非爲今世國』

次日黎明，蓋法命送我比辣多，待判死刑。
比辣多爲人機警，登堂鞫訊，以言餌我，冀獲罪狀，據情定讞，然旣

一無所得，良心之間，頓覺刑一無辜，難當不義之罪，乃命轉送黑落得，比辣多者，卽覺聖寵肉情彼此拉引，心旌搖搖，莫知適從之類也。此輩初則天人交戰，猶豫莫決，終乃盲然僵於面子之不保，人言之可畏，身性命之難捨，遂致漸漸不顧聖寵指引，而迷失其道。

比辣多所舉各問，我悉置不答，獨於此『汝爲如德亞王乎？』一問，我乃以完全負責之口吻，鄭重告之曰：『汝言是也，予實爲王，顧予國，非爲今世國。』

此以教人遇有恥辱逆苦，卽屬容易避免，亦當毅然接受。蓋此種機會之來，汝亦正可應之曰：『否，我國不在今世，故我不以世人之光寵爲重，我往我之真家鄉也。且我責任在身，我盡我心，何顧衆議。我之要點，不在日益見重於人，乃在不顧本性阻撓，緊隨聖寵指示，如其獨力難支，我將求助求教，因我深知自愛之私，肉情之偏，常圖盲我之目，推我走入邪路也。』

同日

在黑落得處

比辣多命送我黑落得。黑落得者，恣情縱慾，荒淫無道之人也。見我來，則大喜，意欲聞我談吐，見我行異，以博一笑。

★

★

★

親愛之靈魂，汝其觀此傷風敗俗之徒，其心之所思，其口之所問，其舉止動靜，種種使我難堪，汝思我對此人，如何痛心疾首。

我諸貞潔之靈魂乎！汝曹其來擁護汝之淨配哉！

黑落得望我答其輕薄之間，顧我堅不開口，我在其人之前，始終緘默，一言不發。

我之緘默，亦所以表我地位之尊嚴，蓋此淫人之穢語，不配與我至潔之言，酬酢交接也……

此時我心，乃與在天我父密切結合。我心焚灼，亟願以我最後之滴血，賜之於人；且一念及諸凡感我德化，服我深義者，行有一日，隨我而來，心頭愛火，又勃然而發！故我在此堂受鞫時，不獨心感得意，且願奔就十字架刑焉。

我故聽人目我爲狂，聽人衣我白袍，用示譏刺，而在羣衆呼號聲中，送我仍還比辣多。

同日

比辣多退讓，命用鞭笞之刑

汝觀此懦夫，心慌意亂，至於何地！竟於我身，不知何爲而可，遽命加我鞭責，期息衆怒。

★

★

★

比辣多可以代表一種缺乏勇氣之人物：欲紛乘，而不能嚴絕；良

心告語，而充耳不聞；明覺阻其上進之力，日益伸張，而不加以斬草除根；常於小事小故，此加縱容，彼加姑息，姑許肉身稍稍適意，姑許肉情稍稍得志；於是自以爲對於聖寵，雖未完全遵從，要亦未嘗完全拒絕；工夫能做一半，私心亦大可自慰矣！

我對此輩，僅有一言相告曰：『汝實如比辣多，撤手棄我，聽受鞭笞！今日汝進此一步，明日汝行更遠。汝待本性，如是寬縱，詎能使之饜足，而不復他求乎？行見得寸進尺，閱時未幾，彼之需索，視前更甚，而汝前旣於小事小故，退讓未遑，則大誘大感，狃於汝之畏縮退讓，氣餒高張，一旦聲勢洶洶而來，汝更當唯唯從命矣！』

★

★

★

今者，我心最親愛之靈魂，汝其觀我如何馴如羔羊，任人牽赴刑庭，受此可恥可怖之鞭笞！

此時，我身早已遍體鱗傷，筋疲力盡，刑役不顧，以樹條及繩束，作

爲鞭笞，酷施榜掠，用力之重，骨節爲震；斯時，我滿身創痍，鞭聲起處，碎肉橫飛；四體百肢，血如泉湧，我身至是乃不復具有人形！嗟夫！汝見我沒入此痛苦之汪洋，能不動心哀憐乎？

我不望刑役動心憐我，乃望汝輩爲我特選者，惻然心動也！汝試觀我創傷，世上其有受苦如我，以証其愛汝之情者乎？

三月二十二日

耶穌頭戴茨冠且被戲充國王

暴徒酷施榜掠，擊至兩臂無力再擊，乃取荆棘編作王冠，深箍我首，魚貫經我前曰：『國王，臣下敬請聖安！』於是或則加我辱罵，或則杖擊我首，我身本已受盡痛苦，乃復各各使我痛上加痛。

試想我願如何用此王冠，以消許多世人驕傲之罪：彼等蓋寧自

★

★

★

臣服於世見俗識，過分重視聲名者也。又我所以許人加我茨冠，所以願我首部感受劇痛者，蓋我特欲以自甘忍受之耻辱，補人不肯低頭服小之虛榮心也。

嗟夫！此輩驕傲之人，於我所指之路，輒以爲不合其身份人格，而掉首不顧，殊不知凡屬天主聖意指點者，初無卑鄙下賤之路。若汝另擇他路，而猶以爲我走我路，亦爲承行主旨，汝儘自欺自騙，行見汝終於心勞日拙也。

汝終不能求得快樂，求得平安；快樂平安，惟在承行主旨，惟在完全遵從主命。

★ ★ ★

於此，我正告凡人之正待解决其終身大事者：被自省自問，何願何欲，旣已慎思明辨，一旦或遇有對方，爲人熱心，信德確有根柢，且也入孝出悌，克勤克儉，於是惄心惄意，欣然約訂白首；然而中途能保

其虛榮驕傲之心，不漸漸昏其頭腦乎？彼之心胸，或竟讓一圖在人前，更見體面闊綽之念，繁迴盤據，爰乃志變神動，反其初心，另尋他人，更能惱心惱意者，噫，謬哉！妄哉！我將告之曰：否，汝於今世，不能求得幸福，惟有盼望天主俯允汝請，於歷盡風波危險之後，得在後世，求獲幸福耳！



我又正告此輩我所召集，教以修德成全者：

嗟夫！此輩自命爲承行主旨，而實以茨冠之茨深刺我首者，何竟狂悖，一至此乎！

確也，世有多人，我願其專爲我用。我識其人，我愛其人，固且自慶以爲得人也。我乃盡我之心，特闢修德成聖最穩最妥之路，導使入門，滿望其升堂入室，我心可於焉而揭示彼等，而彼等亦可以多多愛我，更可多多以人靈貢獻於我！

孰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彼等或則懷驕傲之私心，或則抱卑鄙之
欲望，神智昏迷，終日胡思亂想，卒之舍我愛情所指之路，去而他適！
嗟我特選之人！汝以爲逆我聖寵之召，夷然不屑遵我愛情所引
之路，爲承行我旨耶？

三月二十三日

寧放巴拉巴不願釋耶穌

約瑟法，我儕其續曉世人：彼輩之中，如何竟有多人，自願爲好居
人上之傲心所欺。

★

★

★

役卒卽引我頭戴茨冠，身披絳袍，重見比辣多。

比辣多頃於我身，旣一無所得可據定讞，乃開堂重審，問我旣知
生殺之權，操諸彼手，何故一言不答。

我乃不復緘默，謂之曰：『汝權若非天授，汝何權之有，特經書所載，固當驗耳！』

我旣答是問，重守緘默，一心委已於聖父之手！

比辣多旣得妻警告而中懷惶惑，又因良心之不安，民衆之責難，而恐懼交迸，莫知適從，乃力謀釋我，卽以囚首喪面，厥狀可憐之我，引示大衆，謂欲還我自由，而以大盜巴拉巴代我受死，然而衆口一辭，大呼曰：『死之！我輩願見其死而釋巴拉巴！』

★

★

★

汝曹愛我者，試觀當時民衆，如何比我於罪犯？！如何壓我在元凶大憝之下？！汝試一聽此輩，咆哮如雷，逼我之死！

我不獨不避此辱，更抱而親之，所以然者，爲愛汝也，爲使汝知悉：我之愛情，不但引我一死而已，……且至辱極而死也！……

但汝勿以爲我之人性不覺難當，不覺痛苦：我且欲諗知汝身

所可覺到之一切拂逆，所可嘗到之一切痛苦，庶我得以身作則，而增
益汝力；又使汝到其間，能知一人當如何逆來順受，以承行主旨。



於此，我將回叙昨日所論之人：此輩應我之召，專務修德純全，
而乃與聖寵爭長論短；見我所示謙卑之路，則逡巡退縮，恐恐然惟懼
世人之議其長短；眼中所見，無非己之才能，自矜自滿，卒至自信以爲
易地而處，必可更多爲我出力，更多揚我光榮。

我今答之曰：『當我身出寒門，誕生馬槽，在嚴
冬凜冽之候，值寒冷冰凍之夜，我曾猶豫不決乎？我曾逡巡退縮，辭
不赴命乎？

厥後三十年間，我在工肆中，親操艱苦下賤之役，親受我父聖若
瑟各主顧之冷待輕蔑；襄助我母，處理其拮据之家政，甘自沒沒，曾
不嫌其役之卑微；顧我年屆十二，即爲明人學士，訓道聖殿，區區木

匠之藝，我豈智有所不逮耶？徒以此爲我父之聖意，而旣爲我父之聖意，則亦惟由此道，可以愈顯我父之光榮也。

迨我別離納雜肋，而開始度我公衆生活，我本可立卽令人認我爲默西亞，爲天主子，俾人待我致敬盡禮，而謹聽我之訓誨；顧我可爲而不爲，因我惟一之志願，乃在事事仰合我父聖意也。

及至受苦受難，經人此侮彼辱，經我親隨離棄，經此民衆忘恩負義；經我身受莫可名言之劇痛殊苦，以及我靈所覺之種種難堪難當，試觀我身處其境，如何樂行在天我父之意旨！

故汝一旦飽受汝本性所覺之難堪難當，飽經人世之磨難挫折，而汝皆能不顧一切，秉承主旨，則於此時，汝旣與主密切結合，當可一嘗難以言語形容之甘飴！

★

★

★

彼有慊於卑微隱晦之生活者，我旣如上，予以忠告矣，今我仍用

此忠告，轉致於此輩。我所召選，當以其畢生精力，專爲世人服務者，蓋我召此輩，爲走世路，而其私心之中，則作出塵之想，寧願致力於隱晦之工作也。

我所召選之人！汝之福樂，汝之純德，不在順從汝之嗜好，放縱汝之偏情；不在人之知與不知，不在汝之天賦才能，或用或藏；惟在樂於秉承主旨，主命汝爲彼光榮宣勞，或爲汝自己德業努力，汝當確切不移，奉命惟謹。



約瑟法，今日業已儘够，可俟明日再談。汝其愛我意旨，欣勤奉行！
蓋無論何事，皆我意旨爲汝在愛情中開路也！

三月二十七日

耶穌被判死刑

汝其默想片刻：我心慈柔，達於極點，今見巴拉巴反出己上，心中痛苦，爲何如乎？



此時我憶我母，當時抱我懷中之萬種柔情蜜意；我憶我義父爲我而受之千辛萬苦，及其顧復提携之勞心費神……

我又返觀我生，對此喪盡天良之民衆，固嘗廣施恩德；瞽者明之，病者愈之，癱者起之，曠野之中，飽餐聽衆……甚至死者，亦得復生焉……今竟囚首喪面，負屈受辱，至於此極；萬人戟指唾罵，蓋自生民以來，見仇見恨，未有如我之甚者也……卒至定判死刑，如一無法無天之大盜！蓋比辣多宣佈刑狀矣！我親愛之靈魂，汝其顧念我心之痛苦也！

同日

茹達斯失望

茹達斯既在烏理伐園負賣我後，自覺犯一褻聖之彌天大罪，於是東奔西走，喘息未遑，終不能逃良心之詰責；及聞判我死刑，中心失望，慘厲已極，竟自暴棄，投繯而死。

嗚呼！茹達斯者，列於我仁愛之門牆，亦既有年矣！彼固得我道，受我業，且又常聞我親口救人極惡大罪者也。今見其縱身自投於萬劫不復之地，我心痛苦之深且切，孰可得而喻之哉！

噫，茹達斯！汝何不投我足下，使我亦赦汝乎？汝果畏羣衆聲勢，汹汹，而不敢近我，汝望我一眼可矣！汝將立即與我目相遇，我目正注視汝也！

嗚呼！汝曹溺於罪惡之輩，平生時日，或多或少，以負罪在身，東馳西驅，不遑寧處；果汝所積之罪，硬汝心腸，盲汝心目；果因求逞汝之某情某慾，而致取咎招殃，則當汝痴心夢想，已歸泡影；同黨同伴，已鳥獸散；猛自回頭，頓悟前非，於斯時也，汝萬萬不可心懷失望！凡人一

息尙存，儘可奔投天主慈悲懷中，而哀求寬恕也……

果汝尙屬年輕，果汝前日行爲荒唐，不齒於人，汝亦無懼。卽人鑒汝前行，鄙視汝，以罪犯待汝，侮辱汝而擯斥汝，須知尙有天主在焉，彼則不願汝靈終受地獄烈火之燒也！彼渴願汝就而近之，以求寬恕，汝若不敢與之交談，可讓汝心歎息之聲，達其左右，行見不久，汝將覺其慈父之仁手，牽汝逕赴滌罪之泉，性命之源焉。

若汝明知故犯，一生不守教規，或則一生冷淡，忽然末日臨到，魔誘失望，告汝事到其間，無可挽回，噫，汝切勿被欺！果汝尙有一秒鐘者——汝其切記——果汝尙有一秒鐘者，猶可及時邀赦於此一秒鐘間，汝儘可贖回汝之永遠性命。

若汝終生不識天主，或則終生誤入歧途，又若汝平生，嘗爲非作惡，流毒所至，或害及人類，或害及汝之本會，或害及我之聖教，一朝適有天幸，覺悟前非，則勿以爲萬方有罪，罪在汝身，不勝罪孽之重，而一

蹶不振汝但痛心慘悔深切依恃投彼時刻待汝以加汝寬赦者。

★

★

★

我上所云亦可以轉告一種教友彼等自幼遵我誠命徒以安居佚樂志氣消沉而心火漸冷……

忽而晴天霹靂一擊而醒乃覺畢生歲月盡是虛度兩手空空曾無絲毫建樹足以帶往永遠後世而魔鬼懷其極惡無賴之嫉妬心千方百計環而攻之奪其氣喪其志增其愁張大其罪過卒之使之戰栗危懼情懷失望……

須知汝屬於我切勿聽此惡仇但當我聖寵打動汝心時勿待魔來交戰立卽投奔我心求以一滴之血灑在汝身汝其速來就我蓋我雖隱在信德幕後汝固知我所在也汝可揭開此幕挾汝滿心依靠之情告我以汝之苦况汝之犯罪失足汝其敬聽我諭而勿以汝之前生爲慮蓋我心慈悲愛情之洪流已將汝之前生完全淹沒汝

之罪過，適足以生汝謙卑，增汝功勞。若汝更願特徵汝愛我之情，則汝可信我必赦，且信汝之罪惡，決不能大逾我之慈悲，蓋我之慈悲實無限量也……

約瑟法，汝其常匿我愛情之深淵中，而求天主恩賜人人皆懷此願。

三月二十六日

登加爾瓦略山

約瑟法，我儕可續前談。我今重架壓身，陟登加爾瓦略山，汝可一路，隨在我後。

我見茹達斯靈魂永遠失落，正覺萬分心痛，而忍心害理之刑役，取一硬而且重之十字架，加我骨肉摧殘之肩，而我救贖普世之奇功妙蹟，遂於其上告厥成功。

★

★

★

汝曹在天諸神，其齊來一觀！請看世上所有千奇萬妙之造主，在天神靈常致欽敬之天主，今負此神聖寶木，以備畢命其上，而陟登加爾瓦略山矣！

汝曹有志終身取法我者，其亦齊來一觀！我身備受刑虐，肢體傷殘，舉步無力，汗血淋漓，痛徹骨髓，而人莫之惜；萬民空巷，爭隨我後，而無一動心，且如餓狼一羣，環繞左右，正待撲食焉。

我至是精疲力盡，十字架又異常沉重，遂致中途困頓倒地……
請看此輩暴徒，慘無人道，如何蠻橫，挽我起立，蓋或握我臂，或牽我血肉膠貼之衣……此拔我頸……彼拽我髮……餘則餉我以拳，甚至踢我以足……卒之，十字架重落我肩，舉其重量，全壓我身……我面破裂，沙土塵埃，瀆血模糊，滿我聖容，至於目不能張。蓋我至是，成爲天下最賤之物矣！

同日

遇見聖母

汝其偕我續進，再走幾步，汝將遇我至聖母親。我母痛苦刺心，迎我而來，此來蓋有二理：首爲一見彼之天主，可得力量，忍受痛苦；次爲以其沉勇果敢之狀，鼓其聖子勇氣，俾能竟其救世之功。

★

★

★

汝試一想：當此二心痛苦之劇，爲何如者！

我母一方，彼所心愛，超乎一切之上者，厥爲其子；顧我母此時，不能輕減我苦，且知我一見彼，反增我苦。

至於我，我在世上最所心愛者，厥爲我母；今竟不獨不能予以安慰，且我此時慘狀，使彼一見之下，亦如我之痛苦穿心。蓋於我，覺身死之苦，而於我母，則感心死之苦也。

噫，此時我母，如何注目視我，我亦如何定睛視母！二人相遇，不交一言，然當此四目慘苦相視之際，千言萬語，已盡在不言中矣！

★

★

★

我在苦難中所受虐刑，我母實皆親歷其境，是蓋天主特予默示，使各種刑苦，形形狀狀，莫不湧現我母腦際。又我門徒中有數人，雖畏如德亞人，遠迹追隨，亦設法探詢，隨時報告……故我母一知我判死刑，即出門迎我，而寸步不離，直至我埋葬墳墓。

三月二十七日

西勒納人西滿隨後助背十字架

約瑟法，此時羣衆，循加爾瓦略山路進發，汝可緊隨我後……

此輩惡人，恐我未達死地，半路倒斃，彼此商決，另尋一人，助我負架，乃僱一近鄉人名西滿者……

試觀西滿，在我之後，助背十架，有二事，足資研究：

此人心地雖善，然其助我背架，志在求酬；蓋其所以伴我，而分任我架之重者，乃因被僱而來，故其一覺身乏，即讓此副重擔，加壓我肩，我遂因此中途再跌二次。

此人助我背負一部份之十字架，而非助我背負全部之十字架。此二光景，各有象徵，試伸其義於下：



蓋有多人，如西滿之步隨我後，其志固在助我背架，然而中心皇皇，常以不得安慰，不獲休息爲慮；又有多人，一口承允追隨我後，於是抱定宗旨，入於修成一途，然其自私自利之心，始終不肯割絕；一遇利害當前，輒先爲本身着想，由是舉步不定，搖搖欲仆，卒至嫌架太重，委而棄之，蓋其吃苦也，常圖避重就輕，輕至無可再輕，其効忠也，常自策劃，限有分寸，舉凡受辱吃苦之事，能避即避；又或念及其所離

之事事物物，不勝心痛惋惜，常思設法，取得某種方便，或者某種娛樂，以資抵補。總而言之，天下固有生性鄙吝，私心太重之輩，其來隨我之後，名爲爲我，實則多爲自己；其熬痛忍苦，僅在萬不得已時，始肯一受；故其名爲助我背架，實則僅背架之一部份；且又善於取巧偷避，遂致爲救己靈所必不可少之功勞，幾難立得一二；然而一旦進入永遠，行見身前德行路上，與人相比，瞠乎後矣！

反之，尙有一等人，其數甚多。彼等因其志在救己靈魂，尤因見我爲之受盡苦難，愛情勃發，立心定志，追隨我於加爾瓦略山路，遂入修成之途，爲我盡忠竭力，不獨爲偏負架之一部份，直以全架壓其一身！彼等之惟一志願，厥爲使我休息，予我慰藉，彼等懷此二願，挺身自獻，凡出我旨，無不奉行；更窺我意，凡我所悅，爭先行之，初不計及酬報如何，功勞如何，辛苦如何，惟一目的乃在對我伸其愛慕之情，及在安慰我心。

若我苦架，借形疾病，加諸其身；或則此苦架者，卽爲非其所好，難以勝任之本分職守；又或此苦架者，其外表爲長上對之淡漠遺忘，或爲其同輩與之水火不容，彼等於架所在，自能辨而識之，不遑計其大小輕重，心悅誠服，一力擔任。

彼等有時激於愛我深情，或則由於救靈志切，自以爲在某事某事，竭其智能，盡其心力，辦理精當，盡善盡美，不料事出意外，一切艱難，一切毀辱，集其一身。於是此輩自問：此心無他，原祇爲愛我行事，今旣事與願違，則亦逆來順受。蓋彼卽於此，見我苦架在焉，乃敬而崇之，祭而獻之，且利用之，以增我榮。

噫，若爾人者，可謂眞能背負我架者矣！彼無利益之求，惟求我之愛情，彼實寬我之心，彼實榮我之心！

汝當深信勿疑：汝行克己，汝受逆苦，如其積久，無效可覩，或則竟似不會發生任何效果，須知此種工夫，到底不致落空，歸於無用，必有

一日大敗大穫

凡真正愛我者，既不計其所受之苦，所作之事，亦不希望獲得酬報，壹惟愈顯主榮，是追是求。若夫爲彼自身，疲精勞神，既所弗計，工程大小，亦置弗論。又因其行事，赤胆忠心，專爲愛主，故臨事鎮定，不慌不忙，無憂無慮，一朝遇有拂逆，遭人阨難，更不失其平安；蓋其一舉一動，目的惟在愛主，既爲愛主，吉凶禍福，均可置之不論也……

此爲不求工資之輩，彼等所望，惟望我得安慰，惟望我得寧息，惟望我得光榮，其所以背我全架者，爲此；其所以舉全架之重，壓其兩肩者，亦卽爲此。

三月二十八日聖瞻禮四

釘身十字架

我輩已至加爾瓦略山頂，羣衆手忙腳亂，蓋時已近矣。惟我筋力，

疲乏已極幾乎不能再行！



我一路行來，三次跌倒：

我第一次跌倒，所以使彼罪人，惡習根深者，得有力量，改過遷善；我第二次跌倒，所以使彼靈魂軟弱，憂愁惶恐，昏其神目者，蹶然而起，重振精神，再登德業之路；我第三次跌倒，所以助人於生死關頭，脫身罪惡……



試觀此輩鐵石心腸之徒，如何前推後湧，爭來圍我；彼等或來搶取十架，橫之於地；或來剥我衣服，連皮帶肉，重開我傷；我血乃一流再流。

親愛之靈魂，我身以如此情形，彰示大眾，我之羞赧，至於何地！我身之痛，痛至何地！我心之慚，慚至何地！

我身之袍爲我幼時，我母所製。當時我母費盡心機，成此一袍。我身漸長，而袍乃與身俱長；今則此輩殘酷之士卒，將袍剝自我身，爭欲得之，抽籤以定。試想我之聖母，覩此慘狀，其心之痛，當爲何如？又此袍飽瀆我血，血紅宛然，我母如何欲得之而甘心耶？

時刻已到！刑役將我橫身十字架上，取我兩臂，拉而長之，俾我兩手，可及所鑽之眼。斯時我之全身劇烈緊張：每一震動，我戴茨冠之首，輒左右搖曳……而茨入愈深……

試聽釘我右手之第一椎聲……此聲震響，直達地底……汝再聽之：惡黨釘我左手矣！斯時，諸天動搖，衆神見狀，齊來俯伏！

我則默靜不語，絕無呻吟之聲，脫出我口。

惡黨既釘我手，繼又橫拉我足：於是創口開……筋脈斷……骨節脫……痛至極矣！我足旣穿，血流滿地！

★

★

★

汝其瞻視片刻：此手此足，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此身一絲不掛，滿佈創痕。此首尖茨洞穿，塵土污漬，汗血斑斑！

汝當驚歎，我受此慘痛之苦，如何默靜？如何忍耐？如何受而無怨！夫受此痛苦，甘願作此酷無人道之犧牲者，果爲誰乎？乃耶穌基督也！天主之子也！造天造地造海洋者也！生長草木，而賦生存之萬物以性命者也！造生人類，力能旋乾轉坤者也！今竟在此，身不能動，而剝奪淨盡！然而閱時未幾，萬衆爭法爭隨，棄其財產，棄其安富尊榮，棄其家鄉，棄其祖國，棄其一切所有，爲顯『其』（指耶穌）應得之榮，爲証『其』應受之愛。

★

★

★

天上諸神，及汝輩愛我者，其共注意留神役卒行且翻轉十架，俾得將釘緊帽，勿被我身重量所拔；於是吾之聖身，將與泥土作一和平之親吻矣！當此椎聲丁丁，響徹天空時，加爾瓦略山巔，乃得親見一

最奇最妙之景象：蓋我母當時，目擊心傷，無能爲力，默求我父垂仁，得准大隊天神，自天下降，托住我身，使之不摩地而，而不致爲十架重量，壓碎糜爛！於是役卒狠心狠手，丁丁而擊，地球震動，鼓盪，上天寂靜無聲，天神竝來俯伏，致敬叩拜！蓋天主釘在十字架矣！

汝其仰觀耶穌，身展十架，矻然不動，無衣無服，聲名辱沒，光榮掃地，自由剝奪，一切被奪淨盡！

竟無一人，加以憐惜！竟無一人，憫其痛苦！旣歷種種慘酷苦刑，而衆猶不絕辱我罵我，不絕痛我苦我，使我辱上加辱，痛上加痛！

汝若真心愛我，當一切準備，以肖似我。凡可博我歡心者，汝切勿推辭；凡可以予我安慰者，汝必竭力以赴。

今者汝其俯伏在地，聽我告汝此言：

願我意旨，於汝大獲全勝！
願我愛火，將汝消滅！

願汝身靈之困乏，大彰我之光榮！

三月三十日聖瞻禮六

七言

約瑟法，汝知我之痛苦……汝其始終伴我，分嘗我苦。



我之十字架豎立矣：此卽救贖普世時也！

我乃高舉顯露，衆目昭彰，群肆醜詆。然而被人辱罵在此，受人歆慕，受人愛戴，固亦在此；是架也，曩爲刑具，罪人死焉，今則一變而爲世界之光明，世界之太平矣！

於我聖傷中，罪人可以邀得赦宥，挹取性命……一切污穢，我血可滌而淨之。

於我聖傷中，純潔之士，可來解渴，可來灼熱愛火……可入其中，逃

難避亂，可以久居而不復出……

★

★

★

『父，寬宥彼等之罪，彼等實弗識所爲。』

彼等實未認識『斯人』卽爲彼等性命；彼等傾其狂悖之怒氣，洩諸『其』身。然而我父，我懇求爾，傾爾慈悲之力量，洩諸彼等之身。

『今日汝偕予並至天國。』

……因汝深信汝救主之慈悲，汝罪悉消……汝乃因汝信心，而卽常生。

『女人，彼爲爾子。』

噫，我母！此爲我之兄弟……護守之眷愛之……

噫，汝曹，我爲爾等，捨我性命，汝曹將不復莞獨無依，汝曹今有一母，凡有所需，儘可奔而求之。我給汝衆以我親母，我以兄弟手足，最親最密友愛之情，締結汝等爲一體矣！

『我天主！何捨去我！』

……是也，今後世人，可有名分向天主曰：『何捨去我！』蓋人於我救贖奇功完成之後，實已一變而爲天主兒女，耶穌基多之兄弟，長生之嗣子也。

『我渴。』

噫，我父！我渴求爾榮，今時已到，爾可受光榮矣！……自今而後，當我言語句句應驗時，普世將知我實爲爾所遣，而爾且受光榮也！

我渴求爾榮，我渴求人靈，而爲解此渴，我已灑我最後一滴血矣！……

是故我可曰：

『一切完成矣。』

愛情之大奇蹟，天主竟置其親子於死地，以還人之性命，今此奇蹟告成矣！

我來斯世，所以承行爾旨，噫！我父爾之意旨，今已完成矣！

『我神付於爾手。』

我併我之心靈，付於爾手。從此，凡人已成我旨，可以切實語我曰：

『一切完成！我主，我天主，請收我靈，我以我靈，付於爾手。』

★

★

★

約瑟法，凡汝所聞諸我者，汝其書之，我願世人一讀汝之所書：使渴者解，而飢者飽也。

會同耶穌聖心祈禱誦（計共八節）

一

永生之父！仁慈之父！懇爾俯納爾子之血；俯納爾子之傷；俯納爾子之心，以救普世衆靈。懇爾一視爾子棘茨穿首，毋許此血再失其用。

伏懇鑒我願獻人靈之渴！嗚呼！我父，凡此人靈，懇勿許有失落。父其拯而救之，俾得永永揚爾之榮。

二

永生之父，懇爾一視此萬衆靈魂，悉染爾子耶穌基多之血，悉染天主親作犧牲不絕自祭於爾之血！嗚呼！此血旣能滌人之罪，消人之

過，而灼人之心，則其力之强大，豈尙不足以普救衆靈乎……

三

吁，至聖至義之天主，吁，無窮慈悲無窮良善之天主，主以愛人而造人，又以愛之情深，而立爲嗣子，承厥永遠之業；果人得罪於主，理當受罰，則請錄爾聖子之功，彼蓋自獻於爾，作爲補贖之犧牲矣！尙幸鑒此天主親立之功勞，寬赦人罪，還其繼承天國嗣業固有之名分。嗚呼！我父萬懇動爾慈悲之心，哀而憐之。

四

吁，無窮聖善之天主，無窮仁慈之聖父！我欽崇爾！凡爾晝夜之間，時時刻刻，所受各方各地罪人之凌辱，我願爲之逐一賠補。然而我父，我尤願賠補此時，此際世人所行之侮辱，所犯之罪過。我今以愛爾諸

人所行之敬禮，所作之補辱，彙呈爾前。我更以爾天主聖子無間無斷自燔之祭，奉獻於爾，彼在各方各地，正於此時，刻刻奉身以祭也。吁，無窮慈祥愷惻之父，懇爾俯納此至潔之血，用補罪人上瀆尊嚴之辱，並懇卽取此血，銷其罪債，而待以慈悲。

五

吁，我父，在天之父，請視爾子所負諸傷，收而納之。俾人亦開其心門，以納爾之聖寵。

竊願爾子耶穌基多洞穿手足之釘，還以洞穿世人鐵石硬心，且願其血洗而淨之。

竊願爾天主聖子耶穌兩肩所壓之十字重量，得邀主恩，賜人在告解之座，卸免其一身罪過。

吁，在天之父，我今以爾愛子之茨冠，上獻於爾，願爾鑒其棘茨深

入之痛，恩賜世人，亦以眞切悔罪之痛，刺透其心。

吁，仁慈之天主，我以爾子之捐軀十架，及其所患之渴，所受之種種刑苦，奉獻於爾，俾罪人自悲其失，而復得心安神慰。

吁，至誠惻怛之天主，當時爾天主子耶穌基多爲人祈求，雖彼釘死之者，猶蒙矜憐，爲之哀求固請，懇賜寬赦。今我仍本耶穌之心，懇求爾，哀求爾，幸賜世衆，愛主愛人，恆心行善。

竊願世人得如爾天主子耶穌刑苦之後，繼以永福，舉凡飽受痛苦以補過贖罪者，亦得永享爾光榮之賞報。

六

吁，鍾愛靈魂之聖父！無窮慈善之天主！請視爾子耶穌基多，自居於爾天主公義及普世罪惡之間，苦苦求爾寬赦！

吁，仁慈之天主，懇爾憐憫人性之薄弱，光照其明悟，俾得於誘惑

之來，勿惑勿從。又懇爾加人力量，俾當救靈之仇，來圖陷害時，力予屏絕，重振精神，復歸眞理之路。

吁，永生之父，請視爾天主子耶穌基多受難時所嘗之種種痛苦，請視爾子耶穌，在爾之前，躬作犧牲，自祭自獻，求爾賜人光明力量，寬而赦之。

吁，至聖天主，在爾座前，天神聖人，本皆不配晉見，今懇爾寬赦凡人思想願欲所犯隱密之罪；俯納爾天主子洞穿之首，以補此種罪過之辱；又懇俯納爾子首部汨汨湧出至潔之血，滌淨罪過玷污之心靈，啓迪光照昏昧之明悟。竊願世人，賴此天主之血，共邀恩赦，出闇投明，而卒獲長生。

吁，至聖聖父，懇爾俯納世人之痛苦，世人之功勞，彼等聯合耶穌基多之功勞痛苦，會同耶穌，且轉托耶穌，自獻於爾，庶爾寬赦普世之罪。

吁，慈祥仁愛之天主，懇爾爲軟弱者之力量，盲目者之光明，世人
心中之愛物。

七

永生之父，爾因愛人，捐爾獨子，置諸死地，茲懇因其聖血，因其功
勞，因其聖心，垂憐普世之人，赦其一切所犯之罪。

懇爾俯納諸凡愛慕爾者，旣微且小之補辱，併合於爾天主聖子
之功勞，庶凡世人所行之一切善功，皆得大著功效焉。

吁，永生之父，懇爾垂憐普世，併懇勿忘公義之時，尙未臨到，而現
在則正垂仁加憐時也。

八

吁，耶穌，因爾鍾愛世人之聖心，我懇求爾，以愛爾榮爾之熱情，遍

灼天下司鐸，傳教士，及凡身負宣傳爾聖言之責者，使之各抱聖願，熱火炎炎，轉脫人靈於魔鬼之手，一一藏之於爾聖心，同聲讚揚爾榮，永不絕。亞孟。



約瑟法美能能台修女

修女約瑟法美能台小傳

被選

『我愛汝，因汝微小，又因汝已奉獻汝之微小。』

約瑟法美能台，以一八九〇年二月四日，生於西班牙國都瑪德利特，受洗聖老楞佐堂，洗名瑪利亞約瑟法（後文簡稱約）有小兄，早死，故約居長。約家本貧，約生，家道漸裕。既而續生三妹，家庭之中，融洽洩洩，乃益覺生氣勃勃；又加其父年富力強，善於經營，故約早歲生活，堪稱優裕。是時，諸兒生長於此熱心勤儉之家，信愛之道，耳濡目染，靈性發育，毫不費力。約年五歲，領堅振聖事，聖神即來充滿其心，爲之陶冶性靈，造成器備，作他日天主馴良之工具。年七歲，於某首瞻禮六行初次告解。約以是日爲終生紀念日，其後記曰：『一八九七年十

月三日，初次告解。噫，今我悔罪，其能再有是日之痛切乎！」

卽在此時，神師鑒約天資卓越，量其年齡，教以內修生活，約乃漸漸學得與其心中之天主交談。每晨早禱，卽以兒童幼稚之口吻，與彼據有其心之天主，親密結合。

約性好動，而活潑中帶嚴肅氣象，儼然具有長姊身分。母侍之如左右手，父則愛之如掌珠，錫以佳號曰：「小皇后」。於約所求，匪不允諾。諸妹需糖索菓，輒推約代請。父乃決親教以識字讀書，見其進步神速，大喜，因欲造而就之，冀約後日從事教育。然而上主固自有其特見卓識，冥冥之中，早爲其特選之器。另闢蹊徑一條，而約之初領聖體，卽爲此徑發軔之起點，蓋約雖以垂髫之年，已與彼專愛心地潔白之天主，緣結不解矣。

時約年十一歲，由神師呂比諾神父（按呂神父後進耶稣會）介紹，於一九〇一年二月中，往補贖會修女處，聽道受訓。每晚偕同衆兒，齊

集一堂，預備初領聖禮。約在此時，一念良辰吉日，爲期匪遙，盼主臨幸，中心如焚。

初領聖體，期定三月十九日，事前當作一小避靜。約蒙父准，隨衆加入。當時約與吾主初會，情感相投，有一段率直記錄，茲附於後：

「耶穌如何向我作其初次呼召？」

「避靜第一日，道理中聞有語曰：『耶穌欲來惠顧，俾我全屬耶穌。』我默想其語，心中大喜，蓋我實切願全屬耶穌也！顧我不知屬身耶？耶穌何爲而可以問？媽媽告我做一極好小兒，乃可全屬耶穌。」

「第二日默想題目，爲『耶穌者，童貞女之淨配，樂居於清潔無罪之心。』我默想此語，恍然大悟：一旦得爲耶穌淨配，即可全屬耶穌。不觀我母，身配我父，而全屬於我父乎？於是念：倘我身爲童貞，我將屬於耶穌！」是日，我乃終日聲聲口口，矢願童貞，而何謂童貞，則固未

之知也。當晚聖體降福後，我獻一薄禮於小耶穌，懇彼教我，如何方能常屬耶穌。斯時我念不久行且迎接耶穌，入我心中，欣喜莫名。正當四無人聲，獨自洋洋得意之際，忽聞我心坎深處，有聲發出。此聲我終生弗忘，蓋其言曰：『是我女，我欲汝完全屬我。』此後如何情形，我不能言，但我走出小堂，立志作一佳兒。我在當時，不知所謂聖召，仰視修女輩，道貌岸然，竊意其非世上人物，然而自是心中蘊有特別感覺，造次不離，久後始悟是卽聖召。』

『第三日，重申我志，及三月十九日，卽我主保聖若瑟瞻禮，亦卽我初領聖體之吉日良辰，我披心瀝誠，上此小奉獻誦曰：

『維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九日，我在皇天后土之前，我至聖童貞聖母，及我父兼中保聖若瑟鑒觀之下，許願於我耶穌，永保童貞珍貴之德。我無他願，惟願悅樂耶穌；我無他慮，惟慮失歡耶穌。』

『我天主，懇爾示我，爾意欲我如何屬爾，方稱完美，庶我得以永

永愛爾，永不獲罪於爾。此爲我今日初領聖體日，所志所願，至聖童貞聖母，今日爲爾淨配聖若瑟瞻禮，尙懇玉成我志，完我心愿。」

小女約瑟法美能台叩上。

「我書此奉獻誦，自卽日起，每次領主，必念一遍。我以此事告諸神師，神師爲我解釋云：小女子除愿許作好兒女外，不可有所許。愿神師更欲我撕毀此紙，然我實不能奉行，我且再三向我耶穌曰：『主，我自此日始，屬於爾矣，且永永屬於爾矣！』

約寶視此紙，作爲其初愿之憑証。蓋此小小一方之紙，字體幼稚，筆迹粗碩，紙色歷久反黃，約乃至死珍藏，用矢忠信。

約自初領聖體，將已交託天主，終其一生，樂夫主命，聽主安排。蓋聖體入約之心，使約心曠神怡，同時又使其業已顯露之德性，萌蘖於心靈之中，而根深柢固焉。

天主聖神於冥冥之中，引導約之雙親，改變初衷，送約入職業學

校。約聰明伶俐，兩手奇巧，作品雖小，而匠心獨運，斐然可觀，故入校未久，即得諸師器重。顧約保其天真純樸，每晨領主，以養神力而守清潔。

約自記曰：『我嘗經歷許多危險，然在危險中，及在工場，穢言汚語，羣衆談笑之中，天主常加扶持，蓋擾亂心曲之言，刺入耳鼓，令我悲泣者不知幾次！但我常得天主加增力量，予我安慰，無論何事，無論何人，均不能使我志變神動，均不能使我懷疑耶穌，欲我屬之於彼。』

約十五歲，已精女紅，父母命之返家。此時家遷聖心會修女學校附近，以便三妹攻讀。約留家中，助操井臼。惟聖心會之小堂，近在咫尺，約遂無日不往，以與耶穌親近，而耶穌在聖體龕中，顧此佳兒，天真純樸，亦正憐愛倍至，左提右挈，俾其步步走向聖心。

時約家境尙裕，留侍母側，襄助一切，膝下承歡，頗得天倫之樂。蓋此『小皇后』，勤敏活潑，善迎人意，上博父母歡心，下作諸妹領袖，一門幸福，實利賴之。然而姊妹中所最引爲趣樂，而同時又深感印像者，

厥爲摹仿修院神功，蓋約有舅母任洛希聖衣院院長，約父母常率諸女，前往探視。舅母歎待殷渥，諸女在院之藏書樓中，得聖衣會會規一冊，讀而悅之，返家後，相與戲效會中功課，唱聖詠，打苦鞭。約於此種遊戲，興會淋漓，爲諸妹倡，然其心中，固已悠然神往，別有會意，初不以遊戲視之也。

然而好景不常，天主愛人，固自有道：蓋此特選之器，必經爐火烈鍛冶鑄，而後精煉耐用；此苗條弱質，必經疾風吹拂搖撼，而後根深不拔。厥後主語約曰：『汝勿懷疑我心愛汝之情，汝歷經風雨飄搖，無傷也。汝渺小之根株，我已親自培植於我心中之土壤矣！』

待命

『汝其閉目，聽我引導，因我爲汝父，方大張其目，爲汝前引，指示方南也。』

約之家庭，向蒙主賜，飽食煖衣，不知所謂痛苦，乃不旋踵間，痛苦突臨，且終約之生，常在痛苦中焉。顧約一家，逆來順受，處之泰然，磨而不磷，無愧爲天主忠實信徒。約至是乃務學習茹苦嘗辛，如其昔日之學習舉心愛主，於是憂患也，磨難也，犧牲祭獻也，天主之督責雖嚴，而約則動心忍性，虛懷受教，日就月將，氣質於焉而化剛爲柔，本性於焉而貼然受制，靈魂力量，因疊遇苦架而漸自強壯，愛主之情，漸亦成熟而且加烈焉。

一九〇七年，約家突遭變故，死亡相繼。約妹加而孟，年纔十二，遽而夭逝，閱時未幾，外祖母又告病故，加而孟之死，約父母悼深痛切，強自節哀，而力不能支，數月之後，約母竟患傷寒重症，而約父亦染肺病，約當此境，乃知兩肩責任匪輕，顧一心依主，舍其工作，侍奉湯藥，奔走於兩親之間，然醫藥之費，既昂且貴，而諸妹衣食讀書，又須繼續維持，囊日積蓄，乃一用而盡。約家素稱小康，今病魔見臨，倏忽之間，赤貧如

洗顧約勇氣彌增，臨難不却，四十日中，獨當大任，飽嘗人世所謂憂急。其後約曰：「我輩姊妹三人，皆席地而臥，醫生爲人極好，擬送雙親醫院調治，顧我深知上主必來救助，堅決不允果也，上主不負所望，借聖心會姆姆之手，來救燃眉之急，噫，諸位姆姆，誠良善哉！我安能不愛之重之耶！」

聖心會會祖聖女瑪達肋納蘇斐在天之靈，見約他日將爲彼之寵女，今值其家逢有急難，乃亦親加護佑。時闔家舉行聖女九日敬禮，約母病勢已瀕絕望，一夜召語諸兒曰：「勿再哭泣，真福姆姆已來告我，汝曹尙有需我之處，我決不死。」後約告人曰：「此事經過情形，我絕不知悉，惟一到明日，母病確已完全脫險。」於是父病亦告痊愈，然氣體虧損，精神終不復原，遂休養在家，不復工作。

自是家道中落，約盡其心力，操治女紅，聖心會姆姆贈以成衣機一架，又助之代尋生活主顧，約製工精巧，不久大出其名，生活日積，夜

以繼日而約耐勞耐苦，克勤克儉，錙銖所入，五口之家，因得重展笑容焉。

然而雨霽雲散，晴光映照，曾幾何時，又是陰霾重重。二年之後，父以心臟病謝世，至是母更不能少約，蓋一家生計，當惟約之十指是賴矣。

顧約胸中所懷惟一愛主之情，愈燃愈熾，有增無減。此時雖涉荆棘之路，而十一歲時所聞吾主呼聲，言猶在耳。當時奉獻之誦，日必一念；矢忠之願，更未忘心。用是苦難當前，不屈不撓，砥礪益進。其父生前，約曾透露隱衷，懇求雙親准入聖心會，然而其父人雖熱心和氣，平日居家，從不疾言厲色，而一聞女請，竟加怒斥，約含淚而退，無可奈何，祇得隱忍待時。

此後有聖衣會某修士，願爲介紹入聖衣會，約知此路非其所宜，婉辭謝絕，僅借此機會，於母親前重述其天主聖召，母不予以反對，惟苦

留其女，勿離左右。約不忍拂慈母之意，又祇得耐心等待。一九一一年，約之大妹，竟獲母准，先姊而入瑪德里特之嘉瑪丁修院初學。約於此妹，平日悉心教導，冀得替身，而卸仔肩。今則一場心血，竟而白費，其爲懊喪，自不待言。然約德性已臻成熟，一念天主上智，自有安排，則亦漸忘漸懷。於是率其幼妹，努力工作，主顧盈門，寢食不遑。乃上主意欲教約如何委身於主，如何澈底祭獻；導約前行，成其聖意，又一再紆迴其路，然而此路雖須暗中摸索，固屬穩且妥也。

呂比諾神父，十二年來，常爲約導師。一九一二年二月，神父以爲成全約志，此其時矣。時約年二十有二，神父與補贖會相熟，因勸約入會。約本願進聖心會，至是遂從神父意，入補贖會作備修生。是會宗旨，在藉聖母聖心，賠補天主光榮。約以此意正與己合，乃安居院中，欣然度其練習生活，操洒掃賤役，行神業功課，旣絕塵囂，又無魔擾。數月之中，頗覺清靜安樂。顧約身心雖極安樂，常聞另一呼召，不絕叫喚。厥後，

約謂每聞毗鄰聖心會之鐘聲，輒情不自禁，悠然而動遐思，而童貞聖母，亦秉其慈母心腸，親來告示此處非久居之地。

院中有客廳一所，歸約清除，廳中有七苦聖母渾身大像，聖母服西班牙裝，手持茨冠。約愛聖母，勤加拂拭。一日見茨冠上有一星點，閃發光耀全冠。約大驚，諦視之，不審光從何來。約不敢告人，顧一連三四日，茨冠光彩不滅。約勉自壯膽，攀登聖像，一觀究竟，則見冠上一茨，燃燒透明，光耀射目。同時聞一柔聲謂之曰：『我女，汝取此茨，將來耶穌更有他茨畀汝。』約拔茨下，茨尙光明。約緊懷心頭，念受慈母恩賜，何以爲報，因復奉身以獻，許愿甘受痛苦。約經此獻，不久果又重遭磨難，實行其吃苦之志願。

時約入院已滿六月，將屆着衣之期，然家中乏約照料，諸感不便，約母乃不允其女進會，而呂比諾神父亦勸約返家。約又祇得屈從。於是方嘗修會生活滋味，滿望素願克償，事到臨頭，又生波折，忍痛出院。

其苦可知。惟聖母所賜之茨，則携之同出，茨光雖隱，然茨之尖頭，實際上已深刺其心靈矣。

於是約一面求主指示前程，一面努力重理舊業，遂復入瑪德利特之聖心會學校，專任縫製學生制服。約爲人樸實端莊，而熱心出衆，足爲女丁表率。管事姆姆見其性情豪爽，作事認真，深爲歎賞，筆而記之曰：『約人篤實，志慮忠純，我故與之從無半點爭執。且又心靈智慧，不聲不響，勤其所事，我實大得其力。』約又信德根深，尤敬聖體，愛慕耶穌聖心，常語我曰：『我一進此門，真覺得其所哉！』

約最怕見主顧中之時髦女子，蓋一見之下，往往使約疾首蹙額，中心如刺，益覺流落塵世之無聊。故約嘗語人曰：『汝知我當出於無奈，與此輩輕薄女子勉強敷衍，爲之試服穿着，我心之苦，爲何如哉！』又曰：『我蓋自幼求耶穌聖心，賜我爲其淨配。今日我目睹此塵世生活，我更懇求耶穌，如不允我爲其淨配，則請賜我脫離塵世，因我靈魂，

實不能生存其中也。」

果也，約之所以尙能生存其中者，徒以胸懷熱烈之願望，日領聖體，以資鼓勵耳！蓋約與聖心接近，不獨藉以挹取神力神勇，抑且因以在逆境患難中，常保其良善溫和焉。

約友甚少，然在同事年輕女工中，約恆以身作則，爲之教導。工作餘暇，談笑消遣，每使闔座皆歡。西班牙有山曰天神山，山頂造有耶穌聖心堂，約偕衆女工前往朝聖，其興致之佳，神火之熱，乃使同行者心目中，俱留深刻之印像焉。

如是日復一日，約待上主命令。一九一七年，約心以爲主命已到，決意請進聖心會，會可其請，約母亦表同意，於是訂於九月二十四日，聖母贖據瞻禮日，離家入院。孰意一到此望眼欲穿之日，約之柔心，竟爲母氏一片眼淚所動，初則猶豫莫決，終乃不忍慈母之婉轉悲啼，而將此行作爲罷論。是晚，聖心會之初學院，徒留空位，而約則追悔痛哭，

認爲終生之大懦弱，恨恨不已。然天主雖於冥冥中措置安排，一舉一動，固自有其明見，約之好事多磨，要皆不出於天主仁愛之計劃也。

時法國經戰事之後，聖心會事業，如灰底火星，熊熊復燃；如草木回春，欣欣向榮。玻雅蒂城之斐陽老修院，戰時幸賴主佑保全，此時聖心會修女重返故居，添設一助理修女小初學院。此小初學院者，蓋卽耶穌聖心，自無始之始，定爲約瑟法棲身之所，而今在最後一陣之暴雨風雨中，親爲引去者也。時在一九一九年，約年二十有九，奉主密召，知時已至，乃決意再度向聖心會陳請進會，於七月二十七日，敬謹上書稟懇。然約在日記中寫其經過情形曰：「皇上，不允所請，顧我聞耶穌在我心中語我曰：汝其固請，一求再求，我爲汝之天主，汝當一心恃我。」然因約先前一再猶豫爽約，此時固請哀求，會中長上似終打定主意，不爲所動。

約在其日記中續曰：「九月十六日，我跪苦像前，苦求吾主，或則

納我於聖心中，卽允我進會，或則賜我脫離此世，因我已覺似乎不能再受痛苦矣。此時恍見耶穌，示我以其聖手聖足而語我曰：『汝視我傷汝其口親我傷，而告我是否汝更能再受一些痛苦，須知我實欲汝完我心愿也。』我聞言之下，心中作何感想，難以言宣，我惟許願耶穌，但爲愛慕耶穌，及爲吃苦而生活……然而耶穌乎，我實軟弱無力也！』厥後復歷時二月，約常在熱切祈求中直至九月十九日，約記曰：『是日領聖體後，我因耶穌聖血聖傷名義，求主爲我開此修會之門。蓋此門者，已經我自己關上矣。我向耶穌曰：我懇求爾開啓此門，因爾固知我無他求，但求爲爾聖心之淨配也。』

時到矣！鐘鳴矣！是晨，約照常至加瑪丁聖心會院尋討生活，院中正待約來。蓋法國玻雅蒂方有信到，爲新立初學院徵求確有聖召者數人。此時機會千載一時，約其覺有勇氣，更向法國陳請收納乎？乃約毫不躊躇，逕答曰：『願。』復當塲握筆，作書應徵。約後記曰：『我復

跪在吾主聖足之下，蓋吾主聖足，實大生我依靠之心也！我當時淚盈於睫，尤於心中滿懷愛情，我奉身自獻，任何都可接受；而我平日雖屬軟弱，此時乃不知如何，覺有一種毅力！

此次約母心雖悲痛，而並不阻擋，蓋種種障礙，天主已爲消除矣。約爲避免家人訣別時傷悲起見，離家時，一言不發，亦不携一物，由當地聖心會代治行裝。約記當時首途情形曰：『耶穌前來領我，不知如何，而我身已到聖山白的央矣。當時，我囊無錢，身無力，我自忖一無所有，所有者，要惟胸中一團愛主之情耳。但我屬於聖心，而我則依然故我，仍爲軟弱無力之人！然耶穌聖心，固常爲我助也。』

約復在聖山白的央聖心會中，居留一月，備蒙該會欵待。約中心感激，因盡其所能，隨在幫忙，開口少，做事多，孜孜兀兀，力圖報効。然而此時母及幼妹，來書致問，語辭沉痛，約披讀之下，心腸爲裂。於是上念老母，下憐幼妹，又思此去法國，言語不達。約在此時前思後想，憂感交

集；然其志願，則始終注嚮耶穌聖心，因知耶穌聖心，正在佇待其來也。此時或問約曰：『汝適彼土，言語未習，將若之何？』約逕應曰：『有天主領導，』約語誠是。一九二〇年二月四日，約遂與祖國長辭，從其唯命是聽之耶穌，越境而去。

在斐陽老修院隱居舊迹

『我移植汝於我心之園，我將手自灌溉焉！』

斐陽老修院，位於玻雅蒂城中之山腰，下臨克冷山谷，地勢凌空振拔，刻露清秀，蓋其境界，秀麗天造地設，專爲下界熱心人仰承上天寵錫焉。此院建於一六一八年，本爲西斯德會修院，法國革命後，聖女瑪達肋納蘇斐卽因此遺址，創立聖心會之第一座初學院。此院因聖女生平不時蒞止，又因聖女留駐之時，屢蒙上主洪恩，故院中之一屋一舍，一草一木，皆可視爲聖女之遺迹，皆足以爲聖女之紀念。

今者耶穌聖心卽在此吉屋之中，藏其特寵之女，栽而培之，如蒔名花佳卉；推心置腹，與之共嘗救靈之渴，共同生活，共同吃苦，共濟天下之溺，又復在彼之身，借彼之身，以建其仁愛之事業焉。

然當約進院時，初無料及天主之大計劃，大經營，正在約身着手進行，逐步實現。蓋約居院，自初試時起，前後四年，修道生活，始終如一：樸實，靜默，作事心神貫注，在衆人中深自韜晦，蓋由其外表而論，固絕無可以引人注意之處也。嚴肅之容，時或一現，內心痛苦之迹，然人就而近之，與作片語交談，或以事相煩，輒笑容可掬，和氣迎人。目大而黑，炯炯而神，而其一生之貞靜純潔，皆足以反映其神火之旺熱，心志之凝斂焉。

約聰明伶俐，得天既厚，又因其思路之清楚，見解之準確，而早植其德性之根基，天主聖寵，乃因利乘便，爲之灌溉培養，造而就之，日新月異。又約心腸柔軟，義氣深重，自經艱苦磨難，功夫湛深，情之所發，乃

能一本中和，有節有度，無所偏倚。然其待人接物之良善和氣，固非飽經世故而能完全忘却自己者，所可望其頃背也。

約雖初入修院，心靈中固早具犧牲精神。聖召之所謂聖召，識之明，認之切。內修工夫，既經深造，而愛耶穌聖心，亦已情熱如焚。顧此種天主恩賜，罔論左右之人，無由窺見，卽約自身，亦不自知其所以，故自入院以迄去世，除克盡厥職，恪守會規外，竟於人不知不覺間，曇花一現，忽焉而逝。

時聖心會助理修女初學院，人數無多，約爲求進修會之第一人，故初學生中，當推約爲前輩。

約初入院，終日勤勤，執卑微之役，覺修會生活，有類於納雜肋聖家生活，心滋歡悅。會祖聖女蘇斐有言曰：『蓋有許多工作，陰爲耶穌聖心幫忙，成其救靈事業，然而惟有一種工作，可以積功於天，而有宗徒傳教之價值：卽行此救靈工作，心中當懷愛慕耶穌之情，無聲無臭，

而與耶穌聖心結合，會同祈禱。約信德堅，愛主深，誦此會祖金玉之言，實獲我心，於是身體力行，邁步前進，度其燦爛光明之新生活。

約在求進修會練習時期，初學時期，及初學期滿至於去世十八月中，情形如何，若以約外表而論，則三言兩語，可以概括而盡。然而人苟一讀納雜肋耶穌之生活，即可以知天主看人，與世俗之僅以貌相者，目光深淺，固自不同。夫聖經之記載耶穌三十年家居生活，豈不以『彼惟順於父母』數字盡之乎？故聖心會之助理修女輩，德行深造於無聲無臭之中，當必有其不可磨滅者。約即此輩無名人物之一，爲之立傳，遂因限於見聞，亦祇得以數語了之矣。

當時斐陽修院與約同會諸人，對於耶穌聖心與約密契，聲氣相通，皆毫無所知，所知者，不過如其中某修女所云『觀其外表』而已。然而即此外表所見，已甚可貴，蓋綜約生前在會短短時間之豐功盛德，皆可循此一線光明，探索而得也。

約在院中所治本分，無論烹飪針黹，無論大衆公共事務，皆一本會規，兢兢盡職。平日沉默寡言，虛心下氣，壹惟人意是瞻，是從然。約雖自甘沒沒，不求人知，而其忠勤職守，奮勇任事，心靈手巧，則固有目共賞也。故約在院，終日碌碌，不辭勞瘁，而院中諸事，亦大有非約莫辦之勢。約身兼數職，應付裕如，手指所及，迎刃而解。約又不獨愛己職務，且於意外工作，常告奮勇，接手辦理。遇有瞻禮，或逢院中特別事忙，如有需約相助之處，約則準時到場，比及他人散去，約尙獨自留後，料理佈置。一切瑣碎額外工作，約則視爲己任；一切卑下污賤之生活，約則治之以爲榮幸。嘗有一日，製衣間接得一批修補工作，需時極久，約適事集，不得不謝絕幫忙，顧中心慊甚，乃忙裏抽暇，爲之當夜代趕，全部完

工。

約心地慈祥，平居時刻留神，見人需助，卽爲幫忙。有某修女，年事已高，老眼昏花，白晝不能穿針，乃到晚間治活，則見針已穿好，訪問良

久始知何人代勞。

約賦性活潑，天真爛漫，比到法國，力學法語，然其初數月，既不能
懂，又不能講，苦極；一旦略識之乎，卽與修女等試談，文法規矩，雖未全
對，然其吐辭，往往使闔座皆歡，而絕無炫長耀能之心。

遇有會中特准遊散，約亦恣情歡娛，天趣盎然，壹如兒童，平日散
心，談吐風生，而亦莊亦諧，聲調高下中節，具有一種神韻，令人一聞，便
知其身處世界，心在天上；而一過散心時間，則端莊溫雅，兩手雖工作
不輟，然神收志歛，態度肅穆，如在靜禱。至其在小堂中，則儀容之肅，更
足以見其信德之活潑：蓋約一到進堂時間，若爲磁石所吸，迫不及待，
趕入堂門，跪地合掌，雙目下注，一若身旁之物，均歸寂滅者。

聖女瑪達肋納蘇斐生前居室所改之誦禱處，及院中常供聖體
之小堂，洒掃之責，皆屬諸約。約愛主情深，行此職務，興高彩烈，口中吟
咏，手頭工作，窗明几淨，而神火亦彌熾也。

任何事宜，交約之手，約必盡其心力，妥爲辦理，某修女年屆古稀，舉動需人，約朝夕服侍，爲之衣着，顧視殷勤，體貼入微，敬而愛之，猶如親母，於是年老癃病之修女，經其調護，痛苦若失。

約擅針黹，故入院未幾，任製本會學校學生制服，發愿後，院中另闢針黹間，由約主任，而派求進會者及初學生數人，從約學習，約不辭勞瘁，悉心教授，視各人才力所及，分派工作，拙而笨者，曲予優容；錯而誤者，爲之修改，或代爲完工，和顏悅色，從不動火，蓋約孜孜兀兀，壹心爲其本會造就人材，務使同堂姊妹，個個訓練有素，服務會中，各盡心力，而精益求精焉。某初學生曰：『我輩從未見約疾言厲色，暴燥不耐，如人工作，或有疏忽漏畧，約但曰：爲吾主工作，不當如是而已。』蓋約待人溫恭，故人待之，亦敬愛有加；而其德行神業，則入人尤深，所治之針黹間，不聞譴譁談笑，但聞在天亞物，手指挑針，心口誦禱，所謂針黹間，直變祈禱室矣。

約性愛兒童，尤喜年較幼稚者，此可於其工作時，及爲兒童試服時，觀察得之。蓋約遇兒童，全神貫注，體貼入微，故兒童輩亦皆趨而就之。約於兒童宿舍，晚上巡視一週，遇有衣服破碎者，立爲補綴；紐扣脫落者，立爲縫釘；翻箱倒篋，整理床褥，無不樂爲幫助。凡此工作，約皆不動聲色，悄然爲之。然而各位監學，目擊其情，莫不心感其德，而兒童輩見其勤勤懇懇，對於修道生活，自必更留一甚深之印象也。

約身不由主，終日爲人忙碌，及晚獨居一室，乃得恭默思道，手雖依然工作不輟，而神則與主相屬。某晚，有修女以事入約之室，則見約正持生活縫裁甚忙，然觀其狀，則知其方悠然神往，與主深契。修女恭伺一旁，立觀片時，繼乃輕呼約名，約瞿然而覺，廻眸顧視，目光中含有吾主神情。既見修女，亟行起立，復其自然態度，然其魂魄，固顯然從天外歸來也。

約之修道生活，以外表而論，不過如是，平常度去，惟有在日曆上，

特記其若干時日，以劃分其修道生活之階段而已。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六日，約穿會衣，正式進會。是日，約母及妹安日辣，由瑪德里特聖心會姆姆資助旅費，前來觀禮。約骨肉重逢，又以中心快樂，得與家人共之，且欣且慰。嗣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發初願。約母及妹又來觀禮，然而其時約與耶穌聖心淨配結合，情之深篤，遑論。約之母妹，不得而知，卽全會修女，亦皆莫測其高深也。

自此以後，約重度其隱晦生活，惟有二次被派出門。一九二三年五月，約奉遣至法國都爾附近瑪而莫的哀初學院，居彼一月，爲時雖暫，而已留下一甚深之印象。該院管理助理修女之姆姆記曰：『約瑟法美能台修女來此院中，沉默寡言，恪守會規，待人篤實，令人起敬。愛觀其舉止動靜，一望而知其深與吾主契合。方其初來，卽雜人叢中，共同工作，擇其事之艱苦者，爭先爲之，且又刻刻留神，守尋機會，幫人之忙。』

吾主嘗告約曰：「我將在彼處，留我行蹤。」果然，約居其地，在許多光景中，表著其聽命及修道之精神，該院長上大爲歎賞。顧約身體，病根久伏，此時，乃日益增劇。吾主已告以此疾不治，去世匪遙，約秘而不宣。人但見其面容，時現憔悴之色，約雖強自振作，故示歡笑，然病容消瘦，固不可掩也。

及返斐陽修院，數月之後，又復他適。時在一九二三年之十月，羅馬聖心會總院召集各地院長，舉行避靜神功，兼行討論會務，斐陽院長乃挈約同往。此在旁人觀之，僉以約往羅瑪，當係總院事忙，往湊人手，然而天主方面，固自有其用意。吾主嘗語約曰：「萬事由我引導，我知於我事業，孰爲適宜。」主後又謂約曰：「晦冥之後，豁然開朗，則果出日，更見光明。我之事業，亦然如此，經歷大苦大難，則一旦顯露，亦必分外出色也。」當時約無無聲臭，旅居羅瑪，確感幾次劇烈痛苦，及經朝見教皇，蒙教皇降福，因以深信宗座代表吾主，大權在握，心中遂

豁然開朗，頓覺寬懷。十月二十六日，遄回玻雅蒂，自此以後，遂爲約在人世之最後階段，其時甚短，蓋約去死近矣。

約固自知不久人世，然返院後，重理舊務，非至力竭，不肯歇手。此時工場中人見約日形消瘦，精力不繼，咸中心惴惴，私爲約危。十二月九日，約以渴願領主，猶勉力支持，步至小堂，抵暮，遂臥床不起。

十二月十二日，約發大願，同時領受終傅聖事。某修女記約當時情形曰：『此天主寵愛之兒，我輩平日不識其爲人，今則重幕揭曉，衆目昭彰矣。入其室處，乃不類病房，直爲祈禱聖地。垂死之際，容光煥發，現天上之平安。人近其側，不知何故，竟覺一種清高偉大之特別氣象。在其去世前數日中，我又見彼多次時，院中幼童將行避靜，我囑彼爲諸兒祈求，彼曰：『我固甚愛諸兒，我聞彼等遊戲誼諱，心滋快樂，但我見彼等到堂領主，想到諸兒人人心懷耶穌，則尤所欣慰。當然，我將爲彼等祈求，後日在天我將繼續：』又誠懇自語曰：『慈善之天主，賦

我一熱愛之心。我愛本會，我愛各位修女，我愛兒童……噫，我有一熱愛之心……又有一日，約曰：『初學者誠當如何熱心，如何振作，以保其聖召。昔我經歷許多阻難，幾致半途而廢，我當此時，輒就教於副院長姆姆，一見之下，即覺精神抖擩。我離祖國，犧牲固然爲聖召之故，不加躊躇，自情自願，離鄉背井。』約續曰：『在初學時所當悉心學習，而終生牢記者，厥爲聽命。噫，人苟能用其信德之光，則必知聽命價值，如何寶貴！……』約言此時，歛心凝神，復一再誦其『用信德之光，以知聽命價值……』之句，若示其所行之路，爲其靈魂，千穩萬妥焉。

又有一日，約似感受劇痛，曰：『吾主欲人吃苦，其道甚多。』略靜片時，續曰：『我曾受多苦……然……約言至此，出以沉毅之音，令人聞之，永不忘懷。一人忘吃苦之道……是也。人忘吃苦之道……而今吾主行來給我……』語至此，若自覺失言，中斷其詞，旣乃曰：『噫，否不然，彼無所用其酬報，因我毫無建樹……彼將……使我享受真福矣！』語至此，默

存片時，若嘗其所謂真福者，復用力言曰：『吾主良善哉！吾主真良善哉？』此語約復一再言之，津津然，若玩味不盡焉。

約聽長命，勉力作書，分致母妹，告別。二書文字質樸，而熱心動人。其致母書曰：

『兒死，樂也，因兒知其出自自主，而天主者，固我所心愛者也。況我靈魂，切願得有天主，切願屏去世上一切障礙，無遮無蔽，面覲天主。母其勿哭勿悲，凡人愛主深，望主切，則其死也，實爲生活之始。今日之別，短而暫，蓋人壽命瞬息卽逝，我輩不久，便可永永聚首矣。兒四年修院，直如登天。兒於諸妹，惟有一願：願彼等快活度日，如我生時；願彼等明白，惟有承行主旨，可得平安。母勿以爲兒由疾病致死，或由積勞致死，兒之死，殆由於愛情耳！兒初不覺有疾在身，然有一種感覺，令兒想望天上，蓋兒不見耶穌聖母，實不能活命也。』

約致妹書，辭尤懇切，書曰：

『我今將死，心中平安快樂，此殆我覺已照天主聖意做事，故能得有此種平安快樂耳。天主導我所行之路，與我本性本意，誠多拂逆，然當我身臨末日之際，賜我心曠神怡，報我以天上之平安矣。』次致數語，訓妹上進，語意篤切。次勸妹曰：『汝勿自傷貧窮可憐，耶穌良善，加愛我輩，不嫌我輩微賤。我由經驗深知其情，汝可恃其良善，恃其愛情，恃其慈悲。我在會中，不啻處於慈母羽翼之下，耶穌遣來之諸位長上，於我愛護維週，我在世上無以爲報，待我一到天上，我將投童貞聖母，彼於我當求無不應也。』末曰：『我親愛之妹妹，我與汝生平愛好無間，今且暫別數年，將來永聚，當必愈見親密，再會再會！我在天上待汝也。』

此後數日中，約又感受一種隱痛，此當爲助其大功告成之磨難，而其一生祭獻，亦於焉告終。蓋主有言曰：『汝將受苦，而死苦中，汝勿自圖輕減其苦，我將自來爲汝輕減。』主此一言，可於約畢命時驗之。

約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瞻禮七，下午八時逝世。約氣甫絕，闔院中人頓覺一種喜慶平和氣象。約之斗室，天朝神聖似皆蒞止。時約遺體，圍以玉簪花，容貌端莊秀麗，神彩煥發，令人一望而知其已享天國永樂。蓋耶穌聖心，於其所用之小小工具，平日秘不示人，今則於此遺體，透露光芒，揭起帷幕，開始以其愛情熱烈之呼號，昭告大衆矣。

宣示秘密

『我將藏汝於我心中，無人可以見汝。』

果也，耶穌聖心寄存約瑟法之寶藏，曾幾何時，帷幕高揭，水落石出：蓋耶穌聖心愛情之計劃，約生平奉行，諱莫如深，今於約去世之後，閱時未幾，赫然顯露矣。顧聖心會爲鄭重起見，仍將此寶藏，保管於本會之中。茲在本篇，試行披露，以待聖教會之審定焉。

約在生時之銷聲匿迹，其事頗奇，苟非天主爲之深藏固閉，嚴密守護，決不能如是之絲毫不露聲色。蓋主在約身，惟精惟密，經營擘劃，日新月異，大著奇蹟，而當時闔院中人，竟茫無所知，獨其神師長上所述隨約後，觀其步步入勝而已。

耶穌於約生時，恆謂之曰：『我豈因汝有才有能而選擇汝哉，乃因汝無才無能，而選擇汝耳！』蓋惟如是，而後可以展我能力，施我愛情。

也。」嗚呼！約在耶穌眼中，猶在我衆眼中，不過區區一小『器』而已，乃耶穌寶而重之，韞櫝而藏，惟恐人知，我人能不歆羨乎哉！

約在日記中，自記當時入院，祇有十五日太平安樂，厥後天主卽許地獄惡魔肆力攻擊，約被糾纏不清，如墮幽冥深夜，其初誘惑來擾，攻勢平平，突然之間，轉取強襲，銳不可當，蓋魔鬼顯行總攻，以阻其聖召矣。約生平從未遇過此種猛攻，於日記中據情實錄曰：『我力戰誘惑，較死尤苦。』但約恪守會規，工作無缺，常厲兵秣馬，先事防範，準備與仇魔廝殺；一經上陣奮鬥，則誦不絕口其聽命之口號曰：『永矢勿渝，然我願永矢勿渝。』約續記曰：『我在此境，直至此日耶穌真實顯現，前來惠顧，並大加啓迪慰勉而後已。』是日爲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晚，當約正與魔大戰之後，約時與衆修女跪地朝拜聖體，忽然入於其所謂『甜蜜之睡鄉』，睜開眼來，則身處於耶穌聖心之聖傷中。約記其事曰：『此事經過情形，我不能解釋：噫，耶穌！我無他求，惟求

愛爾，守我聖召，永矢勿諛。』

約蒙神光寵照，洞見世人罪惡，於是自願捨生，以慰耶穌重傷之心。約心自亦熱情焚灼，願與耶穌結合，凡百犧牲，無大無小，皆所不吝，以求保其聖召，而信守勿渝。斯時前日幽冥之深夜，自經蒙此天主之光照，早已消失；胸中之擾亂不寧，亦以受此淵深莫測之幸福，而早已平靜。約奉主命記曰：『以前種種，皆出主賜，天主待我如此之厚，我實愧不敢當。我願愛之，如癡如狂。我惟求彼二事：愛慕耶穌聖心，報答耶穌聖心。我今乃愈知我力之弱，盼望愈切，求其增加力量勇氣。往日我從未安息於聖傷之中；我今乃知遇有逆苦，何地可以躲身矣；蓋耶穌聖傷，真爲安息之所，而且富有愛情也。』

自是耶穌聖心屢次顯現，熱情炎炎，若在一團烈火之中。六月二十九日，吾主顯示，燦爛光明，令人心醉。約記曰：『適在舉揚聖體之前，我之兩眼，我可憐之兩眼！見我心中之所惟一願見者，我主我天主！

其心包於烈燄之中，微露笑容：正當我見其美好無倫，光明奪目，返顧己身自覺形穢，羞愧俯伏時，彼手自引我近其聖傷，以極溫柔極鄭重之語氣，告我此言曰：「我作愛情犧牲，而自祭獻，我願汝同樣亦爲我之犧牲。須知心有愛情，則無所吝惜也。」自是吾主爲約洞開心門，不復關閉。

吾人今可一觀此後聖心對約，如何源源降寵，輔翼前進，迄於大功告成，而取其手自彫斲之器，永藏於心。

蓋耶穌自爲約心中之主人，於其功修路上，親自栽培，教誨之，引導之，訓斥之，寬恕之，扶助之；恒作不速之客，顯現約前，候之於供職之際，會之於服務之時，教約如何祈禱，當約不意其來，則突然光臨，當約渴望其來，則深藏不露。約心偶或忘却愛主，則如電光一瞥而過，爲之警覺提撕，又時留約於其足下，告以中心所願，贈以十字苦架，餽以荆棘茨冠，納約心頭，慰誨懃懃，諭以恃主大力，聽主驅策。

約在修成路上，一切大小疑難問題，皆由吾主爲之講解開導；蓋主恆訓以聽命，忠信忘已，依靠天主，以及毅然決然委身天主。此數德者，皆爲傾心輸誠，愛慕天主之根本要點，所當身體力行，造次不離者也。蓋吾主教以會規爲修成捷徑，聽命爲修成保障，而其聖心，則爲修成鵠的焉。

約在修院，有若干時期，吾主頻頻惠顧；有若干時期，則一連數月，絕迹不來。然吾主光臨，俾約一嘗神樂，固亦有其作用，蓋主之意，無非欲以堅固約之信德果也。約經吾主耳提面命，乃豁然省悟，如何應主聖召，進修純全，如何堅守聖召，任主自由處置。

未幾，聖母亦偕其聖子同現約前一日，謂約曰：「凡人如蒙耶穌注視，我亦放我之心於其人之身。」聖母顯現約前，「美麗之極，慈善之極，」一直使約無以形容。然聖母秉其慈祥愷惻之心，周旋於約及其聖子之間，出言吐辭，極其審慎，恰合其世人中保身分地位，故當耶穌

聖心於約施其初步教導時，聖母一聽耶穌獨任其勞，不過在旁見約惶惑時，加以慰勉，提示之，鼓勵之，詳爲解釋聖子耶穌一舉一動用意所在，教之如何預備迎接耶穌；遇約立足不穩，搖搖欲仆，則親爲指示引導入於天主聖意之路；又教以如何補過贖罪，如何防仇毒計，而當約與惡魔死力相拚時，則展其大力，出手救助，儼如一枝生力大軍，臨陣助戰焉。

聖女瑪達肋納蘇斐，乃亦分任童貞聖母提携捧負之勞。在斐陽院中之各室各部，在約寢室及當約在聖體龕前誦禱時，聖女恆現其女約前眉宇之間，仍露往日生時精神飽滿，熱情誠篤之狀，惟丰采奕奕，具有天上光輝。約與之酬答，如與會中在世各修女交談無異。聽其諄諄叮嚀，而謹誌於心。遇有困難，則據情實告。蓋約對聖女言聽計從，深信不疑，覺在聖女之側，應召居院，有恃無恐。

約信德根深，見吾主聖母聖女迭現其前，初不爲怪。且約素來致

力超性功夫，故於諸聖顯示，當其來時，既不戀戀不捨，及其已去，亦不望其再來，既不推究所以，亦不念念在心。其所念茲在茲，刻不忘懷者，厥爲學習『更大之愛情』。此所謂『更大之愛情』者，固爲耶穌反覆叮嚀，諄切訓諭。蓋吾主之意，誠如其後日語約，欲人於不可見之真實事理，激發其信德耳。觀約生平深信吾主居其心內，一舉一動，聽主引導，一切向主陳述，一切屬望於主，皆出吾主自教，則吾主之意，概可知矣。

同時，約在修院度其歲月，修成路上，艱苦奮鬥，而天主爲助。約修成功，圓滿起見，使之因心衡慮，遭遇拂情逆意之磨難，作其練習超性功夫，砥礪真實德行之試金石。

其初，約數度奉上峯嚴命，爲鄭重起見，察驗其所見所聞，是否確實。此舉固亦出自上主聖意，蓋因此可以表見約之聽命，及其克盡己私也。

約乃持其堅固不拔之信德，秉其大量割捨之精神，聽從長命，試於天主之眷懷垂顧，視若無睹，而置之不理。夫吾主當其初時顯現之際，豈不屢次切實詔約謂：『我願汝常常聽命，則我亦聽命』乎？但約自覺身處此境，外則招人疑慮，內則有恐自欺欺人，憂心忡忡，痛苦萬狀，如此杌隉不安，閱時甚久，直至吾主待其自謙自抑，屏絕己私，功夫既深，始教以不必過慮而後已。

然約所遭拂逆，由約本身來者，實較外來者爲多。蓋約賦性活潑，勇於任事，最愛公共操作勤勞之生活，一旦身爲聖心會助理修女，素願克儉，志得意滿，喜可知也。今者，吾主忽欲其走入一路，特別加功以祈禱吃苦救人靈魂，約乃以爲事與願違，心中恆起劇烈反對。約奉長命所錄日記中，詳載當時內心紛亂情狀：謂其有時中心惴惴，恐此非常之路，涉足其間，行使其遠離大衆所走之修成公路，而有害於聖召；有時適當工作之際，忽奉吾主召喚，當恭敬待命，聽候吩咐，秉筆記錄，

事後或當報告神長，傳達主旨，此時約覺心中極不高興，難自壓制，然而吾主之路，痛苦雖多，約始終遵命奉行，絕不抗拒，是則難能可貴者也。

約又有時感覺一種苦悶，其來如狂風怒濤，起伏胸中，直使約徬徨躊躇，寢食難安。此種苦悶，卽爲有時仇魔見約蒙主特寵，乃使狡計，令約思己藐藐之躬，德薄能鮮，如此大任，不克負荷，因而惶恐戰慄；其次則爲有時大惑不解，疑竇叢生，以爲所走之路，純屬陌生，如其確係天主指示，則長上前者之干涉爲失當，如其非出天主指示，則爲自己鑒別有誤，而自欺欺人，於是因疑生懼，不寒而慄，幾欲離院出走，免鑄大錯。

旣而歎天動地之風浪，賴其天上慈母之力，歸於平靜，約乃復覩光明，如戀棧之馬，逕自返投其主耶穌，仍懷其純潔之愛情，而遵主意，完全委身於主，主亦寬而恕之，告以：「我血儘可洗滌一切。」又問約

索取邀蒙寬恕之代價，語約曰：『約瑟法，汝再自獻一次，謂爲愛我之故，願背我意旨之十字架。』

此十字架者，果沉沉重壓其荏弱之兩肩，蓋惡魔專與善事善功爲仇作對，而天主竟儘予自由，聽其肆擾，阻約進德修業，然而涅而不淄，磨而不磷，約遭此魔難，乃若天主意欲特証約早歲所受主寵之重要，故能於風雨飄搖中，立脚穩定焉。

蓋約初入修院，如上所述，卽經仇魔猛肆攻擊，六月五日，吾主顯示，展其聖心之大力，始遏地獄兇燄，於是約得暫告平安，此乃吾主先欲堅其『弱器』之信德，而使約之神業導師，明白約身之事，俱由天主安排，然後再付魔鬼以更大之威力，及後魔鬼得此威力，乃張牙舞爪，又肆猖獗，而約此時所得聖寵實力，又似未能充足，以與仇魔抗衡，約到此危急存亡之秋，乃知與魔戰鬥之如何凶險，臨陣退却之如何羞辱，以及心中所能感覺之痛苦如何劇烈，蓋約此時所遭之磨難，誠

與常人之所受者，一較輕重，則常人之所受，不過爲磨難之影子而已。然而魔鬼之所以橫生阻力，目的惟在誘約叛離聖召，蓋約如叛離聖召，則天主失其所選之器，而其仁愛慈悲之計劃，亦自然宣告失敗矣。嗟夫！約所身歷魔鬼之誘惑，纏擾，窘迫，所經與魔鬼肉搏之苦戰，實與致命無異，而此致命痛苦之痕迹，乃滿佈於約之四體百肢，同約帶入墳墓中去。吾人於約之遭遇，口講筆述，固可片刻立盡，然約當時日夜煎熬，苦苦奮鬥，以保其聖召，守其忠信，其間不少之英烈事實，夫豈局外人所可得而盡知哉！

顧約雜諸修女中，僅於神色上現痛苦之狀，而於舉動間露疲乏之態，依然力疾從公，照常辦事，無間無斷，無荒無怠，往來奔走，悉如平日，而於心頭底事，則諱莫如深。約對仇魔，毫無畏懼，恆用吾主之言以斥之曰：『汝無他能力，要惟上天付汝之能力而已！』約飽經戰陣，胆氣漸壯，不畏仇魔攻擊恐嚇，然有時爲魔所擾，神志昏沉，苦不堪言。此

時約覺一身之中，判作二人，其一所發之熱愛，不足以控制對方之叛逆。於是約覺中心痛苦，難以言宣，生平所覺之痛苦，當以此時，爲最劇烈；然約一朝脫離此苦，其神魂因自謙卑而更形潔白；與耶穌聖心結納，因益知聖心慈悲，而更見親近；且約旣備嘗險阻艱難，乃益委身於主，一心專注天主奧妙之聖意。

然約尙有更大之磨難在後，蓋天主特允約一嘗地獄神秘之苦，身入地獄烈火之窟，歷數小時，如歷數世紀；親眼目覩世人靈魂墮落入獄，親身嘗到所謂痛苦之痛苦，卽不能再愛天主是。

無疑，約嘗此地獄苦刑，足救多人靈魂，而魔鬼見約入獄，方趾高氣揚，慶賀得勝，孰知約之此來，正所以美滿完成天主仁愛之計劃也。約在地獄所見所聞，觸目驚心，後記其事曰：『若盡世上之苦，可阻一靈魂入獄，則吃盡世苦，亦可以行所無事。』頃我所見，直增我一吃苦之大勇氣。我今乃悟一最小之犧牲，有何價值？蓋耶穌亦且收而錄

之，以阻許多靈魂罹此地獄刑苦焉。』

聖母亦親來告約，天主准其身歷地獄意義之重要，謂之曰：『汝今見無數靈魂永永墮落，此等靈魂，無一心中可發絲毫之愛情。汝在今日，儘可發出愛情，尙其因此一見，努力奮勉，務使汝愛火感熱人靈之回聲，時刻不停，上徹於吾子之耳，以掩獄中靈魂不絕叫囂咒罵之聲。』

約所重重經歷之痛苦，在天主嚴密關防之下，竟有一部份，令人莫測高深，然人果一究所以，則吾主用意，要不外乎使人明白：在何基礎，建其事業；用何爐火，以煉約瑟法；又使約之神師神長得知主於其特選之兒，置之於困苦逆境，所以保其神魂安全，而彼代主爲約引導，亦當如何體主之心，愛護維週。

然當約經歷此大小難關時，耶穌本其計劃，常在進行，蓋耶穌沉沉熟睡於浪水飽浸之舟，及到規定時刻，乃始張目而醒，行施其獨有

之主權，起命風曰：『止！』命海曰：『靜！』頃刻間，風平浪靜，乃現其淨配前，而置之心頭焉。置之心頭，又莫非爲焚以心中熱火，而使聞其心中躍躍跳動之聲，此聲非他，卽號召天下萬衆人靈之呼聲是！

約幼聞天主聖召之呼聲，當時似亦明白天主召之，用意何在。旣而環顧四方，覺傳教救靈事業，大有可爲，因於誦禱之際，耿耿不忘爲人靈求主。然約雖蒙主寵照，早萌救靈之志，吾主不即從此着手敎導，留待後日引上此路。

及約一入修院初學，吾主即以其救靈之渴，揭示於約，而使之同嘗；教以何謂救靈，救靈當用何種代價；又告以彼蒙聖召，當特別以補贖爲職志。約質直記錄，一日吾主示以『大批靈魂，列一長隊，其長無盡，』謂約曰：『凡此靈魂，皆待汝救。』約受主托付之重，自是爲人靈魂，不停工作，不停吃苦。吾主又曰：『我儕其專管人靈。』吾主言時，熱情之烈，溢乎其辭，直令約不知如何形容！

蓋爲救人靈魂，吾主教約如何利用平常生活中最微最小之事，又告以與聖心結合，善度一日，有何價值。

爲救人靈魂，吾主教以引用彼自稟懇聖父之祈禱誦，而於約望彌撒時，拜聖體時，教以隨附耶穌，同心同意，念其奉獻寶血，奉獻聖心之誦。蓋耶穌欲救世人，特用彌撒典禮而常居聖龕，自祭自獻於天主聖父，以爲世人中保也。

又爲救人靈魂，吾主教以多做補贖，多行克苦。約乃請命於神長，得有許可，則嚴苦其身，略不愛惜。

最後爲救人靈魂，吾主欲約身爲犧牲，而用一種神妙方法，使約與之同歷同嘗受難之痛苦。吾主恆來問約曰：『汝欲背我十字架否？』於是約每背十架，久久弗釋，肩頭重壓，疲乏之狀，顯然可見，而莢冠之棘，深入約腦，竟使其首無着放之處，肋際劇痛，直如吾主中矛裂胸，顧約身負重苦，而工作不輟。約尤於夜間，常蒙主召。某夜，吾主顯示，

約起床，主謂之曰：『汝其取我十架鐵釘茨冠，此皆我之寶物；但因汝爲我之淨配，我可放心交托於汝，我將訪求靈魂去也。』斯時，吾主啓其聖心，火舌炎炎外冒，向約曰：『我願衆人皆認識我而愛慕我；我將引使前來，而納之於我聖心之中；我此去尋求彼等，尋獲之後，我當再來取我十架也。』

然約所受之形苦，猶遠不及所受神苦之劇烈。蓋吾主當時受難，一方壓在世人罪惡重量之下，一方又遭天主聖父遺棄，悲痛欲死，不覺脫口呼曰：『我天主！我天主！何捨棄我！』此時吾主心中臨終之苦，乃亦使約略嘗其味，而又從而鼓勵之，恆以救贖世人之大題目諭之曰：『靈魂價值重也！』主又爲之提示，彼蒙天主特選，意義何在？蓋天主呼而召之，爲愛慕天主，而愛慕天主，則當自祭自獻，故主語約曰：『汝其勿忘，凡我所選之人，皆當與我同爲世人作犧牲。』

於是約夜以繼日，與吾主共同合作救世事業，心中念念不忘世

人靈魂：誠如吾主所云：『我活於汝身，而汝則爲人靈魂而生活。』

吾主蓋用此法循循導約，以備計劃之實行，及其切磋琢磨，學業有成；痛苦煅煉，形清神潔，熱心救靈，志同道合。初願既發，正式屬主，聖心卽予任用，作其事業之工具。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約發初願，時約與仇魔苦戰，大告勝利，全心全意，伸其信愛之情，自獻於主，吾主乃顯示於約。約記此次顯示曰：『主之聖容，美不可言，心發大火，傷口洞開，主引我近前，納我於聖傷中，語我曰：今我幽汝於此囹圄中：我自無始之始，早已屬汝，汝則自今日始，當永永屬我。汝約瑟法，汝其爲我工作，我則爲汝工作；須知汝事卽我事，我事卽汝事也。』主又藹然語約曰：『試觀我平日待汝，如何忠信！』繼復正色告約曰：『今我開始我之事業矣！』

天主之表記

『我將在汝之身，以表記示人。』

『審樹美惡，當觀其果。』此言出自天主上智之口，載在聖經典籍，蓋凡世人修練之德，超出本性之行，胥可據此定例，以量其大小，辨其眞偽焉。

約之神長神師，陰囑約要求吾主給予表記，以資憑信，且迭次敦促，催約甚急。主乃告約曰：『人可不必再問表記，我將卽在汝身，出而示之。』吾主此答，初非泛泛，蓋約四年修院，短短生活，德業神功，日新月異，其所表見，固足令人深信無疑也。

此天主之表記，在約之身，彰彰可覩者，首在其赤子之誠實，引之直趨天國。大凡極其微弱，極其樸實之人，最易博得聖心歡樂，最易探取聖心秘密，約卽此流人物之一。人與之接，但覺其虛懷若谷，不知有

已，天眞率直，毫無城府；神業功夫，旣不矜奇立異，平常生活，亦無矯揉造作；蓋其信德具有確切不移之根柢，故能不尙虛表，不事浮文，不受感情一時衝動，而一往無前，直奔天主。且惟其誠實，故能未用深功，已得與天主互通聲氣；惟其誠實，故能歷遭磨難而安之如素，曾不問訊。上主用意究竟何在？且又惟其誠實，故一朝風平浪靜，立即振作精神，我行我素，趨程前進。

人有問約生平遭遇，約輒源源本本，據實回答，宛如兒童，絕無矯飾。呂福主教時掌玻雅蒂教務，嘗與約晤談多次，輒歎約秉性誠樸而能彬彬有禮，且於天眞流露中，顯其內心，一惟天主，是追是求。然約之誠樸，不獨見於詞色，卽其所遺日記，字裏行間，亦可以見其心地之光明皎潔焉。

耶穌聖心，特顯謙遜仁愛之德；聖心會會祖瑪肋納蘇斐聖女，亦以謙愛著稱於世；今觀約於此二德，兼而有之，是非天主欲特彰其美。

之明徵乎。

約既爲人樸實，一朝備嘗險阻艱難，深知己之渺小，而增修謙遜之德，乃化其氣質爲端莊凝重，少年老成。蓋約素性傲岸而活潑，吾主乃賜之歷時甚久，覺察修道生活，不獨當心懷謙遜，且當勉爲其難，見諸外表，俾得習於瑣屑小事，顯愛主之情，且得由經驗而察見己之軟弱無力，因而死心塌地；甘居人下，然而約一朝真能死心塌地，自謙自卑，甘居人下，吾主則又取其謙德，另作他用。蓋約既習於忘却自己，習於犧牲自己，日就月將，乃自然而然，體會到自己虛無，而深信不疑；及其深信己之虛無，遂如前述，於吾主所示道路上，一路行來，一路發生糾葛阻撓。蓋吾主命約遵循之路，約初以自覺人微力弱，極表反對，然爲承行主旨起見，祇得屈己以從，勉爲其難；有時畏縮不前，則痛着祖鞭，奮然而起。於是困心衡慮，不恃己力，不徇己私，虛心下氣，托己於長上之手，蓋約涉足此路，步步可見其痛下苦功之痕迹焉。

約以深自謙抑之心，發其愛人之情，而因其能施愛於人，乃愈見其謙德之真切。且其愛人之情，超出人之本性。蓋其心中蘊此愛情，熱火炎炎，日益擴大，而與吾主聖心，日益接近也。

凡人德根未深，則蒙上主特寵，鮮不孤介自賞，恥與衆人爲伍。約則絕不其然，耶穌聖心示以秘密，教以如何與彼聖心共同生活，吾主啓示愈多，約心愛人之情亦愈熱，蓬蓬勃勃，有觸卽發，竟可左右逢源。於是約身爲吾主親隨，心中念念不離天主；平居周旋於同會修女之間，乃見其日益和善而肯幫人忙，故凡與約接近之人，咸覺其忠於爲人：爲人効力，爲人祈禱，鞠躬盡瘁，無微不至，而同時又能潛觀默察，見人需助，惟力是視。約愛人之情既深，乃抱普救衆靈，引歸天主之志。然其上愛天主，下愛衆人，心中所容，雖祇有修會同人一堂共聚之世界，雖祇有天下衆生之世界，其方寸之間，固尙綽有餘地以容另一世界焉。此世界者何？卽所以反映天主本性本體之美妙，証明天主待人

之良善，吾人所稱之自然界者是：其中形形色色，飛禽也，昆蟲也，花卉也，蒼蒼之天，以及天上所列燦爛之星辰斗宿也。約乃無一不愛，無一不好，而其愛好之情，博而且厚，朴而且質，因又極能博得主心歡樂，蓋約此愛，固所以推其愛主之心，而兼愛及物也。

然而『聽命』之德，則爲約表記中之表記，而吾主之所以特予選錄者，亦可謂其重視約能聽命之故。約具此聽命之德，不獨平日在旁諸人，共見共賞，認爲約在修成路上，工夫獨到，且在仰承主旨，爲主辦理『特務』時，益著其明；蓋吾主導約行其『聖意之路』，約之一舉一動，一意一念，均當受主約束節制；約受此約束節制，乃益見其降心相從，所謂降心相從者，卽約除聽從長命外，自己毫無願欲，毫無牽戀，但知完全循規蹈矩，從不回念過去如何受主恩寵，而沾沾自喜；卽其奉命記錄生平所受主恩，亦出於萬不得已，故一經寫錄，全部呈交長上，不復索回再閱。吾主初見於約，告約須行何路，當卽聲明，行此路

時，宜絕對以長命爲重，曰：「我引汝入我之心，俾汝祇以聽命爲事；須知我若教汝辦理一事，而汝會中長上，教汝另行他事，則我寧汝不聽我命，而聽長命。」

約奉神長嚴命，每次吾主或天上神聖前來顯示，非得長上許可，不能擅自作答，不能擅自有所允諾。吾主對於此項命令，亟予贊同，且諭約懷遵無違，常堅囑約曰：「汝其往求允許。」主又親自教約，當如何披心見誠，無隱無匿；如何婉轉順人意志；又以修道進會之大教訓，反覆叮嚀曰：「汝當於汝長上之身，求我所在，聽受其言，不啻出自自我口；我在其身以領導汝也。」約於吾主之言，深信不疑，故重視聽命，終身兢兢，不敢有失。

約愛慕會規，愛慕會中公共生活，用是深渥主寵，得以力抗魔誘，不中魔計。約於會規，且極尊重，此於其恪遵信守，足資證明。而其切愛會中公共平常生活，尤足以證明其於修會生活，如何重視；蓋約視修

會公共尋常生活，爲其救靈最穩最妥之路，故耶穌聖心欲其於修會
公共尋常生活外，更循他路，苟非向約明白保証，確屬上主聖意，則約
早已一拒再拒，恕不從命矣。顧約信守會規，非有大勇，亦不易辦到。蓋
仇魔千方百計，施以恐嚇，加以阻撓，約明知奉守會規，仇魔情不甘休，
必且大起糾紛，然而勉自鎮遏其恐懼之心，（試問仇魔強力，誰則不
懼！）一聞鐘聲，立即奔赴，毫不猶豫。此蓋約愛主之情，迥出尋常，故不
辭赴湯蹈火，以矢其忠誠焉。

尙有一端，可以證明天主之表記：卽約所心愛之會規，與耶穌聖
心之教訓，彼此呼應，若合符節。蓋耶穌聖心訓約之本旨，與聖心會所
傳會規之本旨，均在愛主愛人，大量犧牲，刻苦補贖，熱心救靈。凡此種
種，固聖心會修女，所當人人服膺，以顯其爲耶穌之淨配，奉祭之犧牲，
傳教之宗徒。而約則於此數者，明白透徹，心領神會，且因吾主教誨，而
終身服膺，拳拳勿失。

由是觀之，約在修院，雖則無聲無臭，爲主効力，深自韜晦，然而試一細究約之生平，則上主所允在約之身給予之表記，固無時無日不彰明較著於約之一舉一動也。

然而約聽長命，恪守本分，毅然決然承行主旨，信主指示準確，而委身於主，憑主吩咐，約於此種功夫，每累時，累日，累月，遭遇困難，而約則抱大無畏精神，百折不撓。故凡約之神長知約內情者，見約嘗此逆苦，經此奮鬥，有非常人所能忍受，咸歎天主聖寵之無所不能，竟於此柔弱之身，切磋琢磨，造就成器，直令人無瑕可摘焉！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中，聖母顯示，告約死期不遠。厥後吾主，又親來告約，去世何日及死時情況。約乃具告本會神長，謂其在世，當不出一九二三年。是年，吾主果按預定時日，預告景況，收約靈魂，報以天國之賞。

天主仁愛之計劃

『我將在汝之身，有所作爲，我將
借汝宣言，我將因汝使人識我。』

約一經發愿，與耶穌聖心彼此結合，聖心顯示，言談之間，顯然即擬用約爲其仁愛大計劃之工具。蓋聖心先已屢次預告，此項計劃如何進行，曰：『汝雖德薄能鮮，貧乏可憐，不足當此重任，我仍將用汝，以實行我之計劃。』又明告約曰：『我欲汝爲宣傳我良善慈悲之宗徒。』約聆主語，深恐隕越，辭不勝任。主乃曰：汝但愛我，一切勿懼，我正欲汝所不欲；然我固能汝所不能也。』他日，又謂約曰：『凡我所言，汝其念之！信之！我心惟一之願，欲卽取汝幽閉我心，以汝爲我所獨有，而用汝之微小，汝之薄弱，以普施我之慈悲，將有多靈賴汝而獲救焉。須知我之用汝，初非念汝有功有德；我但欲天下萬衆見我如何

施展能力，使用此輩微弱可憐之器。』

一九二二年八月六日，時在約發願數星期後，院中開始九日敬禮，備過聖母升天，吾主顯示，引約近其聖心曰：『來，汝今深信汝之貧窮可憐，汝之虛空無有矣！自今日始，凡我告汝之言，當永不磨滅。』約記曰：『我當時答主，謂主以其仁愛之事業，交托我手，我實惶恐無地。我作此言，乃鑒於主心，固知我心有餘，而力不足也。此時聖心火舌炎炎勃發，藹然謂我曰：約瑟法我心之淨配汝其牢牽我母之手，開始進行我之事業，我母之手，豈不能給汝勇氣乎？』約時俯伏吾主足下，主乃開其神目，使之逆覩將來，謂之曰：『凡我告汝之言，句句不能磨滅！汝任此事，誠覺微小而貧窮可憐，然而無礙，一切我自爲之。』主復娓娓而談，愛人之情溢乎言表，末謂約曰：『我將授汝以我之秘訣，汝將爲我之活表，因汝貧窮可憐，空虛淨無，我尙深深眷愛，寵遇特隆，則凡人之比汝更加大量者，我將何事不肯爲乎。』

從此天主仁愛之計劃，步步展開。此計劃者，若含數種用意，誠如吾主親自告約！彼所計劃各節，「節節均可使人歎美」者。今試細繹耶穌施約之種種訓話，對約之種種行動，及其賜約之種種聖寵，約而歸之，可得要義數端，足以闡明教理，引導吾衆，堅固信德。蓋吾主給此修身救靈之大教訓，作爲吾人之暮鼓晨鐘也。

所謂要義者，其一爲『造物主於其受造者，有至高無上之法權』，受造者當順其意旨，聽其安排。蓋主告約曰：『汝其勿忘，我在汝身，有全權措置，汝其任我用汝，聽我隨意行動。』主又再三告約，謂當『聽我如何舉措；聽我如何辦理，聽我將汝安排；聽我在汝之身自由行動』。凡此諸語，皆足以証主有全權處置吾人也。

同時綜約生平，實爲『天主上智』之事蹟。蓋約生時所行之路，經主指示，有頭有緒，從無錯失。一日，主謂約曰：『我願汝之微小，聽我慈父之手領導指引，我手旣明且哲，而力大無窮；我將儘量用汝，以

揚我榮，以福人靈：汝其絲毫勿懼，我盡心護汝，如慈母之保赤子。」
吾主又曰：「我決不食言。」吾人今讀吾主之語，足見主之待人，有言必信，既許必踐，當行何路，但憑主手引導可也。

第二要義，則爲「各人靈魂上，皆有天主聖寵」，用此聖寵，人與天主生活，可以融合爲一。主語約曰：「我居人靈：我在人靈生活，我樂與人靈合而爲一。」然主欲人有以還報之，曰：「願人萬勿聽我孤獨，事事前來請教，有所需要，儘來求討，尤其人當頂我名義，借我功勞，以自掩飾，而隱沒於我生活中。」又告約曰：「汝愈自消滅，我愈爲汝之性命。」吾主此語，豈非爲聖保祿所云：「我活，非我自活，乃耶穌基督多活於我也。」一言，下一註解乎？

由此觀之，「人與吾主生活合作」，何等重要！蓋雖極細極微之舉動，皆可改頭換面，鍍以「超性之精金」，而大增其價值。主恆彰彰示約，與天主合作之事，天主如何嘉納，而使發生功效，此乃吾主意欲。

世人相信，人人於其一舉一動，可奏奇功神效，蓋主謂約曰：「吾願世人，一朝深知彼等平常生活，儘可產生奇功神效，而重鼓勇氣焉。」

然則吾人行事，如何與主合作？卽吾人行事，當知假借利用耶穌基多無窮功勞是。吾主常以此妙法，提示約瑟法，謂其救贖功勞，凡屬領洗之人，皆可得而利用，故主每次命約爲己本人作苦補贖，以竟耶穌救贖功夫（此爲聖保祿語），或則爲人補贖，或則平息天主義怒，必教約會同吾主，用主名義，而仰靠主力，蓋主謂約曰：「我心卽汝心，汝可取我之心，而卽借用之以做補贖。」主復口授以祈禱誦，此誦吾主所以獻己於天主聖父，誦之極能感動聖父之心，約受而錄之，其辭曰：「至聖聖父，仁慈之父，懇爾俯納爾子之血，爾子之傷，爾子之心懇爾一視爾子，棘茨穿首，母許此血，再失其用；懇爾勿忘公義之時，尙未臨到，而現在則正垂仁加憐時也。」

約蒙聖召，入會修道，實際上所忙何事？一言蔽之，忙於「諸聖相

通功，」以救人靈而已。而聖母者，一切聖寵之經手人，慈悲之母親，其位處於上天諸聖，煉獄靈魂，下土世人之間，居中調度，交換聖寵功勞，而約瑟法者，聖教會神體之一小份子，乃從吾主學得如何以其犧牲，痛苦，祈禱等功，讓渡於世人煉靈焉。

然而耶穌聖心中湧出之仁愛，世界煉獄均可沾得，獨有一處向隅，則地獄是也。夫地獄之有無，向爲人所爭辯，時至今日，信德衰落，乃於地獄道理，或則存而不論，或且不知所謂地獄，今則大張曉諭，可信地獄之必有，蓋地獄惡魔，對於基多及基多之神國，勢不兩立，而上主竟用此荏弱之兒，以遏地獄之兇燄，其肢體衣服，皆着有獄火所燒之痕迹，然則今對此確鑿之証據，孰得再疑地獄之無有哉。

以上諸點，皆涉教理問題，堅人信德，固有極大之價值，然事有大於此者，則爲耶穌聖心之通諭，此通諭者，實爲吾主仁愛慈悲之號召。一日，約問吾主曰：「主乎！主所常云之事業，究爲何種事業？」主曰：

「約瑟法，汝乃不知我之事業，爲何種事業耶？所謂事業者，我仁愛之事業耳！我欲用汝，使人認識更明我心之慈悲，我心之仁愛；凡我託汝轉告世人之言語，轉諭世人之意願，將激發許多人靈之熱情，而阻許多靈魂之失落；世人將因此更加明瞭我心之慈悲爲無窮無盡。」某次，主又謂約曰：「我時時渴欲再發我仁愛之號召；我爲此事，固無需於汝；然而，我心之淨配汝可聽我用汝，再於人前，一顯我之爲我。」

此仁愛之大計劃，吾主果面授與約，蓋約終前二年，吾主不時顯示，顯示地點，往往在約斗室之中。約蒙主召喚，則俯伏於無玷聖母像下，先取發愿之辭，重讀一過，以避仇魔狡計，後乃聽主面諭，而隨手記錄。本書摘錄數端，以供衆覽。（見前）茲復撮其大意，伸述於下：

吾主意欲世人更加確實認識其良善，認識其愛情，認識其慈悲，以統御人靈。蓋耶穌躬親降世，無非教人認識聖父爲：「天主乃仁愛

者，」（語見若望聖經）故願其屬下人民，人人皆知天主，而稱述天主。

吾主此次再行揭示其聖心意，欲世人不獨以愛還愛，更欲世人報以「依恃之心」。蓋在吾主眼中，「依恃比還愛，更為可貴」，誠以依恃者，情意深密之証據，而肯為情愛大量犧牲之根源也。

吾主意欲引歸世人，使之堅信天主之慈善，而振刷自新，蓋天主之慈善，世人尙未完全明白，尙未深切認識也。

吾主意欲諸凡蒙其特選之人，對於聖心愛情，先自體驗更深，而依靠更切，繼乃以聖心之慈愛，轉示世之對於聖心，認識未明，或未認識者。

吾主欲此號召之聲，喚醒沉迷，扶起顛仆者，療解飢餓者，務使天涯地角，四海八荒，悉聞其聲；蓋主之所言，字字真切，情意懇摯，故凡聞此熱情焚灼之呼聲者，決不能漠然無動於中也。

同時，主復囑其屬下，在天主上智一定之安排中，主之一切計劃，

一部份之成功，繫於『人與天主合作』。此種合作，凡能深明天主計劃之旨趣，察知天主期待之急迫者，主皆請之加入，蓋主謂約曰：『凡人一知我之願欲，將無所吝惜，不辭勞瘁，不避艱難困苦。』而約則確能深體主心，知主何飢何渴，遂殫精竭力，爲主効勞，不數年間，竟以身殉焉。

*

*

*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九日，約正當謝聖體時，吾主顯示，聖心中火舌炎炎，約苦苦求主，賜此世人認識真主。主曰：『約瑟法，汝可勿慮，汝獨不知火山爆發之情形乎？火燄冒出，力大無比，能拔山陵而毀滅之。此則其火，必蘊有一不可抵抗之力量焉。吾之所言，力量正同，吾且輔之以聖寵，務使其效能，使頑石心腸，亦爲我愛情所軟化焉。』

吾人其馨香禱祝，懇求耶穌聖心，心門常開，而卽今實踐其所許之言。

(完)

謐 誤 表

頁	行	字	誤	授	到	正
3	3	15				受(譯序中)
3	13	10				週到乎?
5	1	1	□主			報主
7	13	3	汝等固知天主子	嗟我親愛之靈魂		嗟,我親愛之靈魂,
			汝等固知天主子	汝等固知天主子		汝等固知天主子
11	3	6	不願如此死去	更形		不願如此死去
11	4	4		汝		更形親密乎?
11	5	1		『何		『汝
16	8	1		□,		何
17	6	7		性.命		馳,
43	1	21		蓋.		性命.
89	6	1		□		心.
102	7	1		□		哉,
						着.

頁	行	字	誤者,	正者.
116	10	27		
120	8	11	刑	刑.
121	6	2	□	；
142	1	4	極‘	極,
144	5	2	□	；
163	12	2	方.	方
163	12	4	也	也.
165	2	5	:	□
167	5	2	忘漸	漸忘
177	11	19	云	云:
180	10	23	而已	而已.
185	2	9	約曰;	約曰:
186	2	1	哉?	哉!
207	12	19	瑪	瑪達
208	1	4	乎.	乎?
215	13	18	季.	季?

一千九百四十年三月

耶穌聖心之通諭

原文出版者 *Apostolat de la Prière,*

Toulouse

潤 翻
顧 古
朱 希
香 聖

版 權
所 有

發印出 潤 翻
行刷版 顧 古
所 所辭譯
土山灣印書館 朱 希
館 香 聖

24

312842

312842